

鐵
報

奇俠精忠傳



續編第四集

上海益新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再版

奇俠精忠傳續集第四

定價大洋七角

著者 玉田趙煥亭

發行者 莫釐錢愚欣

印刷者 益新書局

總發行所 益新書社
上海家園
仁里第一號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分發行所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東壁圖書社
北京 進化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共和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奇俠精忠傳十二集之廣告

本書至十二集。其新穎節目。都是引結全書之熱鬧筋脉。如春雷待震。奇花將放。使人驚賞不置。如遇春回里完婚。家庭風光。鄭氏之笑柄。張起之遇險。若芬妥姑之巧遇。于益之保村殺匪。移家入山。劉清之高致拒匪。梁國安之捉猴奇遇。大教目苟文明。行刺王相國。救友妻。歷干三省教主。嘉慶帝之擺壇詛魂。額經略之起用。葉倩霞之得奇書。截江殺匪。都是異樣出色文字。而尤妙者。則作者生花之筆。所描寫之人。都活跳紙上。蓋十三集卽結全書。所以情節愈富。文筆愈妙也。書出無多。欲購從速。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四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擱劣董逢春逞莽性 | 搶酒肉張起困村農 |
| 第二回 | 鬧喜堂新郎逃俗例 | 議婚事妯娌敝家常 |
| 第三回 | 祭祖塋光動鄉閭 | 起遐思情傳倩女 |
| 第四回 | 辭故里安姑就婚禮 | 落賊船岑姆起疑團 |
| 第五回 | 來霞港娣姒巧遇 | 騰蛟村兄弟完姻 |
| 第六回 | 逃福神急煞老阿娘 | 避教亂擬地青螺峪 |
| 第六回 | 教匪聚眾打村坊 | 于益橫刀誅火判 |
| 第八回 | 整團規結怨無賴子 | 走深山移寓見娘村 |
| 第九回 | 浣花溪新撫訪賢 | 北京城國安混迹 |

第十回 捉墨猴英雄顯身手 投奸闖教匪逞機謀

第十一回 苟文明誤訪張公寓 梁國安捕盜王相府

第十二回 歎將才老臣憂國是 急友難豪猾拯嬌姿

第十三回 干教主僉王走風塵 策時局英雄動忠憤

第十四回 嘉慶帝詛魂斥佞 額經略奉詔督師

第十五回 葉倩霞養志娛親 滕若芬懷人寄札

第十六回 憐嬌女臨別賜奇書 救同舟截江誅教匪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四上

玉田 趙絨章著

第一回

擱劣董逢春逞莽性

搶酒肉張起困村農

且說遇春兄弟。方盪至于益門首。忽聽背後有人相喚。回頭一望。却是西北鄰村藤搖村的梅四先生。業已扎括的靴帽袍套。頭上晃着金閃閃的秀才頂兒。屁股後頭。跟着地保。像煞有價事體似的。原來此人是個老滑劣董。半輩子專吃混飯。他少年時節。曾向人家寡婦家去踏脚。被地痞捉住詐財。多虧于太公排解了事。所以他對於于家。十分盡禮。歲時令節。往往來問候。因此也識得遇春等。還有人說他合他寡嫂。有一腿子。想是在村中攬事沒夠。未免傷人太多。那悠悠之口。也就無足深論了。當時遇春兄弟趨上。彼此見禮。只將個梅四先生。樂得訾開黃板牙。大說大笑。眼歎似瞧着遇春等的服

也。又是誇讚。又是亂問得官的情形。遇春草草略述。梅四先生大笑道。好好。真是英雄出少年。將來你兄弟。鬧到紅頂大花翎的分兒上。俺給你把門去。如何呢。逢春聽了。甚爲厭氣。恰好鼓樂聲近。夾道男女。登時歡呼道。花轎快到咧。逢春因拉遇春道。咱快進去。省得礙人道路。那知梅四先生。拖住遇春。只管問長問短。這時花轎。由東將到。笙管嗷嘈。夾着許多執事人等。並瞧瞧鬧的男女。業已擠滿門首。少時。于家迎親的男女大賓。也都吉服迎出。逢春方白瞪着眼。望着梅四先生。只聽鄭氏道。逢兒呀。你兄弟怎不快進來。這門首兒。還有禮節哩。說着。笑迷迷扭將來。一面給逢春舒展袍後襟兒。一面指揮着于家僕人。在門限兒上。鋪設紅毡。擺置馬鞍子。正在忙碌碌。只見烏鎗。鷺鷥似的眼晴。大步趕來。不容分說。撮住鄭氏肩頭。向內便拖。一面道。你這婆子。真是狗攬八堆屎。新房裏許多事。擺裝奩咧。鋪被褥咧。一霎兒。坐福咧。

上頭咧。下半晌。便須準備子孫饅饅長壽麵。如今連繫交杯盞的紅絲繩兒。還沒預備。一古腦兒許多事。還不夠你張羅的。却跑到這裏來浪張。鄭氏一望鳥鎗臉子。只比關老爺稍差一色。便使勁子摔脫道。俺裏場的事。用不着你操心。我看你少喝一盅兒。好多着哩。難道喜堂裏。你沒執事麼。鳥鎗聽了。一轉身重復跑入。不隄防二門限一碰靴子脚。險些栽倒。鄭氏唾道。栽煞這老王八。（描寫妙絕。）衆人暗笑之間。逢春早耐不得咧。便道。梅先生。你不是也賀喜來麼。走走。咱快進去。梅先生道。呵呀。俺只顧講話。忘了正事咧。俺只好明天來賀喜。今天赴城中。辦點公事。不瞞二位說。俺如今窮忙得緊。敝村人放不掉俺。硬舉俺當村董。整年價吃了自己的清水老米飯。瞎跑窮腿。便是昨天旁晚。敝村中捉住個偷兒。只今便去送官哩。說着向西一望。道。俺的人也就來咧。逢春等隨他眼勢望去。果見街西頭塵頭大起。鬧嚷嚷。攆來

四五村漢。擁定一個倔頭倔腦的漢子。一步一棍的打將來。逢春眼快。不由失聲道。噫。怪呀。這漢子。分明是俺的僕人。張起。喂。梅先生。你怎說是偷兒呢。說着。氣憤憤。蹙進梅四。恰好喜轎將到門。鼓樂聲喧。人語嘈雜中。又夾着一陣喜鞭炮。梅四先生。聽不清逢春的話。只含笑道。不錯的。偷兒叫張起。逢春大怒。登時一掌擲去。梅四先生。往後便倒。不想一個喜娘兒。正扎煞着兩支小腳兒。扭到他身後。想來接喜轎。這一來。登時撞了個仰面朝天。一聲呵呀。未出口。兩脚一揚之間。梅先生。已一堵牆似的倒將下來。帽弁一脫。早從喜娘小肚上。滾到就地。他那顆半禿的光頭兒。只好在喜娘香襠中。用力一撐。意思是想借勢爬起。不想喜娘被撐得痛不可忍。氣愧中一陣亂踹。早將右腳。踹入梅先生外套開襖中。梅先生。不管好歹。只嘖嘖跳起之間。那喜娘呵呀一聲。小鞋兒登時掛落。於是喜娘掙坐起來。只得抱了一支光襪脚。連嚷

帶罵。百忙中。西來村漢。也便趲進。只擠的于宅門首。馬仰人翻。梅先生紅着半邊腮頰。大跳道。反了。反了。楊逢春。你便作到一品官兒。也不該凌辱斯文。欺壓鄉黨。作什麼。你便搨俺耳光。你問問梅四先生。可是好欺侮的。逢春喝道。你擅敢誣。一勾。遇春連忙搶進。喝住。一望張起。料其中定有螺絲轉。杭榔頭。〔俗謂緣故之意〕。便一面向梅四連連陪禮。一面道。這張起。委實便是小价。不知何故被捉。於是親自拾起大帽兒。給梅四戴在頭上。那秀才頂兒。也便歪在半邊。那梅四正楞怔。要說原故。只聽喜娘叫罵得已。帶哭聲。便有兩個鄰佑婦女。不管好歹。跑向前。便來攙拖。一面笑道。喜大嫂呀。別罵咧。當着許多男人家。怪磕滲的。這纔是撞喜哩。起起。花轎到咧。說着用力便拖。那喜娘却只管打墜兒。虧得那個鄰婦眼快。一瞅喜娘。又一瞅就地下。登時紅着臉兒道。甯我的媽。說着趕忙拾起花綠綠一件東西。一轉身兒。映住。

大家鼓搗了一陣子。這纔見喜娘。綳着臉兒。跼起。便如沒事人一般。使勁子一推衆人。奔向喜轎。却狠狠向梅四腦袋上。白瞪一眼。攢眉而去。（傳神在阿堵中。）這裏梅四。還要指手畫腳。無奈花轎臨門。於是遇春道。咱們且到書塾中細談吧。少時賀喜不遲。說罷。合逢春梅四。並張起村漢等。一同舉步。張起噪道。梅先生。你看如何。俺說俺是過路的。你却不信。如今俺主人在此。你說是怎麼辦吧。遇春喝道。不許多話。須臾。到書塾門首。遇春一望。整潔如故。原來于益生性好靜。自葛先生去後。這書塾。便改爲客室。並習靜之所。仍有院僮。日加整理。當時大家入去。自有院僮。先引遇春並梅四。客室落坐。只好讓張起等。且到廂室。遇春一瞅逢春。不在跟前。便道。梅先生。且少待。等俺問問小价。究竟是怎麼檔子事。再來奉教。於是蹺入廂室。却只有村漢們。正在交頭接耳。連那地保也。一旁發愣怔。一見遇春。忙都跼起。遇春笑道。張

起在那裏地。保道方纔那位爺台。風風火火。將他拉向前院室內去咧。遇春趕去一望。只見逢春正氣憤憤的在室中。來回大踱。催問張起被捉之故。於是張起從頭至尾。說出一席話來。倒招得逢春撫掌大笑。原來張起自恃飛腿。自奉主人先去報信之命。便邁開健步。如飛走去。一路上惟恐忘記村名。便將騰蛟兩字。顛三倒四。嚼念當日日平西時。本可到騰蛟村。不想他却岔過去咧。只見偏西方向。烟樹重重。好大一片村落。張起暗想道。俺主人家曾說過的。騰蛟村非同尋常。老遠的望去。便有氣勢。前面那村落。一定是咧。正在躊躇。恰好一個村老。背了兩袋穀。毛着腰子。蹣跚蹶過。猛見張起奔馬似跑來。兩足通似不沾地。不由駐足詫望。張起道。喂。你這老頭兒。來得正好。俺問你一聲。前面村落。就是騰蛟村麼。村老一聽張起直樞樞口吻。未免沒好氣。便隨口道。正是藤搖村。張起道。老頭兒。忙什麼。俺且問你。那村中可有

姓楊的麼。村老越法沒好氣。便道。豈但姓羊的。便連姓豬的都有哩。張起不待人家說完。早已蹺出一箭多遠。望得個村老。只管發怔。暗道。這小子。倔頭倔腦。並且兩支圓彪彪亮眼睛。便是腳下。也煞俐的異樣。近來左近村。狠不安靜。敢是黑道上的朋友吧。逡巡之間。也便蹺去。這且慢表。且說張起。逕奔前村。俗語云。望山跑死馬。既跑到前村頭上。業已天光薄暮。累得個張起。又飢又渴。口乾舌燥。一陣陣餓腹雷鳴。登時覺得眼冒金花。原來張起。從小兒忍飢挨餓。留了個病根兒。只要一泛上餓來。立時須吃東西。當時張起忙忙四望。只見清溪一道。環抱村流。距村頭里把地。臨溪岸上。却有一片大窩鋪。鋪外掛着魚簪魚叉等物。從簾縫中。隱透燈光。順風兒挾着喧笑之聲。張起暗想道。俺此去一到主人家。進門便嚷餓。未免有些不仿佛。那窩鋪中。既有居人。不如向他們買些飲食。用了再走。於是奔到窩鋪外。便聞裏面似有四

五人笑語聲音。一人道。喂。老高呀。今天俺們吃嚼你。不爲過分。你只在南村劉財主家。守了兩夜。便得了許多犒賞。足抵你撒兩天網的。你若死心瞎眼。過河折橋。以後再有這樣肥事。俺們便不耐煩給你拉縴哩。便有個壯漢聲音道。得咧。諸位老兄。俺老高脾氣。就不會剜剜屁股。唆唆指頭。（俗謂慳吝也。）今天是鮮魚大酒。咱們暢開了樂。一人笑道。劉財主家鬧賊。還不爲奇。因財主是可擾之家。俺聽說南村裏。給人看菜園的王媽媽。丟了布衫兒。綿褲套。還有東村姚大娃的媳婦子。連月布子。都丟咧。這賊老官。也真不開眼。一人笑道。你曉得甚麼。這事該來問我纔對。姚大娃的媳婦子。是賀老媽媽的老閨女。賀老媽媽。狠積攢些體己錢。暗含着都給了老閨女。偏搭賀老大的（賀媽媽之子）查落的緊。一到妹兒家。便眼張失落的。各處亂瞅。所以大娃媳婦子。將銀兩藏在月布中。俺聽說那銀兩。連碎銀渣都算着。是大小三十

二件，足足的庫秤四十一兩三錢五分。微壯點哩。一人笑道：怪呀。人家月布中的銀兩數兒。你怎知的如此詳細呢。怪道你常向大娃媳婦鬥首。晃來擺去哩。那人急道：你這是甚麼話。人家大娃媳婦失銀後。悄悄向賀老媽媽哭訴情由。所以俺纔曉得。一人道：哦哦。這越法奇咧。難道人家母女倆拉體己科兒。（京語。談話曰拉科。）這其中還夾上個你麼。（你字脫口如生。）那人越急道：好羅索。俺雖沒在坐。就不會聽人說麼。一人道：你倒底聽誰說呢。那人憤然道：俺就是聽賀大媳婦子說的。（絕倒。）這句話不打緊。招的大家闐然大笑道：是了是了。這就不用說咧。俺們若再搜個根兒。你老兄不須吃酒。便紅了臉兒咧。賀大媳婦子白白胖胖。騷騷俏俏。也真煞好的哩。說着一陣放杯箸的聲音。張起聽了。先就簾縫一張。只見窩鋪內有四五個短衣村漢。席地而坐。矮案上兩盤熟牛肉。一巨羅氣蛤蟆似的大饅頭。還有一瓦

缶紅燉鯉魚。靠北牆一支酒罈兒。泥頭打去。案上四五支大碗。業已斟滿白酒。張起一見。不由饑涎拖下。方要拔步趲進。只見一人伸拳道。老高哇。咱兩人先鬧兩拳。說着怪喊道。全來了哇。張起不由按聲道。兩相好哇。說着略一駐足。便見裏面衆人。互相詫異道。咱們一羣人。都在這裏。這是那個呢。一人道。不用說。準是賣切糕的舒白嘴。那小子。專吃白食。長支狗鼻子。頂好的嗅頭。想是聞着香氣兒。尋了來咧。一人笑喊道。老舒哇。今天人多酒肉少。對不住。沒得你吃的。你少來拉相好吧。張起笑道。沒得老舒。却有老張哩。沒別的。俺向衆位買杯酒。吃如何呢。說罷。一掀葦簾兒。鞠躬而入。衆人一望張起粗莽形容。好不詫異。座中一個細高條子漢子。便道。客官。你不曉得。俺姓高的。今天是請村衆們吃酒。並非賣酒食的。請你向村中小店內去。張起道。俺喉急得狠。非立時吃不可。却有一件。俺並非吃白食。你不放心。俺先亮亮稍。

如何說着。由懷內掏出兩錠銀子。衆人眼光。隨着白花銀光一滾。只見兩錠。足有十餘兩。再瞧瞧張起形容。並語音。正在互相怙懣。那高姓却不悅道。你這人。好沒道理。你錢多。管不得俺不賣呀。張起道。賣不賣由你。吃不吃却由我哩。（妙妙）說着。端起一碗酒。咕嘟嘟灌將下去。大把撈起肉。只顧亂吃。衆噪道。難道俺這裏犯搶麼。說着紛紛跳起。正亂着。高姓大怒。一捻拳。便撲將來。張起大笑道。咱打完了再吃。也使得說着。翻身跳出窩鋪。一個箭步。躡到空場。隨後衆人。也便大罵擁上。您想一羣村漢。如何是張起對手。不消半盞茶時。一個個跌跌滾滾。高姓怒極。趁空兒。蜷轉身。拎了魚叉。重復搶來。張起打得興起。掄起兩條鐵臂。打入叉光中。直將高姓逼到溪沿。趁高姓一叉刺來。張起略閃。隨手抓住叉桿。儘力子只一搥。大喝道。去你娘的。只聽撲通一聲。叉合人。一齊落水。衆人一見。喊一聲。向村中便跑。張起都不管他。奔

入窩鋪。這回却大得自在。頃刻酒肉齊進。並點綴了數十個饅頭。一眼瞅見酒罈兒。又嘴對嘴。灌了一氣。便蹣跚跟跟拔步。蹣出業已天黑如漆。不辨路徑。張起傻人。也有個傻算計。便向狗吠多處撞去。打算進村兒。不想涼風一吹。酒力上湧。方覓經一片樹林。早已撲通聲。栽了一交。於是酣然一覺。這且慢表。且說衆村漢。待了一霎。重復聚在一處。那高姓。也由溪淺處掙上來。大家那裏氣得過。蹭近窩鋪。聽聽沒動靜。這纔一擁進去。只見滿案上湯汁淋漓。杯盤狼藉。大酒罈。倒在地下。潑了一片酒。那兩錠銀。還依然在案。一人笑道。這小子。真是個二百五。（俗謂憨子也。）只顧嘴頭快活。却忘了銀子。真是因小失大哩。一人沉吟道。這廝來路。透着不對。除了黑道上的。人。不會這樣漫散用銀兩的。無怪咱左近村中。只管矢竊。昨天梅田先生。還令地保知會大家。留意形迹可疑的人。咱快去尋地保。大家商議。集會人捉住這廝再講。

高姓道。對對。那地保就在俺隔壁住。諸位便到俺家。用點家常飯。再去行事。說着。揣銀錠。村衆直奔村中。原來這高姓。搗魚爲業。合梅四先生。稍沾瓜。所說起話來。就比別人響亮些兒。當時衆人路經短林。却微聞鼙聲。暝黑中。大家也沒理會。須臾。暫到高家。業已二鼓來天。大家方入去。談得幾句話。却聽得隔壁地保。分咐他婆子道。如今左近賊老官鬧的兇。連姚大娃媳婦子的月布。都偷去。你那背人物件兒。也要小心着些兒呀。衆人聽了。相視而笑。正這當兒。只聽大門外喊道。大小子開門來呀。高姓道。俺爹回來咧。說着。跑出。須臾。引進一人。便是張起所遇的村老。高姓道。爹給俺姑姑送穀去。怎不住下呢。却奔奔磕磕。走黑道兒。村老道。俺本想住下。因在途中。見了個問路的漢子。不但形迹可疑。並且問咱這村兒。甚麼楊家。如今左近鬧賊。所以俺連夜暫回。說着一說那漢子形貌。高姓一聽。正是那奪吃酒食之人。

便取出兩錠銀子。一說所以。村老驚道。此人定是強梁歹人。事不宜遲。快去尋地保商議。不提高姓合村衆。飯也不顧吃。便大家會同地保。準備捉人。且說這村中。有座小小的真武廟。住持廟的。却是一個火居老道。老伴兒纔三十來歲。生得煞煞俐俐。便在廟旁。築了幾間草房住家兒。這婦人給大戶人家傭工。等閒價。不得來家。但一來家。不怕是大天白日。那老道定要反鎖廟門。跑回家去。因此村人望見廟門反鎖。便故意的向他家拍門打戶的去要鑰匙。久而久之。落了兩句口號兒。是要真武廟老道的鑰匙。討人嫌沒夠。這也不在話下。便是這日。大戶家。有些喜慶事。早筵已罷。那婦人偷摸了一包菓餅肉食之類。瞅個冷子。蹺回家。把與老道。老道一瞅婦人。梳洗得光頭淨臉。新衫兒。新鞋子。並且紅郁郁臉彈兒。大有微醺之意。不由心頭動動的。便嘻嘻開嘴。拖住他道。你偷吃酒吃夠咧。却把殘落東西與老公。婦人笑唾道。不

知好歹的東西。你聞聞俺嘴中可有酒氣。說着一張口。湊近老道面孔。於是老道興不可遏。婦人推道。你灰朴朴兩支手。別污人的新鞋子。這時光來不得。說着脫手跑掉。老道追喚道。今晚你不來家。咱明天再講。婦人笑道。你只在廟中挺死尸吧。老道沒法兒。只得運出道力。安頓下作怪物。當晚在廟中鬧了一壺酒。就着老伴兒所贈食物。且吃且飲。其樂陶陶。不由高起興來。便拉開啞嗓子。以箸擊節。信口唱首道情道。

最逍遙。老道人。住雲房。松鶴鄰。誦經飄戲。休來混。三杯綠螳

消塵念。一枕黃梁夢。谷神。阿婆拉過牀頭困。這便是金丹大道。

說甚麼鍊氣修真。

老道唱得高興。須臾酒盡。困將上來。也便沒甚麼胡思念咧。剛吹滅燈火。要困倒。只聽隔牆嬌滴滴一聲喊。老道猛聞。登時拔脚便跑。正是。

夢魂未到睡鄉境。

魔障忽開色界天。

第二回

鬧喜堂新郎逃俗例

議婚事妯娌敍家常

且說那火居老道。忽聽得隔牆嬌喊道。花花花。花呀花花。老道一聽。通身麻痒。如飛跑向自己家中。百忙中忘關廟門。進得自家籬門。倒關了個結實實。原來這老道。是個老騷兒。不怕猪八戒。他二姨。戴上朶花兒。他也要釘他兩眼。久而久之。便搭上了個村中爛污婦人。混名兒海來號。生得有一人半高。甩屁股。沙槁腿。兩支半大脚。歪歪跨跨。據說還狠有考究的。他自己常說他。們小脚娘兒們。行纏藕覆。重重包裹。既至被底摩挲。肩頭助興時。不過叫男人家。受用些鮑魚氣味。俺這脚。雖外觀有限。却終日價下稻田。泡濯的白潔異常。冬天不消說。自然是搭向男人背腋之間。熨暖如爐。便是夏天。白亮亮的。搵開來。給男人價驅個蠅兒。撓個痒兒。再着了緊迸子。翻個上下。叫男人

歇歇腿子。你問那小腳女人辦的到麼。他執論如此。人家也沒法笑他。若說起他的長相兒。越法奇特。一張苦瓜臉。兩道吊稍眉。金線眼邊。高牙牀。支出多遠。外帶着兩支大黃苞牙。俗語說得好。情人眼裏出西施。那婦人只管醜得鬼也似的。老道偏合他熱得火也似的。他每到老道家中。便以叫猫作暗令子。所以老道一聞暗令。如飛而至。當時兩人厮挽入房。彼此解衣。各不客氣。老道乘着酒興。偏要將燈剔得亮亮的。以助興致。正在風狂雨遽。鬧得嬰兒姘女。就要結胎時。只聽籬門外。響如奔馬。接着有人大喊道。呀。裏面有人麼。楊家宅子。在那裏呀。你們鳥村人。直怎地欺生。俺搗了半踮街的門。通沒有人答腔。再不答腔。老子便打將進去咧。老道大驚。忙吹滅燈火。合婦人屏息良久。幸虧外面那人。哇呀哇的。大吐一陣。模模糊糊亂罵道。好麼。俺今晚非尋問楊家不可。老道一聽。只嚇得高興全無。便悄悄向婦人道。糟咧。這厮半夜價。

探問咱村中楊富戶。定是大強盜。那婦人餘興未盡。一扭身兒道。來啣。你一個精光老道。怕他怎的。正說着。忽聞廟中一陣磕撞之聲。足音橐橐。直入正殿。老道忽想起沒關廟門。便噪道。完咧完咧。婦人唾道。你誑那個。既完了。俺怎麼沒覺得呢。(妙妙)老道恨道。都進去咧。(愈岔愈妙。解如此用筆。天下無呆板文字矣。)婦人使性子。推起他道。明明淹蠶似的。搶得人痒悻悻。倒說都。(句)老道急道。你還胡噪。快起來。幫我向廟中望望。方纔喊的那人似已進廟。被他摸去物件。豈是小事。於是兩人從新點上燈。忙忙結束。婦人先抄起一根門門。老道沒得兵器。一瞅牀腳邊。有根衣杵。便搶在手中。頃耳一聽。只聞正殿上鼾聲如雷。却沒別的動靜。因囑咐婦人道。咱兩個進廟。看光景行事。若那歹人。樣兒兇實。切不可驚動他。咱須先尋地。集合多人。再動手。婦人恨道。這鳥強盜。早不來。晚不來。單等人那麼着他偏。(句)咳。你

看俺先毀他個樣兒。這時老道業已拾了提燈。兩人方跑出籬門。只見橫道口火光一閃。早有一羣人。各持棍棒。蜂湧而至。當頭一人。正是某地保。一面走。一面向高姓道。喂。高先生。少時咱辦住人。那兩錠贓銀。依我說。不必露出。只說那人硬奪酒食。便是盜賊咧。梅四先生。不是甚麼好交代的脚色。咱拿出兩錠。他準疑惑咱不定昧起多少哩。老道一見。趕忙迎上。那婦人雖是爛污。究竟因黑夜找老道。有點不好意思。於是趕忙退入籬門。這裏老道匆匆一說。所以高姓道。巧咧。那人既尋楊家。定是奪俺酒食之人。俺們也正尋他哩。既是廟中有響動。咱們快去。說着。兩下裏合在一處。一擁入廟。竟奔正殿。火光騰處。早見龜將軍足下。臥着個彪形大漢。行裝朴刀。擲在一旁。刀頭兒。却壓在身底下。大家一見。便要動手。地保道。慢着。此人既有行裝。又像不是歹人。焉有賊老官。掬着行李捲的呢。高姓道。不必管他。捉住他再問。於是分

咐衆人。先將繩兒作個圈套。趁大漢沉睡如死。由頸兒下套停當。左右兩人各持一端。彷彿勒人的架式。大家一聲喊。大漢猛然驚醒。只坐起之間。老道已趁空抽刀在手。那漢子大怒。一聲喊。只有半截兒已被兩人勒緊咽喉。三個人方在亂滾。大家這裏業已棒棍齊下。早有兩村漢搶上來。一擰大漢兩腿。丟翻在地。即便細縛停當。那大漢一瞅衆人。知是窩鋪中事兒。發作便大笑道。你們這干鳥人。好生歹鬥。俺並不曾白吃你酒食。曾留下兩錠銀子哩。高姓喝道。胡說。你這厮定是歹人。如今某保正。也在這裏。朋友。到官去吧。那漢道。俺叫張起。俺主人楊家。就在此村。你等如何誣人是歹人呢。老道道。這越法胡說。豈有僕人不識主人門戶。還半夜三更。亂喊詢問之理。咱快遣人去請梅四先生。是正經。便有兩人。應聲而去。這裏衆人不聽張起分訴。丟他在殿。便一齊擁入老道室中。某保正。端足架子。一面得意。一面只嚷口燥。老

道忘其所以。今見保正老爹惠臨。一會兒又要接梅四先生的大駕。這茗候一層。是萬萬免不得。於是隔牆叫道。喂。家裏的。快快端正茶水。一會兒俺便取去。不想偏有個促狹鬼。知某大戶家。有喜慶事。老道的老伴兒。定不暇來家。便溜將去。悄悄一張。却是海來號。正獠頭撒脚的。在灶下燒水。於是忍笑。蜷回。那老道。還紉起面孔道。這老婆真沒緊沒慢。等俺瞧瞧去。須臾端得茶來。大家斟起便飲。那促狹的攢眉道。好鹹水。倒格外有些海味兒。衆人會意。不由都笑。正亂着。去的村漢。合梅四蜷來。一問張起來歷。張起那裏有好氣。只是亂罵亂嚷。梅四大怒。所以今天。鄭重其事的。送盜赴官。當時遇春聽罷。也覺好笑。便蜷回客室。向梅四一述情由。梅四驚道。這還了得。有屈貴价。多多有罪。說着。跑入前室。先向逢春。連連作揖。然後趨近張起。就要親解其縛。張起却瞪起眼睛道。咱們堂上見。那個王八蛋。纔來解繩。俺兩錠銀。買了一

頓飯。遠成了強盜咧。遇春連忙喝住。這時高姓合保正也逼定鬼似的。哲來。不待張起再罵。早將兩錠銀掏出。就見梅四眼睛。隨銀一滾。却狠瞅了保正。一下子。遇春笑道。小事錯謬。不足介意。此銀仍歸高姓將去。衆位散掉。梅老先生。就勢兒隨個賀禮。且是使當哩。正說着。只聽院中有人大笑道。大哥老。逢你二位來得好巧。這纔是福神喜曜臨門。那裏還有甚麼福神喜曜哇。呵呀。幸虧俺逃將出來。不然悶煞咧。說着一脚踏入室。却是于益穿一身整新的新郎服色。十字披紅。一頂插金花的大官帽。却拾在手裏。當扇兒煽。腦額上。汗氣蒸蒸。腮頰都紅。當時大家厮見。兩下裏話都不夠說。却將個梅四先生。擠在蛤刺裏。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爲難半晌。只得目示保正等。都溜出去。自己方蝎蝎螫螫。蹭到室門口。想要冷不妨溜之大吉。不想張起却笑道。梅先生。咱們那檔子事。是雲過天青。少時就吃喜酒咧。您別去吧。這一聲。不

打緊于益却望見梅四歪着秀才頂兒。神情兒十分好笑。方要趨進周旋。又見張起灰朴朴一身行裝。却禿着腦袋。不像跟遇春同來的。當時于益莫名其妙。登時鬧了個張楞巴。（呆望之意）於是逢春大笑道。于老弟。你平日價自誇機伶。見事了。然怎一般也懺住咧。這裏遇春。即便略述張起一段事。于益笑道。如此說。梅先生越法該在此飲酒咧。俺且擺個和事。虛如何。一言未盡。只聽院內有人噪道。這是怎麼說呢。俺只到茅廁裏。溺泡尿的時光。即將個新郎跑掉了。一輩子占旺相。取吉利的大事。誰家不按古例兒。面福星坐喜神呀。他却拿起脚子就跑。也沒見這班喜娘兒。浪蹄子。就不會替俺攔攔他。（指于益）只會夾着口。坐在坑腳頭。專等吃喜酒。接喜錢哩。也是俺那個木頭疙疸。（指烏鎗）不管閒事。你裏裏外外的當知客。又腆着一嘴巴骨子騷毛。（謂鬚也）上了年紀的人。就不會先囑咐新郎。別離福坐兒。

麼。于益就腮縫望去。正是鄭氏。慌慌張張。跑得裙幅都歪拖。搖着個戴喜花的小簪兒。直奔前室而來。遇春不曉就裏。方要邁步迎出。早被于益一把拖到壁角大椅上。急語道。大哥穩坐。別動說着。猫兒似伏向椅後。這裏鄭氏業已闖然而入。一眼瞧見梅四先生。彼此乾瞪一下子。便向逢春道。你老子再不作好事。挺大個新郎。瞎跳掉。他就會沒見着。一回頭。望見遇春。便趑向前。笑道。你也來賀喜咧。可是你見新郎不會呢。你想遇春是個禮法君子人。今見長者有問。那裏還敢大刺刺的端然而坐。只臀尖略爲欠起的當兒。于益着了老輩子的急咧。於是脫口道。大哥別離座兒。你只說沒見新郎就得咧。（絕倒情急中。往往有笑柄。里有宕子。通其鄰婦。會夜入其室。適其夫歸。乃伏米袋中以避之。然懼甚而戰。夫顧而喟曰。此何物耶。婦遑遽未語間。宕子乃遽應曰。米米。附錄一笑。）這一來。大家都笑之間。鄭氏不容分說。早將于

益由椅後拖出。于益忙央道。好嬌嬌。那新屋中。人都擠滿。熱氣騰騰。再叫俺石佛似的面冲東南方。坐甚麼福。俺那裏當得起。再者楊大哥等都到。俺主人東家的。能不來應酬麼。鄭氏笑道。快不用你來客氣。新人新郎。大似皇上合娘娘。今天是沒人敢爭禮的。快去從新坐福。沒得惹的福神老爺見怪。將來兩口兒。一輩子烏眼鷄似的。你忘了韓湘子。拋了林英。雲遊訪道。就因成親當兒。背了福神麼。〔隱逗下文。妙在無迹。並妙在引證俚典。又恰合鄭氏口吻也。〕正說着。烏鎗也尋了來。于益沒奈何。只得向遇春攢眉道。大哥記着。將來大哥完婚時。千萬將二嬖嬖。〔指鄭氏〕先設法安置起來。免得他老人家擺佈活人。那鄭氏也不理他。便梗起小簋耳。督着于益而去。這裏遇春等。也便隨烏鎗。都赴正宅。致賀飲宴。不必細表。惟有梅四先生。不待席終。便溜之大吉。當晚遇春等。各自回家。張起拜見過李氏娘子。遇春說起張起

一段事。母子們笑了一場。次日遇春兄弟遍拜村中父老。接着父老們都來看望。一連忙了兩天。于益新婚三朝已過。早猴子似的跳出來。（想見鄭氏俗例之繁。拘束于益之苦。（寫來絕倒。）不是來尋遇春等談天兒。便是邀向書塾快聚。這其間却忙煞了個鄭氏。因為遇春等訂期祭墓。他是個老家局兒。（卽長輩之意。）自然須導引上祭。便沒早沒晚的來。咕噪李氏娘子。這日正合李氏商議上墓之事。恰值于家新婦施氏前來拜門兒。當時酬應一番。送得施氏去後。鄭氏不由笑道。大嫂。你看人家新媳婦。不眼熱麼。多咱咱們家也抬兩個花不溜丟的媳婦來。纔是個樂兒哩。李氏笑道。俺正有件事。要合媵媵商量。令遇春兄弟。既已在外訂姻。難得他們又乞假來家。趁這當兒。給他兄弟雙雙完姻。倒也省人一樁心事。鄭人拍手道。呵呀。大嫂。你怎麼想來。自他兄弟得官來家。俺便怙憊這檔子事。可是說書唱影的話。

咧。有甚麼中軍元帥。就須有掌印夫人。不然他們威威武武的去上任居官。鬧了半天。還是個光棍子。不惹人笑麼。却有一件。咱這兩個媳婦。不是北村裏。南坨裏。鬧乘花花轎。便抬得來。如今老遠的道路。又搭着近來各處。鬧甚麼他娘的紅教白教咧。程途中。未免使人不放心。若錯過他兄弟在家的機會。又覺不好。俺往往夜間思量起。便睡不着。可恨那天殺的（指烏鎗）不曉得咱們養兒子的人。盼着看看媳婦兒。好撲搭聲放下一顆心。他却說人家見兒子得了官。樂的沒覺困咧。有一天晚上。他端着酒盞兒。只管噉噉吃俺爬起來。將酒傾掉。你說不恨人麼。李氏笑道。媠媠既有同意。俟俺合遇春商議迎娶之法。依俺之意。命遇春兄弟。同日完姻。更顯熱鬧些兒。鄭氏一聽。只樂得手舞足蹈。裂開大嘴。笑得眼睛沒縫兒。便道。妙妙。俺想起他兄弟倆。初遇葛先生時。橫不榔子。臥在野地裏。幾年的傻孩兒。如今都人也似的娶

媳婦真也是件樂事哩。（只閒閒一語呼應首卷而全書筋脉都動）正笑着忽一沉吟。登時眼角邊濕恹恹的。急向李氏道。大嫂哇。你看他兄弟完婚後。媳婦兒是帶去不呢。說着眼張失落。十分着急。李氏故意笑道。傻嬖。咱們這當兒。還跑的動。顛的動。要媳婦在家作甚。自然是帶出去咧。這句話不。打緊。登時招得鄭氏眼淚紛紛道。呵呀。可罷了我咧。您說他們小兩口兒。熱刺刺的。嘍嘴一走。不坑煞人麼。李氏笑道。定法不是法。娶了媳婦。再議別事。正說着。遇春趲入。却見鄭氏。撇着大嘴。李氏娘子。合遇春一說。方纔所議一段話。遇春沉吟道。娘說的是。孩兒等不能家居。母嬖跟前。正須媳婦侍奉。况且刻下。各處不靖。武職人携帶眷屬。更非所宜。鄭氏聽了。不由噪道。遇春。快快別這樣說。俺是因你們完婚後。熱刺刺的一走。未免叫人刮心割肝的。怪捨不得。其實俺正願意連媳婦都去。不然在家的在家。在外的在外。輕易到

不了一搭兒。若要給俺們添孫孫。那就（句）李氏惟恐他再說下去。有些不雅相。便連連搖手。鄭氏道。嫂嫂。你看俺雖是粗魯人。俺也儘會體諒年輕人兒哩。難道你我當年。沒作過媳婦麼。（此書中鄭氏偏饒斌媚。開口便妙。正如水滸傳中李鐵牛也一笑。）李氏笑道。喲。媠媠真是提起娶媳婦來。樂瘋咧。咱且商議正事吧。遇春笑道。如今膝凌兩家。雖是遠道。孩兒算計。在乞假日限中完姻。還能趕的上。膝家那裏。不愁沒人來送親。只就是凌家。只有新婦一人。好在新婦鄰姆岑媽媽。合新婦甚是相得。便請他同來。且是妥當。稍停兩日。孩兒便遣張起。先北赴膝家。通知一切。回途過長沙。便護送凌家新婦並岑媽媽。一逕到這裏。俟兩家新婦都到。母媠等再訂吉期迎娶便了。李氏娘子道。如此甚好。事不宜遲。你便給膝凌兩家。寫好書信。打發張起去。吧。俗語云。笨雀兒。先飛着。再者人家嫁女。也須準備些妝奩咧。並鞋鞋脚脚。

咧。早得信息。諸凡從容些兒。遇春道。張起脚力。快得狠。俟孩兒等祭過墓後。再打發他去不遲。鄭氏道。你還說哩。你弟弟。二憨頭似的。收個僕人。也像個半吊子。那天于家大喜事。俺在那裏。忙了一天。跑得脚鷄眼生痛。次日早晨。俺方在洗脚。那張起。却三不知。跑將進來。給俺磕頭。說着撫掌。向李氏道。大嫂哇。你說那纔是笑話哩。慌得俺。抱着支濕漉漉的脚。沒處放。虧得他二叔。纔起牀。被還沒疊。俺剛用被掩住脚。不想逢兒。冒失鬼似的。跑進來。就想疊被。吃我瞪了一眼。他方合張起。慙出。如今道塗中。狠不安靜。張起去。可以的麼。遇春道。不打緊的。如今咱川中白教。雖然蠢蠢。却是秘魔山一帶。鬧的兇些。大道上。還算安靜。正說着。逢春。竄入。向鄭氏道。娘快家去吧。俺父親。因尋不着那顆頂珠兒。正在沒好氣哩。原來烏鎗。自遇春等從軍後。一高興。也便捐了個監生頭銜。弄了個金頂兒。他却一向不好意思的。便戴。便是前兩天。

于家喜事。他尋出項珠。摩挲良久。又信手兒攔起來。今因祭奠大典。在卽。在勢。沒法不戴。所以要預爲之備。當時鄭氏笑道。可了不得。他比俺還忙哩。俺剛求對門何大嫂做鞋去。他倒紮括起帽兒來。你爹那顆鷄蛋黃兒。不是在靠東柜。窰窩兒內。俺那針線巨羅裏面。麼。逢春聽了。回頭要走。鄭氏道。你別給俺瞎抓去。那巨羅內針包。咧。布包。咧。粉線匣兒。咧。還有零零碎碎的絲綢包兒。其中都沒有。有兩個梨大的線團兒。你捏捏。那個勁實。頂珠兒便在裏面。便是你爹前幾天信手丟在牀上。三不知墊了人胯骨。一下子。俺賭氣子。給他藏起來。咧。(瑣瑣入妙。金戈鐵馬。大殺大斫後。必須有紆餘文字。以舒其氣。)逢春愣了半晌。却笑道。這般左一個包。右一匣的。俺那裏記得清爽。你老人家自己去尋吧。鄭氏笑道。你爺兒倆一對兒費無忌。(俗謂廢物之意。)正說着。只見一人闖然而入。正是。

家庭瑣屑傳情致。

都在春風喜氣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祭祖瑩光動鄉閭

起遐思情傳倩女

且說鄭氏。正要跣起。去尋頂珠兒。只見烏鎗匆匆。進道。惟有你事兒羅索。一個頂珠兒。礙你甚事。却藏得有影無踪。如今對門何大嫂。又在咱家。專等。你去找鞋帶子。要綻鞋。你却在這裏。坐了個四平八穩。鄭氏噪道。這何家老婆。也是慳吝鬼。寸把鞋帶子。就不肯白搭上。因向李氏道。大嫂還沒見哩。去年俺求他作條褲。他倒落了俺二尺布。俺拿過褲來穿一穿。就是兜不住屁股。李氏聽了。只笑得合不攏嘴。遇春不敢笑。只得轉過臉兒去。逢春却噪道。娘別儘管合轍押韻的唱詩咧。快走吧。惟有烏鎗。沒事人似的。眼看鄭氏笑迷迷的合逢春匆匆。去這裏李氏娘子。便將方纔所議完婚之事一說。

烏鎗聽了。自然歡喜。過得兩天。祭奠之期已屆。祭品香楮。鞭炮等物。早已準備停當。並喊了一班鼓樂。祭枱上紅花彩綉。配搭得十分整齊。這日清晨。鄭氏老早的打扮停當。衫兒裙兒。外套兒。煥然一新。偏巧何大嫂作的新鞋兒。有些擠脚。沒奈何。只得忍痛一時。便這樣俏擺春風的。由家門扭向遇春家。這時村中男女。夾道縱觀。鄭氏素常滿街跑。是沒人不識的。大家一見鄭氏。便噪道。二嬭嬭。今天好風光。吶。養兒一場。這纔顯出你的功勞來哩。鄭氏笑道。不當家。嘩啦的。俺有甚麼功勞。無非大家幫趁罷了。（絕倒）衆人聽了。不由大笑。又一個村童。跑上來道。二奶奶呀。你好歹給俺偷些祭奠兒來。不然俺單在這路口上。丟石塊。撒泡溺。不是污你新鞋子。便是墊你脚指頭。鄭氏笑道。小猴兒。快躲開。逡巡之間。可巧脚下一蹶。鄭氏攢眉道。都是你這猴兒。會說吉利話兒。正這當兒。隱隱聞得遇春門前。鼓樂聲動。鄭氏一聽。撒脚

便跑。便有一件黃澄澄的東西。掉落於地。村童拍手道。噫。噫。二奶奶掉咧。鄭氏一望地下。連忙拾起一物。戴在耳朵上。便跑。原來鄭氏今天特煞的高興。他當新媳婦時。有副真金耳環。只却扇時。戴了一霎兒。以後便壓入柜底。永沒施展。今天却戴將出來。那耳環樣兒古老。却著實有分量。鉗口兒。既大且鬆。所以掉落。（請讀者掩卷試思。著此閒筆何爲。既讀下文李媽媽拾環一節。乃爲下文李氏娘子等避兵入山伏線。夫乃歎作者。手寫此回。而文心恆縈注於數回之後也。）當時鄭氏跑到遇春門首。只見祭枱兒。業已抬出。鼓樂暴作之間。接着一陣鞭炮。烏鎗這時業已頂冠束帶。端着兩支靴子。脚。勿由內跑出。望見鄭氏。便噪道。你免勞進內吧。嫂嫂等就出來咧。真是磨坨老婆不拾閒。磨了鍋台磨坑沿。（又一韻語。可謂婦唱夫隨矣。一笑）鄭氏一梗小纂兒。方要吱喳。只見李氏娘子。滿面春風中。却帶些戚然顏色。早合

遇春兄弟。厮趁而出。那鄭氏。不容分說。搶上前。携了李氏道。嫂嫂。咱們前頭走吧。省得他二叔。說俺誤了大典。李氏道。這却使不得。今天是遇春兄弟。得官祭墓。皇上家名器爲重。倒是叫他兄弟先行。咱們只隨後就是咧。觀者聽了。無不暗讚李氏。出言得體。便有兩個年高父老。相視點頭。其餘年輕男婦們。只知瞧熱鬧兒。只見遇春兄弟。穿着整新的公服。緊跟祭拾兒。隨後是李氏鄭氏。一個是從容大雅。一個爛漫天真。惟有烏鎗。却提起長袍兒。三脚兩步。早已跑到祭拾前面。意思是先向墳地內張羅去咧。原來楊氏墳塋。起先原有看墳的。後來楊秀才家境不佳。也便從簡去掉。近些年來。都是烏鎗歲時整理。那墳塋地基雖大。樹木却稀些。近三兩年。方由烏鎗栽植些新樹。並修葺了原有的墳房兒。原想招人來看墳。只是沒有相宜之人。上年時。有個鄰村人。情願不受僱。來看墳。不想過得幾天。他在墳房內。夜間招賭。又有一

個携老婆的。來看墳。烏鎗以爲他有家眷。自然可免閒情兒。不想過了個把月。烏鎗只見村中無賴們。大把價。提肉携酒。只管沒早沒晚的向墳地內跑。那老婆初來時。本是揉頭撒脚。這當兒。頭兒也光咧。脚兒也煞俐咧。並且穿起兩件新布衣。見了烏鎗。只管丢眉溜眼。烏鎗雖有些瞧科。也還沒發作。不想一夜裏。有兩個無賴。在老婆那裏。爭起鋒來。火雜雜動了刀子。幾乎鬧出人命。烏鎗沒法兒。只得次第攆掉。賭氣子不招看墳的。所以這當兒。自去張羅一切。且說遇春等。一行人。暫進墳塋。只見墓草淒迷。松楸聲咽。微風肅肅。趁着半陰晴的天色。遇春一陣傷感。便要落淚。一望母親。早已珠淚紛紛。因強勉笑道。今天孩兒們。得官告墓。母親等。請節悲感。纔是。口中只管如此說。那語音早已嗚咽。鄭氏一見。那裏當得。大嘴一撇。就要放聲。虧得逢春噪道。今天誰也不許傷感。倒是行過禮後。俺合大哥。除除墓草。是正經。於是鼓樂

聲停。向墳所擺好祭菓。行禮如儀。烏鎗早領了兩個莊漢。向墳房中準備茶水。這裏喜鞭炮。碎訇大作之間。早有許多貧家小兒女。一窩蜂似擁將進來。都圍定祭枱兒。光着眼亂望。還有幾個梳歪髻的小女兒。口中啣了二拇指頭。蹭近李氏等。只管上上下下的打量。百忙中。瞅着遇春兄弟。就有嚇得掩眼兒的。原來村中習俗。叫作搶福菓兒吃。當時鄭氏故意瞪起眼睛。向一個拖鼻涕的小女。喝道。誰家一個姑娘家。跑到人家墳地裏來。你看俺一脚踹出你去。那小女一聽。登時嚇得撇了酥兒。衆兒女一見。也便要跑。李氏笑道。嬋嬋。你這是何苦呢。嗜着人家孩兒。不是耍處。於是喚住小兒女等。將祭菓一一分給。其餘福胙等。命抬將回去。以備闔家飲福。這裏遇春兄弟。便掖起袍襟。在左近借了兩把鋤頭。就墓前刪除荒草。望得觀者。無不點頭讚歎。李氏合鄭氏。就塋中巡視一回。一面向墳房中落坐吃茶。一面道。咱這墳地。饒

是二叔叔如此經管。還是荒落。咱早晚還是尋個看墳的方好。鄭氏笑道。嫂快別題看墳的咧。不是招賂。就是養漢。委實氣煞人哩。正說着。只聽烏鎗在外面吵道。你這貧婆兒。來晚咧。要吃福菓。怎不早來。如今都分完咧。李氏等向外一望。却是個四十多歲的貧婆兒。生得安安詳詳。一手跨支飯籃兒。一手拄杖。向烏鎗笑道。俺並非來討福菓兒吃。只因方纔在墳外草地內。拾着一物。料是上墳的娘娘們失落的。所以俺特地送來。說着由懷中掏出一物。遞給烏鎗。鄭氏眼快。不由一摸耳朵。跳起來。如飛跑出一把拖住貧婆道。你這人倒好實心眼兒。見了外財。都不取。說着由烏鎗手中。搶過支金耳環。戴在耳上。便拖那貧婆。直入墳房。望的李氏娘子。暗暗稱奇。不由笑吟吟迎上道。你這位大嫂。真是拾金不昧。快坐下。咱談談。貧婆跼促道。娘娘們在這裏。俺如何敢坐。鄭氏不容分說。將他按坐下。一問來歷。原來這貧婆。姓李。丈

夫叫褚誠。就是距騰蛟村百餘里外的山中農家。起初本有數畝山田。因歷年歉收。又搭着褚誠誠實有餘。謀生無術。久而久之。竟至一貧如洗。夫婦雖竭力的給人作短工兒。艱難度日。仍是衣食不週。這時李媽媽。却由鄰村中散工回頭。因那主人家刻薄的狠。有限工賞。被他一折二扣的。所賸無幾。李媽媽悶悶的捱經墳外。無意中拾得耳環。不由暗歎道。橫財不發命窮人。俺一個窮人家。忽得金環。沒的倒招出是非。（大有見識）所以一逕的送將來。當時李氏聽罷。連連點頭。又見那李媽媽言談動作。十分誠實。不由心下憐惜。因漫問道。你丈夫在家。只仗作短工度日。也就難怪你衣食不週了。李媽媽歎道。這無非是小婦人命苦。俺丈夫並非懶惰之流。他諸凡農務。都會如種園修植樹木等事。也來得。就吃虧了赤貧如洗。如今只仗出賃點房租兒。添補度日。鄭氏道。你既赤貧。如何還有閒房出賃呢。李媽媽道。您不曉得。

俺家上輩子。所留的老房兒。甚是寬廠。就是深山中。太僻靜咧。沒得賣主。所以至今還在。正說着。恰好跟烏鎗的村漢。進來換茶。鄭氏便道。你給俺飛回家去。拿兩串老錢來。等俺謝謝這位大嫂。李媽媽忙道。娘娘們。如要賞賜俺。俺立時就走咧。說着提起籃兒。便要跨出。不想李氏娘子。正思量覓一傭婦。因笑道。李媽媽慢走。左右你是作短工兒。且到俺家忙兩天如何呢。李媽媽道。如此。小婦人當得伺候。須臾遇春等。暫進。問知李媽媽來歷。因笑道。俺小時節。常向山中去頑耍。（迴映得秘書食肉芝一段。）却沒到過你那山村。李媽媽笑道。俺那片山村。叫青螺峪。地形兒彎環曲折。只有一小小路口。形如懸甕。不是山中人。休想尋着路徑哩。（爲下文李氏等避亂伏筆。）於是李氏等。出得墳房。又向墓前瞻戀一番。只見那新栽的小樹兒。長得支支離離。不甚茂盛。因向李媽媽笑道。你家丈夫。既曉得栽樹。你也懂得一二麼。李媽

媽笑道。俺們山村人。眼望的是樹。嘴吃的是樹。整年價合樹打交道。有甚不曉得的呢。於是娓娓一說栽植修養之法。真是頭頭是道。李氏方聽得十分有趣。鄭氏却噪道。李媽媽呀。你這話俺明白咧。養樹就如養小人兒一般。先須摸着他的性兒哩。（片言扼要）烏鎗噪道。你就曉得養小人兒。於是大家一笑。便尋歸途。過了兩天。遇春便修好書信。打發張起。先赴滕家莊。這且慢表。不題遇春等家庭風光。入則膝下承歡。出則良朋快聚。且說那葉倩霞。自回得滕家莊。見了父親一清。並滕蒙。述知平苗一切事兒。大家歡喜不盡。一清道。如今苗亂雖平。只是刻下白教。各省裏鬧得十分興旺。又搭着奸相在朝。百政顛倒。大亂之起。必在旦夕。將來楊時齋。怕不大有事作。因笑顧倩霞道。你這妮子。快不要去跟人愁跳咧。倩霞笑道。俺高興便去。不耐煩。便不去。橫豎俺也沒吃着皇帝老兒的俸祿。自由自在。且須碰俺的高興哩。（寫

俠女高致。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膝蒙大笑道。霞姑。你事事講碰高興。不
打緊。自你一高興。赴京盜珠。後又一高興。潛赴苗疆。幾乎沒把俺們急壞了。
還是你若芬姑。有些知你性情。當時爲尋你。鬧得人仰馬翻。他却淡淡的道。
霞姑。性兒活潑。既乘興而去。必然興盡而返。便不尋他。也使得的。如今你真
個先自跑回。竟被你若芬姑一語道着咧。倩霞笑道。俺出門一踰。誰也不想
念。就是想念俺若芬姑哩。膝葉兩人。不由撫掌大笑。一瞧倩霞。早已趨入內
院。當時倩霞。既晤若芬。自然彼此歡喜。倩霞略說遇春的平苗本領。早招得
小鬟僕婦等。都悄悄擠向簾兒外。便如聽說評書一般。（不知當日霞姑。燦
花之舌。得及此書生花之筆否。一笑。）不由得東噴一聲。西噴一響。不約而
同的。暗想道。俺家姑娘。輕易沒有笑容兒。只似一盆靜水。澄澄的。如今楊姑
爺。如此本領。難道他還不格格的笑一聲麼。於是爭就簾縫一瞅。只見若芬。

依然沒事人似的。當時大家退下來。一個僕婦便讚道。咱家姑娘。無怪將來是一品夫人的命兒。你看人家多麼大樣大量的呀。聽了天大喜事。就會不笑笑。像那等拾個禿大錢。就樂的拍屁股的人。再也沒大福的一個小鬟。却笑道。俺偏不信姑娘真不歡喜。你等我暗暗留意。偏要尋出姑娘歡喜的證據來。衆人笑道。你真個能尋出姑娘歡喜的證據。俺們沒別的。準先託薛媒婆。給你尋一個絕俊的小女婿子。小鬟聽了。紅了臉。便來撲打。正鬧着。只聽若芬喚人傾臉水。原來倩霞一面談。一面揮塵淨面。若芬也就勢除下金釧。隨手兒置在榻頭。就用倩霞面水洗洗手兒。當時僕婦等。應聲登進來。端面水。只見若芬正在合倩霞對坐吃茶。那小鬟一眼。便瞧見榻頭金釧。便向衆僕婦抿嘴一笑。即便端起面盆。盪出。須臾僕婦等都來。小鬟悄笑道。如何。俺說姑娘不喜。是故意拿這勁兒。果然被俺看出喜的證據來咧。你想姑娘素

常價。行止動作。不消說是都有準規矩。便是戴個花兒。卸個朶兒。無論怎樣的忙。再不會丟三拋四。今日爲何將手釧兒。扔在榻頭上。就忘了戴呢。（寫若芬貞靜端莊。乃從小鬟等科諱中透出。文心微妙之至。）衆人聽了。不由會意。相視而笑。從此倩霞除合若芬作伴外。依然跟一清精研武功。過得些時。滕芳兄弟。也便由北京抵家。滕蒙詢知遇春等乞假省親。十分歡喜。因笑道。俺一向在家悶的緊。將來有機會。俺也要出外散散去咧。不題兄弟聚首。各談別後之事。且說倩霞合若芬一處歡聚。不多幾日。已復兒女常態。隔一兩日。便磨着若芬。到後湖中頑耍一回。或閒的壓油兒。便磨着若芬。講回典故兒。教回針黹兒。消磨光陰。只是倩霞聽起典故兒。便精神百倍。只要手兒一拈針。登時便呵欠連連。招得小鬟都笑道。葉姑娘拈針兒。就似秀才相公。掀書本。一摸便困。却怎的掄刀舞劍。又那麼妙相呢。倩霞賭氣子道。天下無

難事。只怕用心人。俺偏要學學他哩。於是每日飯後。定要伴若芬作些針黹。雖不能飛針走線。然而好歹的能連綴上。也就算狠難爲他咧。便是這般光景。轉眼個把月。一日午後。若芬不在房中。倩霞一個人。低垂玉項。作了一霎活計。只覺頸兒低得發悶。便停針向牕外一望。只見院宇靜悄。日影遲遲。只有溜溜的微風。吹得檐前鐵馬丁東。不由暗想道。真是人是地行仙。幾日不見走一千。俺在苗疆跳盪時。如在目前。而今却坐在深閨繡榻。作這耐性活兒。這一想。不打緊。登時覺金戈鐵馬。旗幟翻飛。恍如見遇春等躍馬如龍。揮刀蹴敵。自己便如提刀跳躍。奮斫於千軍萬馬之中。又一聯想。竟想到遇春兄弟抵家後。家庭風光。再一聯想。竟想到若芬將來于歸。許多沒頭沒腦的念頭兒。竟亂嘈嘈的。都擁上來。登時鬧得臉燒耳熱。百忙中。一針戳去。竟戳到手指肚兒上。於是略一定神。暗笑道。好沒來由。人家若芬姑。若想揣時齋。

叔抵家光景。倒還罷了。俺這不是沒來由麼。（絕倒。寫倩霞兒女心情。細潔之至。）想罷。賭氣子。丟下針黹。跑到院中。試回拳脚。正在熊經鳥伸。打得十分起勁。只見一個小鬟。笑嘻嘻的跑來。道：葉姑娘。怎不瞧瞧去。如今俺家主人們。都眉歡眼笑的。商量着送俺姑娘出閣哩。俺還聽說。俺姑娘的小嬌嬌。叫甚麼凌妥姑。合俺姑娘。是一個喜日子出閣哩。倩霞愕然道：你別胡說咧。小鬟一扭頭兒道：姑娘不信便罷。方纔俺家楊姑爺。打發人來下書。並送喜帖兒。那來人。叫甚麼張起。呵呀。葉姑娘。你還沒見哩。那來人。長得山精似的。說起話來。甕聲甕氣。幾乎將俺嚇栽一交。呵呀。葉姑娘。俺姑娘。被人家抬了去。您不想他麼。小鬟一面噪。一聽倩霞。業已沒影兒咧。原來他說到張起二字。倩霞早已跑向前廳。果見滕蒙兄弟。正詢張起一切細事。當時大家廝見。滕芳便笑道：霞姑。你時齋叔。問候你哩。並請你伴送若芬姑。到他家盤桓幾

天。倩霞以爲是真。不由笑逐顏開。便道。真個的。幾時起程。俺正悶的甚麼似的哩。一言方盡。只見滕蒙哈哈一笑。正是。

天桃喜信方傳到。折柳離情可奈何。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辭故里妥姑就婚禮

落賊船岑姆起疑團

且說滕蒙笑道。倩姑莫聽你芳叔亂道。今俺打算親送你若芬姑去哩。倩霞一聽。登時覺心頭熱刺刺的。不由秋波一轉。狠狠瞧了滕芳一下子。索性暫回內室。去尋若芬。只見若芬依然沒事人似的。倩霞呆了半晌。忍不住小語道。阿姑大喜呀。一聲未盡。只覺鼻翅兒酸酸的。並且百忙中抓不住話岔兒。於是趨近若芬。挽了手兒。自己的臉兒。倒掙了個通紅。（寫兒女心性。微妙之至。）若芬道。霞姑不必如此。暫時相別。不算甚麼。難道你還同尋常女子。

視行路艱難麼。以後相憶。儘堪去看望俺哩。說着將倩霞拉坐身旁。隨手給他整整鬢角。道。吾輩女子。終須給人作家。你這時捨不得俺。恐日後。俺還有時捨不得你哩。一言未盡。只聽簾外有人笑道。你兩個捨不得。都是白搭。一個個都須叫人家抬了去。倩霞冷不妨。竟嚇得一哆嗦。一瞧簾際。却是滕芳笑吟吟鑽將進來。向倩霞道。霞姑不須戀戀。等消停時。咱不會到你時。齋叔家頑頑麼。可有一件。你要去時。須知會俺。你再拿出喇嘴一一走的老把戲。俺可不能尋你去咧。倩霞聽了。不由嫣然一笑。便搭趁着。合滕芳盪出。且看滕蒙等。準備行程。並忙碌着厚賞張起。知他不能耽擱。便即時遣他。直赴長沙。這裏滕蒙。便匆匆結束行裝。輕裝快馬。並帶了家人李成。送若芬逕赴川中。按下慢表。且說那凌妥姑。自合楊逢春訂姻後。依然合鄰姆岑媽媽。形影相依。一日岑媽媽。由凌母墓所。挑了一籃野菜。方盪出墓田。只見岔道上塵頭

滾滾。便有個彪形大漢。行膝毡笠。脇下佩刀。脚不沾地似的奔過。眨眼之間。已到半里之外。看那方向。竟奔自己村中。岑媽媽也沒在意。上年歲的人。脚步遲慢。又搭着近來身子嗽唧。捱了半晌。方到村中。轉過一條街坊。却見衆人圍着那大漢亂噪。道你這厮少來撒野。像你這般硬槪槪來問。人家誰來理你呀。你自家都凌呀岑呀的。鬧不清爽。也就可笑的緊。一個少年掉臂道。這厮兩支大怪眼。依俺看來。不是好人。咱攆他出村。是正經。那漢大怒道。你攆那個。俺問你們岑媽媽。住在那裏。便不是好人麼。說罷一勒袖兒。就要動手。恰好村衆望見岑媽媽。因噪道。如今岑媽媽就在這裏。你自家去問吧。說着一鬩而散。這裏岑媽媽一望大漢莽樣兒。不由心下怙恹道。這莽漢無端尋我。到要小心。原來這大漢。便是張起。遇春前者路過長沙時。張起並沒見過岑媽媽。到得村中。一路槪聲槪氣的亂問。衆人都不理他。張起沒奈何。又

問凌家。衆人見他說話沒頭腦。越法不理。張起大怒。所以合村人鬪將起來。當時岑媽媽。怯手法脚的。問知張起來意。只喜得哈哈大笑道。原來你是奉楊爺之命。來接凌姑娘的。快向老身家下暫坐。等俺引你去拜見凌姑娘。當時這一喜。腰脚頓健。不一時已到家門。便引張起入內安置。自己如飛跑到妥姑處。一說所以。妥姑沉吟道。那麼張起可有他主人的來書麼。一句話問的岑媽媽恍然道。還是姑娘心細。我就沒問他這層。於是匆匆跑去。少時持了一封書札進來。妥姑接來拆看。真是遇春之筆。書中大意。略述完姻。並遣張起護行之意。更堅請岑媽媽相伴同行。妥姑念一句。岑媽媽臉上喜氣添一層。及至念完。只將個岑媽媽樂的前仰後合。便笑道。姑娘自家大福氣。便罷了。如何還挈帶俺去享福呢。妥姑這時未免赧着臉兒。既不好意思。慫恿他去。又惟恐他真個不去。不由置下書札。嫣然道。你若不去。俺也便不去哩。岑

媽媽大笑道。可了不得。這偌大干係。俺可擔不了。好姑姑。俺去俺去。（如聞其聲。此等細膩情致。最不易曲曲傳出。讀者但知快讀之樂。而不知作者撲筆時。通身汗下也。屬筆至此。爲之四顧蒼茫。）於是坐下來。夾七雜八的道。咱們這一去。倒沒別的掛戀。就是他老人家。（指凌母。）這墳墓。須託付人。再就是咱們這片草房兒。噪了半晌。忽笑道。這是怎麼說呢。人家張起。現在外面等候拜見姑娘。這當兒。腿子都許跔直咧。於是匆匆趲出。引張起進來。拜見妥姑。那妥姑詳詢一切。甚是得體。當晚張起。仍到岑媽媽家住了。次日。岑媽媽合妥姑。商量行程。摒擋一切。家具無多。便覓了妥當村人。看護凌母之墓。兩處房兒。也便贈與村人。爲歲時香火之費。忙了兩日。妥姑泣拜母墓。業已準備登程。不想岑媽抖擻精神。忙碌了幾日。忽然感冒起來。一頭歪倒。只管呻吟。妥姑沒奈何。只得延醫。給他調治。將個張起。急得蚰蜒似的。因

爲起程須行水路。便時時暫向碼頭。一來散步。二來想留神僱覓船支。好在那碼頭。距村不遠。張起拔脚便到。轉眼耽延十餘日。岑媽媽病方大好。這日張起去僱船兒。就河路下。暫了一週。只見許多船戶。也有卸載的。也有搭客掛帆的。張起望了半响。都不中意。因他忽然心細起來。要覓個帶家眷的船戶。一來。妥姑乘坐方便。二來。道路上不致出岔兒。當時張起。一路瞧望。只見一個梢婆兒。青帕覆髻。拎了一籃米菜。從自己身旁暫過。隨後一個黑滲滲鮮眼睛的船戶。用樹條兒。提着一掛白魚。却笑道。如今食用諸物。一天貴似一天。便如這掛魚。就用了一百老錢。昨天咱買了兩束柴草。也就是幾十文。梢婆隨口道。就因生計不易。所以俺纔勸你戒酒哇。張起一聽這番柴米油鹽的話兒。以爲他兩人。定是倆口兒。於是跟在後面。果然行不多時。便見葦岸邊。泊着一支江行船兒。一連三個艙房。甚是寬綽。船面上。還有一個二十

多歲的船戶。生得白魁魁面皮。緊眉攢眼。正勒起兩條毛腿。在那裏洗脚。旁邊一個五六歲的孩子。背着個大葫蘆。（船戶小兒皆背葫蘆。取其落水易浮也。）只管跳鬧。梢婆等上得船去。便喝道。阿大如何儘管頑皮。攪你舅舅說着。接過船戶那掛魚。便入艙中。於是張起。登船上道。今俺有女眷們。要赴四川重慶。你這船支。可以去麼。那黑面龐船戶。一瞧張起。便笑道。俺是江行長船兒。只要價錢相宜。那裏去不得呢。您有幾位女眷。張起道。只有一位姑娘。合一位老媽媽。船戶登時一瞅那洗脚的少年。便道。喂。老八呀。賣買來咧。你快去後梢。烹壺茶來。那老八一聽。也便笑逐顏開。忙忙擦脚。這裏船戶道。您老貴姓。一向在那裏發財。這是携眷回家麼。張起道。休得亂道。俺姓張名起。是護送主人的家眷。赴重慶哩。船戶道。原來是張二爺。失敬失敬。俺叫林阿大。夥計馬老八。便是俺的妻舅。你老只管放心。俺林家船。在這碼

頭上。是有名的。船價公道。伺候客人的殷勤周到。更不用說。您老擎好吧。於是合張起一商船價。果然不貴。張起隨手掏出一錠銀。約有四五兩。遞給阿大道。且給你些訂銀。你便緊趕收拾船支。今天旁晚。俺們便下船哩。阿大大悅。接過銀兩。却悄悄一吐舌。因喊道。老八呀。爽利拿茶來呀。快叫你姊子作中飯。張爺賞個臉面。就在這裏用飯吧。張起道。不須咧。少時再見。正要拔腳之間。只聽岸上有人喚道。喂。林老大。你攬着生意了麼。巧咧。俺的貨船。今晚便開。乾脆。咱兩個那樁。交代你收到。俺租價兒。也該交貨咧。甚麼話呢。貨在你這裏過一夜。減一層成色。吾是找扣租價的。張起一望。却是個醉醺醺的船戶。惺惺着眼兒。蹺來。便見阿大道。你胡噪的是甚麼。下半晌。貨準到你船上。就是咧。那船戶聽了。笑着轉步。這裏阿大方。又周旋張起。那船戶又回頭道。阿大呀。咱事兒辦妥當的。少時送貨。須要你去。你那個馬老八。詭眉詭眼。

的。俺一百個信不及他。他半道上。一高興。放倒鮮貨。抽個頭兒。完了事。依然是整包整裹。（絕倒）俺那裏去查賬咧。阿大頓足道。你這是甚麼話呀。你不知馬老八。是俺妻舅麼。那船戶笑道。是你妻舅。管甚事。你們胡炒包子爛炒麵的勾當。俺不能不小心罷了。張起聽了。摸頭不着。便向阿大道。難道你這船上。還夾販鮮貨麼。阿大道。您聽那醉鬼瞎嘍。您就不用杯茶再去麼。張起道。不咧。於是下船。暫回。一看岑媽媽等。業已將隨身行裝。收拾停當。張起一說。船已覓妥。岑媽媽道。既是旁晚下船。姑娘且去別墓吧。於是合妥姑。逕赴凌母之墓。妥姑拜墓之餘。不消說是瞻戀傍徨。泣不可仰。便是岑媽媽。也搭了許多眼淚。及至暫回。業已夕陽西下。便忙忙喚覓挑夫。一行人簇擁妥姑。竟自下船。那岑媽媽合妥姑。徐行出村。不由得步步回頭。須臾。碼頭在望。各船上的人。乍見妥姑容光。無不伸項延望。張起先跑到船邊。喚阿大安。

好跳板。以爲那梢婆。定要接出來。那知只有馬老八。直着兩支眼睛。貼在船頭。一面看妥姑等。直入中艙。一面忙碌着。接遞行裝。須臾諸事都畢。業已天晚。各船上燈火錯落。並估客們笑語喧譁。倒也十分熱鬧。張起自在前艙裏。歇了一霎。不多時。阿大送到晚飯。張起因問道。先時光。俺見船上有個梢婆兒。想是你家裏的咧。此後送茶送水。叫他來。也方便些兒。阿大笑道。不瞞你說。俺因他孩子瓜子的。太累贅。已經寄頓在人家船上咧。張起不便再問。只得喚出岑媽媽。端進飯去。當時。也沒在意。次日清晨。放喜鞭炮。打鼓開帆。照例的討要吉利錢。張起一一開付。暗瞅兩個船戶。倒也殷勤和氣。這纔放下心來。不想走得兩天。阿大合馬八。便有些倔頭倔腦。並且有時節向中艙內溜眼兒。一日清晨。岑媽媽只聽得船舷邊嘩嘩的。推牕一望。却是馬老八。正掏出雅相物兒。溺得起勁。岑媽媽趕忙掩牕。便喝道。你們船戶。常載人家眷。

口難道不曉得行路規矩麼。老八道。你這位老媽媽，偌大年紀，倒像大閨女似的臉嫩。這有甚麼稀罕呢。說着皮肉作響，似乎是那雅相物兒，敲觸大腿。將個岑媽媽氣得作聲不得。虧得這時妥姑在前艙中，分咐張起甚麼事體。岑媽媽不敢告知張起，恐他火燎性兒，登時發作。只得暗暗留神，不想次日絕好的順風兒，兩個船戶忽然泊船不走咧。張起問其所以，阿大聒起眼睛道。您常出門的人，莫非真不懂得麼。前面不遠，便是一片大險灘。俺們性命交關，非同容易。咱那格外酒錢，須先把給俺哩。張起大怒，合他吵了半晌，還只得如數與他。又一日，船到一處荒岸，距岸不遠，却有座小廟兒，荒落不堪。連廟門都沒得，廟額剝落，却隱隱有甘侯兩字。馬老八不容分說，一逕的落帆泊岸。張起詫異道。此時天光尚早，如何便停船呢。阿大道。你瞧不見麼。這不是經過甘侯祠了麼。往來船支，誰敢不薦神祈佑呢。不然，他老人家發下

神鴉兵來。一陣翅兒搨。那還了得。張起道。這甘侯。又是何人呢。如此破廟。有甚麼神道。阿大道。你少說無禮話。廟破神自在。這甘侯。就是三國時東吳大將甘興霸。靈異的兇哩。張起還待合他執爭。不想岑媽媽聽得神道兩字。早已綳不住勁兒。便道。荐荐神。也使得。無非是香燭酒肉等物。却不可太煩費了。阿大也不答腔。竟赴後艙。料理祭品。這裏張起在前艙中。合岑媽媽方談了幾句話。只聽船頭上阿大喚道。祭品都齊。張爺快來行禮吧。張起盪出一看。不由要笑。只見船頭矮几上。擺定三色祭品。魚便是魚。却只臘頭尾。肉便是肉。却皮包骨頭。鷄便是鷄。却惟臘架裝。（俗謂鷄骨架也。）趁着七長八短的一束香。少顏沒色的一搭黃錢。攪攪刺刺的一掛紙錠。還有個狗腎似的半截脫皮的獵頭兒。一古腦兒粗估去。也不值二百文錢。張起暗想。如此舉動。是不會有大啓發的。於是向小廟兒行過禮。不隄防阿大拉起怪嗓子。

喊道。張爺大喜呀。說罷。合馬老八。撿起祭品等。只向水裏一傾。回手掏出個小紅帖兒。向艙中便跑。一面道。今天老客們荐神。俺須見見姑娘。叩喜哩。張起忙攔住他。便命岑媽媽。將出一串錢。道。如今祭品錢。叩喜錢。都在這裏了。阿大睜起眼睛道。這不是誠心攪廢。俺船上荐神老例。損煞了。是四兩頭。少一毫都不成功。張起大怒道。你是使船兒。你還是打槓子呢。說着一捻拳頭。阿大冷笑連連。也便端起篙來。慌得岑媽媽。在中間作好歹。歸根兒。把與阿大三兩銀。方纔了事。便是這般光景。將個張起。嘔得火星亂爆。然而也沒法。只好顛算着船到重慶。痛捶阿大等一頓。這日船住了。阿大等上岸買菜。張起方在船頭上。徘徊眺望。只見岑媽媽溜溜瞅瞅的覷來。道。呵呀。您看這船戶。有些不妥吧。張起大驚。正是。

夜闌聞語懷疑處。

始信江湖少坦途。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來霞港娣姁巧遇

騰蛟村兄弟完姻

且說張起。當時驚問所以。岑媽媽道。你且莫慌。等俺說出聽的他們話來。你看他們。像正經船戶麼。怪得你說僱船時。這船上有個梢婆。並孩子。原來阿大將那梢婆。租給他們同行咧。昨夜俺在中艙內。服事姑娘困下。只是反來覆去的睡不着。却聽得阿大合馬老八。在後艙裏。只顧噉唾拌嘴。少時語音漸大。老八道。你無論怎麼說。租賃俺姊子的錢。損死了。也得咱兩個四六平分。阿大道。這話奇咧。那是俺老婆。干你鳥事。老八道。你老婆是不錯。俺姊子。只許合你睡。不許合人睡哩。你拿出當年的婚帖來。俺家許你出賃老婆麼。阿大頓了半晌。却笑道。俺就依你四六平分。只要咱前途利市。何在乎出賃你姊子幾個錢呢。你看咱目下這注肥財。隔兩天。就要到手。將來出手之時。

總要尋個闊綽門戶。那慣養瘦馬的所在。却得不着好價錢哩。馬老八道。俺早有打算咧。一俟得手後。咱便跑他娘的回船。張爺。你聽此話。不狠透。魑魍。張起本是粗莽漢。那裏將林阿大等。放在心上。因大笑道。這種沒臉的王八們。不定胡噉的是甚麼哩。媽媽不必狐疑。便有警動。俺儘能料理他們。正說着。遙見阿大等回來。兩人也便把話掩住。從此張起果然留神。又時時顛弄朴刀。或就船頭起舞。一回。有時節單手提錨。拋出多遠。望得阿大等連連驚歎道。張爺好大力量。俺們比起您來。就似支小鷄兒咧。於是竟自恭順許多。張起見狀。越法不以爲意。那知阿大等奸謀早定。便如貓兒將捕。必要先藏牙爪。這日船到一處荒江。兩岸上草樹連天。四無村落。遙望前途十來里外。烟樹霏微。似有鎮聚。阿大道。前面便是嘉陵駟船過稅卡。好不麻煩。咱們雖非商船。他也定要搜索一回。恨不得女人襠中。都要摸摸。咱不如暫

泊此間。等夜深時。稍取迂道。偷過稅卡。省許多事哩。張起一聽。倒也有理。於是依他住下。阿大等。便整治酒來。須臾天色傍晚。皓月東升。照得空江中。蒼蒼涼涼。十分幽曠。張起坐在船頭。一面揣念滕蒙等。早當起程南下。一面望着亮晶晶的月兒。只覺心頭宕動。意思高唱兩句。方覺舒暢。（此卽詩人所謂詩境也。）正這當兒。只聽後梢上。丁丁噹噹一陣響。却是鐵勺敲釜之音。便聞阿大。啞着喉嚨。大唱道。

風火船兒渾鐵篙。老子生性本粗豪。一杯酒醉長江月。一尺銀鱗尺五刀。

阿大唱罷。哈哈大笑道。馬老八。你也來個曲兒。少時吃酒。也快活些兒。馬老八道。這話不錯。咱竟賸了快活咧。你且聽着吧。於是唱道。

靠水吃水快活三。江上生涯豈等閒。莫言梢公不曉事。風流且使

賣花錢。

兩人唱罷。相與撫掌。張起方要進艙。只見阿大。拎着矮几。提着酒壺。趲來道。今天沒別的。俺們略備小意思。要奉敬張爺三杯。張起方待謙遜。那馬老八。已端了殺菜。由後艙趲來。便登時擺設停當。牽衣促坐。張起本來直性。又非江湖老手。那識其中機關。逡巡之間。已被阿大等拉坐下來。此時皓月當空。江風微拂。張起便道。今無端生受你等。使人不安。老八道。得咧。俺的張爺。這算甚麼呢。於是大杯價斟起酒來。且談且飲。少時飲至半酣。阿大道。張爺拋擲鐵錨。那等妙相。想是常頑船上勾當。識水性吧。張起道。俺那裏識水性。不過笨氣力罷了。阿大不由目視馬老八道。那麼張爺力量。可稱神力。可能演一下子。教俺們開開眼麼。張起一聽。不由技癢。一望船桅下。有塊鎮船石頭。足有三二百斤。便笑道。俺且舉這石塊。試試力量。說罷。跔起來。撩衣邁步。趨

近石塊。雙手端牢。喝聲起。早已高舉過頂。林阿大喝彩道。好哇。說着一拖馬。老八挺然站起。兩個一陣價揜拳勒袖。並大讚道。人家張爺。這纔是綁的硬的。真功夫哩。等他老掙下來。咱們也去試試。一面噪。一面趨近張起背後。張起得意之下。更要再顯能爲。便舉定石塊。就船頭迴旋數回。招得阿大等。簇在背後。只是怪嚷。逡巡之間。張起一足。已踏船沿。這時却驚動妥姑。忙合岑媽媽。逕向前艙門。月光之下。望得分明。只見張起。手舉大石塊。身臨船沿。背後阿大等。正要手作推勢。岑媽媽一聲呵呀。未出口。只聽撲通一聲。張起已順流而去。妥姑大驚。正想搶出跳水。早被馬老八跳轉來。一把拖牢。大喝道。姑娘不必害怕。俺們作的是販賣生涯。只有送你到享福處的。決不有玷於你。岑媽媽大怒。便拚着老命。跳起來。便是一掌。不但沒打着。早被馬老八連妥姑都推入艙中。便反扣艙門。合林阿大迴帆轉舵。竟自逆流而上。不題妥

姑等被困賊船。且說張起。飄宕宕順流而下。正在危急。不想江風暴起。又搭着夜潮忽湧。一個大浪頭。竟將他推到一處葦港岸兒上。張起昏迷良久。吐了幾口清水。甦過來。只冷的抖衣而戰。略一沉吟。又是一陣着急。只是這深夜中。沒法理會。幸喜距港岸數十步外。微露燈光。張起奔去一看。却是個小窩鋪。裏面亂糟糟的。蝦筐魚簍。草鋪上。還有臥具。就地下一塊破蓆頭。還擺着一瓦盆熟蝦。並有兩支粗杯子。一大砂壺酒。看光景。是漁人鋪屋。却靜悄悄不見人兒。張起這時。正冷得水淋淋的。秋鷄子似的。便不管好歹。斟起一杯。灌下肚去。方要再斟。只聽窩鋪外有人笑道。老夥計。回來了麼。真是有福的不用忙。俺剛煮熟蝦。燻熟酒。你就舒着嘴片子來吃咧。聲盡處。趲進一個老漁人。猛見張起。不由嚇得一哆嗦。便道。你這人好生古怪。怎半夜三更。價來擾老漢的酒兒呢。張起赧然道。您不曉得。俺方纔被賊船戶暗算落水。

所以到此。今請你容俺一宵。明晨俺便去趕賊船。於是一說落水之由。漁人驚道。竟有這等事。既如此。你只管用酒。且脫下濕衣來。等俺與你烘乾。於是。由臥具中。尋出一牀袂被。與張起暫遮身體。便就窩鋪外。燃柴草烘那濕衣。少時。又一老漁獍來。問知情由。十分歎息。張起換上乾衣。覺得精神壯旺。不由向兩漁人連連致謝。又憤然道。俺無端遭賊人暗算。便當連夜趕將去。漁人道。這荒江黑夜。却使不得。但是你去追趕。是向前途。是回後路呢。據你所說賊船情形。定是劫掠有色婦女。販賣給青樓人家。這種人。必取回路。以便將婦女藏入窩處。再慢慢出脫。依我看。向後路去趕。爲是。但是你須天明去趕。就怕脚步快。也來不及咧。張起一聽。甚有情理。便道。俺脚步倒是飛快。那賊船逆流而上。必然遲銳。看來還能趕得上。於是草草宿了一宵。次日謝別漁人。便奔回路。你看他施展出全副脚力。真賽如騰雲駕霧。來往風帆。見了。

的無不詫異。只半日之間。早已趲過百數十里。張起一路留神。凡遇來船。必高聲問道。老客們可見一支灰白布帆船兒過去麼。來船人都道不曾見。張起越法慌急。那兩條腿子。便如縛了神行太保的甲馬一般。正這當兒。只見迎面飛也似來了一支大官船。帆影開處。桅桿下跔定一人。正合一精幹僕人。指點笑語。張起這時。跑得大汗滿頭。兩眼都直。倉慌中。正要高叫問訊。只見那人失聲叫道。岸上人。不是張起麼。你如何撞到這裏。張起仔細一望。却是滕蒙主僕。原來滕蒙自起程後。並無耽擱。過得河南界。便尋旅店寄頓下馬匹。改就水路。恰巧張起等登程。因岑媽媽鬧病。耽擱些日。所以此時。竟自巧遇。當時張起喜急之下。說不得話。只有連連招手。於是李成命將船攏岸。將張起攙將上來。喘息良久。方纔將妥姑被難之事。匆匆一說。滕蒙笑道。如此說賊船距此不遠。想還在來霞港停泊。咱快回船趕去。因顧李成道。你便

去換了水衣。準備行事。說罷。命張起就頭艙歇息。登時回船。大船上水手多。便添上八根篙。如飛趕來。不多時。將到來霞港。張起一眼望去。早見林阿大那灰布帆船兒。泊在港嘴蘆葦深處。於是大怒。就要跳向船面。滕蒙笑道。你且歇息吧。這兩個鼠輩。李成自能了理他。正說着。李成換了一身水衣。靠斜背短刀。趲向艙門。滕蒙道。你此去。不必殺掉他們。只擒付該管。就是。這當兒。距阿大船兒。約有百十步。滕蒙便命靠住船。一行人。趲到船頭。張起合滕蒙。隱身桅桿後。便見李成。用一個順水投魚式。一個乍猛。鑽入水。浪花微動。隱隱見水線一道。直奔賊船。原來李成。在滕家莊後湖中。不時的泅水頑耍。因此也略通水性。只不及滕芳精通罷了。按下這裏。滕蒙等。眼看擒賊。且說岑媽媽。自被困後。只有頃刻不離。妥姑。並且拚着老命。不住的破口大罵。便虎也似把住艙門。這日早晨。馬老八。剛向艙門一探頭兒。岑媽媽跳起來。便

是一把。竟抓的他長血直流。這時馬老八上岸去買米菜。只賸阿大。在後梢上。整理中飯。正檝着屁股。刷洗鍋滯。一面自語道。真是錢難掙。飯難吃。俺雖然掠得一枝花。不愁不發財。只是俺老婆。這些日子。也被人家弄翻過來咧。可恨馬老八。他還要分俺租老婆的錢。休要惹俺性起。瞅個冷子。給他頓板刀麵吃。語聲方絕。忽覺屁股上奇痛徹心。阿大呵呀一聲。未及掉轉身。早被李成。一脚踢翻。明晃晃短刀一擺。喝道。你這廝。少動一動。俺便是一刀。說着。卸刀在口。解他腰帶。綑縛停當。揭起船板。丟將下去。岑媽媽聽得動靜。搶到後艙門。見了李成。正在插起短刀。只嚇得開口不得。於是李成草草的一說來歷。岑媽媽方道得一聲謝天地。只聽岸上馬老八喚道。喂。林姊夫。快接一接。俺還順便割肉去哩。李成聽了。趕忙伏身艙門後。便見馬老八詫異道。鍋兒柴兒。撩得七橫八豎。怎麼沒人兒呢。說着。提菜米一躍上船。只兩足方落。

船舷。李成大喝道。人兒倒有一個。正候尊駕哩。於是搶出來。飛腿掃去。馬老八急閃之間。已到後梢。仔細一看李成。大料事情出了岔兒。却是他自恃會兩手兒。也便不懼。因拍拍胸道。好漢們作事。不忌生冷。你這廝。便是官中捕役。咱也須見個高下哩。說罷。雙拳一擺。合李成打在一處。只三晃兩晃之間。早被李成一脚。蹴出丈餘遠。吭哧一聲。跌在船舷上。李成飛步趕去。方要捉拿。馬老八就勢一滾。撲通落水。却一冒頭兒。大喝道。小子。你也洗個澡吧。說着手扳船舷。便揪李成右腿。原來馬老八。是個江湖間拐販人口的怯賊。沒開過眼睛。不認得水衣裳。以爲敵人不識水性。他想在水中占上風兒。那知這一來。弄巧成拙。當時李成。趁他揪勢。一躍入水。兩人這一路拳脚水戰。只鬧的白浪如山。早驚動許多鎮上人。都來觀望。只見水中兩人。打了個翻江攪海。端的怎生光景。但見。

水花四暈。浪影橫飛。拳到處。如揭水精簾。脚蹴時。儼翻冰雪窟。連環進步。波痕冲破玉龍飛。轉紐移形。濤聲震如獅子吼。猛然高躍。陡掀起兩座銀山。倏爾低潛。乍凹下一片玉海。正是搏兔亦須用全力。一場水戰不尋常。兩人這一路水中大鬧。望得觀者摸頭不着。正這當兒。便見一支官船如飛。棹近那支泊船。官船上一個威凜凜的客人。大呼道。衆位不必驚疑。俺是特來捕賊船戶的。衆人聽了。不由齊聲大呼。馬老八一着急。早被李成一把揪牢。按下水去。便用手法。將他後項一拘。馬老八咯嘍一聲。乖乖大張。登時受了幾口水。不能掙扎。早被李成拋上官船。隨即一躍而上。於是船上人。將馬老八綑縛停當。又由泊船船板下。提出一人。於是官船客人。自通姓名。向觀者一說原委。又道。貴處可有甚麼官府。衆人道。有的。俺這來霞港。有巡檢衙署。正說着。又趲來一人。衆人道。巧咧。此人就是本地地保。滕爺有事。交

他辦吧。滕蒙連忙招那人上船。說明緣故。便命李成。隨地保押了林馬兩賊。送交巡檢。這裏張起。早由泊船上。命岑媽媽扶定妥姑。便上官船。滕蒙合若芬。讓入艙中。彼此間一接談。妥姑方知若芬。就是自己的大嫂兒。並且是都奔婆家門。當時悲喜交集。那一番親熱情形。不必細表。須臾張起由泊船上。搬舉行裝。李成合收封賊船的官人。也便趲來。一邊是迴帆開船。一邊是辦理公事。這都不必細表。且說李氏娘子。自命遇春。遣張起去接兩個新婦。便登時忙碌迎娶之事。新衣新衾。並新房中許多陳設。一件件都得手到眼到。虧得李媽媽。甚是能幹。這其間。省了李氏許多心。那烏鎗夫婦。更不消說。不但手脚不閒。並且夾上兩張嘴。夫婦倆每有商議。定規抬槓。從天亮吵到天黑。以是爲常。後來鄭氏。素性的我行我法。更無商量。那一大堆的媽媽吉例兒。簡直的多咧。自響門時起。〔婚期前一宵。便動鼓樂。俗謂響門。〕便擺

佈得新郎。屁都不敢放。特鄭重其事的。命遇春錄了一紙。一條條的。便如儀注單兒。老早的貼在壁上。以免遺忘。遇春還不怎樣。惟有逢春一見這許多吉例。早已攢起眉頭。一日。概着嘴。尋于益閒談。不由突然問道。那天俺娘。特地抓你去坐福。到底是怎樣滋味呢。說着只管搔首。于益一聽。話中有因。不由暗想道。那天俺被楊二孀。擺佈得好不難受。就這等罷了。未免太便宜他。因笑道。嚇。那滋味。別提多麼難受咧。他老人家。（指鄭氏）叫俺面向喜方。婆兒似坐在牀頭上。腰兒挺着。頸兒梗着。眉兒低着。眼兒睜着。盤膝打坐。兩手攬腰。紋絲兒不許動。真坐到兩個更次。坐的人頭迷眼花。渾身麻木。外搭着腰酸腿脹。心撲搭。這還不算數兒。並須緊閉了嘴。不許言笑。像這些呢。忍一下子。還可以的。惟有一樁頂肉麻。就是合新人並肩而坐。簡直如灶王爺。灶王奶奶一般。任憑鬧新房的人。百般打趣。却不許笑一聲兒。據說是若是

笑了。就洩喜氣。分明有十分福。就可以笑掉九分九哩。逢春聽了。登時倒抽一口涼氣。道。這可怎麼好。你說的這套刑法。一些不錯。俺娘業已開出吉例單兒。貼在牆上。咧俺老逢。委實受不得。于哥兒。咱們沒講究。你想個法兒。坐福那一場。你替我去吧。說着。跣起來便是一揖。（絕倒。）于益大笑道。豈有此理。作新郎的事。如何替得。並且是公坐公有福。婆坐婆有福。誰也替不得。倘俺去替你。被二嬖嬖看穿了。管保扞出俺來哩。但你一定要免這套刑法。俺也有個法兒。於是附逢春之耳。喊喳數語。逢春大悅道。妙妙。只要脫過那重難關。漫說是裝醉鬼。裝甚麼。都使得哩。于益笑道。你記着。可別舉發出我來呀。於是逢春。喜洋洋別過于益。逕自捫回。偷眼兒瞅他母親。忙碌得小鬚都歪。他既得了于益的錦囊妙計。也就不去理會咧。李氏娘子家。雖一般準備青廬。十分忙碌。然而沒多吉例。也就消停數多。又因李媽媽十分勤能。便

合烏鎗商議着。叫將他丈夫褚成來。看守墳墓。並且在家幫忙。只諸事粗粗就緒。業已過得月餘。一日鄭氏方合烏鎗拌了兩句嘴。賭氣子撻出來。只見村中孩子們一陣亂跳道。楊二嬭。怎還閒在這裏。你家新媳婦兒都來咧。鄭氏笑道。你們別胡說咧。俺家兩個新媳婦。相離遠哩。是走不到一塊兒的。孩子道。您不信。就罷。那會子。你家張起。在楊大嬭家說的哩。說着拍手道。您老別害怕。你家的新媳婦。差一點兒。沒被人家搶了去哩。鄭氏一聽。登時黃了臉兒。撒脚便跑。恰好剛近李氏門首。只見遇春合張起。匆匆而出。門首備好兩騎馬。正要扳鞍紐鐙。並且有許多觀者。正在交頭接耳。鄭氏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大噪道。可他娘的沒王法咧。那個婊子生的。敢搶俺家新媳婦。遇春你去捕賊。且等等兒。等我跟你去。將那賊搗個稀餹腦兒爛。正亂着。恰好一個老頭兒。擔着空扁担。登來。鄭氏闖上前去。由他背後。猛一抽扁担。老頭兒

冷不防。撲哧一交。鄭氏都不管他。一連兩個箭步。早已躡到馬前。慌得遇春。忙笑道。媠媠莫驚。一些岔兒也沒有。俺這便赴府城碼頭上。去接新親。俺母親。正要遣人去知會媠媠哩。您入去。自然曉得咧。說着。拉馬便走。這裏鄭氏。還愣了愣。唾道。這村中孩子們。只會瞎說。嚇人這麼一跳。說罷。隨手拖着扁担。就要進大門。招得鄰佑婦女都笑道。二媠媠敢是喜糊塗咧。硬生生奪人扁担作甚。一句話提醒鄭氏。一望那老兒。方由地下。氣呼呼的爬將起來。光着眼呆望。鄭氏大笑道。這是怎麼說。人家老胳膊老腿的。栽這麼一交。於是趨近前。交付扁担。連忙萬福道。你老人家。別怪罪俺。你是上年紀的人。有担待的。你看媠兒上都是土。等俺給你捋捋吧。一言未盡。只見那老兒連忙後退道。表奶奶呀。這個孫兒怎麼敢當呢。鄭氏仔細一望。却是鄰村老表親某翁。論起輩兒來。鄭氏可不大兩輩兒。這一來。觀者大笑之間。鄭氏忽覺肩頭

上有人狠狠的拍了一掌。回頭一望。却是鳥鎗。急匆匆的道。嫂嫂在門首等着你哩。你却在這裏胡喊喊。俺這就到于家書塾。料理一切。少時新親就到。咧。一面說。一面跑去。鄭氏一望門首。果見李氏娘子笑吟吟招手。方要拔脚。只見鳥鎗又跑回道。還有一件事。你無論怎樣。須依着我。鄭氏詫異道。甚麼事呢。勞你如此掛心。鳥鎗道。少時新媳婦們到來。你千萬別向書塾門前睨吼兒去。(俗謂偷瞧曰睨吼)等媳婦娶到家。由你整天價端相他。都使得。你這婆子。急燎星似的。俺不能不囑咐哩。鄭氏唾道。沒的拉淡。俺睨吼不睨吼。倒不要緊。你這套話。老實說。向逢兒去囑咐。倒還有用。鳥鎗道。他不能去睨吼哩。鄭氏唾道。那也難說。有甚麼老子。就有甚麼兒子。俺當年纔到新親公館時。也不知是那個沒臉的。只管閃在大門旁。裂着大嘴傻笑哩。一句話。不打緊。只招得個笑比河清的李氏娘子。也格格不已。因喚道。嬌嬌快來談

正經話。別只管合他二叔算老輩子的賬咧。（瑣瑣寫來。字裏行間。都是喜氣。更不用喜祥字面堆砌。白描聖手也。）於是親自整出門。將鄭氏拖將進來。大家入室落坐。李氏將那會子張起。回報的途中一切情形。述了一遍。只驚得鄭氏。連連念佛道。可了不得。那兩個賊船家。該怎麼死呀。幸虧遇見滕家船支。不然。（句）說着跳起來要走。李氏道。你忙甚麼。遇春合他叔都分頭接迎新親去咧。于家傭工們。也都在書塾中伺候哩。沒的你這婆婆。真要先相相媳婦麼。鄭氏道。不是呀。俺家去。快給老佛爺燒炷香兒哩。李氏笑道。那又何必忙在一時呢。如今倒巧咧。兩媳婦一同到。咱就斟酌迎娶喜日吧。原來李氏娘子。早借得于家書塾。作新親公館。並請施娘子。（于益之婦）陪待一切咧。當時妯娌兩個。商妥喜日。鄭氏想起許多吉例兒。便穩不住屁股。匆匆回家。一尋逢春。却在于益處閒談。鄭氏便道。你合人家滕大爺。

（蒙）沒會過面。這當兒不用你去接待。俺告訴你。從響門日起。不許你出大門兒。逢春笑道。就是吧。俺從響門日起。一直到坐福。您那吉例單兒。俺都背誦得滾瓜爛熟咧。鄭氏笑道。這便纔是不提母子這裏閒磕牙。且說遇春到府城旅店中。會着滕蒙。大家厮見。各敘契闊。早有岑媽媽慙出。拜見過。遇春並略述被難之事。遇春更不耽擱。即時命張起僱了四乘小轎。命滕蒙並若芬。妥姑。岑媽媽等坐了。自己騎馬前導。直奔騰蛟村而來。隨後是張起押定脚夫。挑了行李。四十來里路。不消日平西時。已到于家書塾。這時塾門前懸燈結綵。村中男女聚觀。甚是熱鬧。當有烏鎗合于益。雙雙迎出。滕蒙下轎。厮見。便由遇春引入客室。隨後若芬等。三乘轎子。略爲一駐。岑媽媽先下轎來。便合施娘子並迎候的僕婦等。扶出若芬。妥姑。一擁而入。這一對玉人容光。耀入觀者眼中。不由都嘖嘖稱羨。正這當兒。只聽有人噪道。衆位快閃閃。

俺這伺候新親的。起了個早五更。倒趕了個大晚集。都是方纔那支浪狗。疴了一堆屎。三不知被俺踏了一脚。您說臭烘烘一支脚。俺能不家去換換鞋麼。衆人一望。却是村中阮奶奶。穿一身新布衣褲。跑得小鬟兒搭拉着。望到脚下。果然是雙青梭布新鞋子。想是來得慌張。大綠鞋帶子。還拖下一條。衆人一閃之間。便有個小廝笑道。喏。今天阮奶奶好標致呀。不用說別的。就是這雙新鞋子。不用說俺阮大叔見了快活。便是我也心頭痒痒的哩。一言未盡。只見阮奶奶呵喏一聲。往後便倒。

喜動鄉閭瞻氣象。鳳鳴協吉在須臾。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逃福神急煞老阿娘 避教亂擬地青螺峪

且說阮奶奶聽得小廝打趣他。正要瞅是那個。不隄防階石光滑。栽了一交。

便跳起笑罵道。小猴兒。你又覺得甚麼痒痒咧。說着。直奔進去。原來阮奶奶有五十來歲。能說會道。一肚子雜耍兒。就像個百事通。村中凡有喜慶嫁娶等事。他沒有不在場的。所以李氏娘子。特地請他來。照應一切。當時阮奶奶。蹺進內廳。見過若芬安姑。見施娘子。正相陪款談。自己插不下嘴去。便蹺到廂室。合岑媽媽客氣兩句。正這當兒。張起引入送進行李。阮奶奶跑來跑去。一一安置。正忙得沒入脚處。只見嬉嬉哈哈。擠進一羣婦女。一個個扭頭折項。溜溜瞅瞅。扎括得花花綠綠。你拉我拖。這個道。你碰了俺的花兒咧。那個道。你踏了俺的鞋兒咧。有的還悄手躡脚。趁在人背後。一面笑。一面望着阮奶奶搖手兒。便這般一窩蜂似的。捲到牕子簾邊。捉縫兒。向內偷瞅。恰好施娘子。脚步聲動。大家就忽的聲。掩口後退。少時又擠眉弄眼的圍攏上去。阮奶奶一望。却是一班瞧新媳婦的。無非是張家婆。李家嫂。七大姑八大姨之

類。於是暫近前。笑道。你們來得正好。快些進去。遞遞茶水。陪人家拉個科兒。
（俗謂談話曰拉科）也替俺手脚忙碌。一個媳婦一撇嘴道。你老人家敢
自見過大陣仗。能者多勞哩。俺灰朴朴樣兒。若進去。不叫人家笑掉大牙麼。
又一個媳婦。紅着臉道。俺可不進去。人家都娘娘似的。咱見了人家。說甚麼
呀。又一個小女。歪着髻兒。手指頭掏着嘴道。媽呀。你看這兩個新媳婦。不長
不短。不胖不瘦。頭兒脚兒。眉兒眼兒。怎麼安裝來。就怎的俊煞個人哩。阮奶
奶見此情形。賭氣子不去理他們。須臾李氏娘子。打發李媽媽過來。見過若
芬等。又謁見滕蒙。敬致主母之命。滕蒙連連謙遜。當夜于家書塾。裏外價擺
設筵席。大家敘談熱鬧。自不必說。次日滕蒙到兩院中。拜見李氏娘子。並鄭
氏。大家酌定吉期。同日迎娶。一連兩天。飲酒歡聚。好不有興。這其間。却忙煞
個鄭氏。悶煞個逢春。娘兒倆。簡直頂了牛兒咧。鄭氏越忙。逢春越想溜出去。

鄭氏恐他溜出去破了吉例兒。所以越法查看他。一日于益抽空兒去瞧逢春。鄭氏便噪道。于老姪。你看你兄弟。（指逢春。）這擰行行子。可把俺累壞咧。等喜日坐福的當兒。你也給俺着個眼兒。要叫他破了吉例。不是頑的你忘了你大喜日。俺特地尋你去坐福。你看你小兩口兒。多麼和美呀。你如今也該替俺費點心纔是。于益正色道。就是吧。這檔子事。嫋嫋滿交給我。他若溜脚。我一把就抓他。那坐福舒服法。俺豈可偏了老弟。總得也讓他舒服一番哩。鄭氏聽了。大悅之間。恰好家人來喚出去。逢春忍不住。悄笑道。于哥真有你的。于益也笑道。別的不打緊。你事後若舉發出俺來。俺是不依你的。不提小兄弟暗中搗鬼。且說楊家喜期。轉眼已到。響門這晚上。兩院裏懸燈結彩。大吹大擂。門首鬧過。還須到新房中。吹唱一陣。以作實響。房兩字。這當兒一切執事人。不分男女並上下。都許擠向新房。聽吹唱。照例的唱兩齣吉利。

戲甚麼全家福咧。龍鳳配咧。鬧過一回。鄭氏高興。一面監察逢春。按他的吉例兒。步步作去。一面又點了齣萬里封侯。次日喜期。村中男女賀客。老早的。暫來。一時間鼓樂喧天。茶酒款待。將到已分時。兩院裏發去喜轎。並迎親的賓客。新房中一切鋪設。並喜堂中許多點綴。以及禮生喜娘等。早已都安置停當。那一番風光。好不熱鬧。但見。

春風滿院。喜氣盈門。弁者鬢者。來往於桂砌蘭階。村客來賓。笑語於高堂。廣廈笙歌繚繞。都是雙聲。裙屐紛紜。橫擺一字。屏開孔雀。畫堂深處。返香叢。篆裊金猊。寶炬光中。並紅帶。銀河天上。行看此夕。渡雙星。金屋人間。頃刻相逢。聯二美。正是百年佳偶。前姻定。五世其昌。後日祥。

當時楊宅兩院。一般風光。只將個鄭氏。忙得如開鎖獼猴。並且急得如熱鍋螞蟻。因他雖然聞得兩個新婦。一般俊樣。究竟不曾目覩。況且聞得妥姑。曾

經改裝行刺。大料着。便是俊樣煞。也定要潑辣煞。巧咧。若是風娘娘似的。自己那傻兒子。定要大吃苦頭。因此他心頭怙愾。自然比李氏娘子兇的多。况且百忙中。還須監查逢春。所以鬧得自己走馬燈似的。跑進跑出。刻無停趾。好容易。鼓樂聲中。綵轎到門。新人下轎。喜娘等攙入喜堂。合逢春行起拜堂大禮。一時間鼓樂鞭炮。紛然大作。這時鄭氏一顆心只管亂跳。反索性藏到新房裏間。因少時。就要挑蒙頭。媳婦醜俊。是不能退換的。須臾新郎新婦。拉定紅絲。暫入新房。喜娘等扶新婦。面冲喜方。端坐於榻。鄭氏溜將出來。早見喜娘。遞給逢春一根紅綉纏就的喜杖。逢春望見鄭氏。便道。媽呀。你去挑這撈什子吧。俺去歇歇腿哩。鄭氏道。可了不得。你別氣我咧。喜娘笑道。也沒見您娘兒倆。這當兒。還磕牙哩。於是俏生生。暫將過來。把住逢春執杖之手。向新人流蘇蒙帕上。只一挑。登時有一片光華。飛射出來。喜娘隨即念誦道。

紅巾小小裹風光。不許擅郎認面龐。此刻四眸互視處。個中喜煞

老阿娘。

念罷。向鄭氏道個萬福。連忙退下。不想鄭氏眼光。一總兒沒瞅着他。只見安姑那一番端美恣態。真是溫柔大雅。這纔心頭一塊石落地。方指揮喜娘。安排一切之間。一瞅逢春。忽然不見。鄭氏大驚。趕忙從院中。揪將進來。逢春哀告道。好娘。俺到院中。疎散疎散。也不算背吉例。這新房內。人氣蒸騰。並且觸處紅得眩眼。那裏當得。鄭氏道。既如此。你且在新房對間裏靜坐。單等旁晚。就要坐福咧。好孩子。別拗着娘。亂過一陣。接着便內外賀客。紛紛都到。遇春那邊。諸般光景。自然亦復如是。無非是賀喜吃酒。許多禮節。作者便總括一筆道。於是遇春兄弟。完婚已畢。不多時。天色向晚。兩院裏華燈喜燭。點得火龍一般。鄭氏怙悒着坐福大典。從新扎括得花娘娘似的。正在新房中。監定

逢春指揮喜娘們鋪設鴛鴦錦褥。方將妥姑。掇弄到褥一頭兒道。逢兒呀。你們一輩子佔旺相的事兒。可不許腫脹。你便合媳婦並肩坐吧。語聲方絕。只聽于家館僮兒急匆匆在院內喚道。二老太太呀。（指鄭氏）俺家主母。這兩日陪待新親。累着點兒。方纔在家。只管鬧頭暈。可巧家中安神藥也沒得。咧。您這裏有藥時。快給俺點點。鄭氏忙道。這是怎麼說呢。倒累着你家主母。咧。你略等等。俺給你尋藥去。這時逢春正在新房中。連吃喜酒。一大壺斟起來。業已壺底朝上。鄭氏便道。少吃些吧。少時坐完福。還有交杯盞哩。說着跑向自己房中。去取藥。分明是記得藥包兒在几抽屜中。却翻尋遍。再也沒有。末後。還是從針線匣羅內尋出來。忙碌中。不暇查問是誰抓置的。便匆匆交與于家館童。一面嘟噥道。逢兒坐上去。別背着喜方呀。說着踏入。却不見逢春。忙問道。新郎呢。喜娘道。他吃酒沒夠。您去尋藥。他就灌酒去咧。鄭氏笑道。

也沒見你們就怕跑大了脚。替他灌灌酒。不結了麼。一看妥姑。端正正坐在那裏。真是替月圓姿。羞花潤臉紅。燭光中越顯得豐艷非常。不由喜得鄭氏。只管孜孜含笑。待了一霎兒。不見逢春轉來。不由焦燥。自己到院前後。喊了一回。不見答應。正在慌張。恰好烏鎗。吃得紅郁郁臉兒。盪來。鄭氏道。你爺兒倆都沒正經。只曉得灌喪黃湯子。如今就要坐福。逢兒鑽到那裏去了呢。你還不命人去尋。於是烏鎗在院中。大呼小叫。一壁價點起燈籠火把。命人去尋。一壁價老兩口兒。坐在新房外間。只管互相瞞怨。鄭氏道。你一個作老子的。却甚麼事都不留心着眼。就叫逢兒撞出去。烏鎗道。這話奇咧。你整天價跟在他屁股後頭。如何反來怨我呢。都是你講些媽媽例。鬧的孩子子毛手毛脚。你看人家大嫂嫂。甚麼例也沒有。俺由那裏來時。業已諸事都畢。就要擺合盞喜筵咧。咱這裏不但人仰馬翻。倒索性連新郎都丟掉。我就看你吵着

坐福吧。鄭氏道：你這話通用不着。難道你不願孩兒們旺相麼？這坐福是周公大禮（絕倒）。俺要有才學，撰的出周公大禮，還不嫁你這二百五哩。（奇語趣絕。鄭氏躍然紙上。）烏鎗咕着醉眼道：你不嫁，就拉倒。（俗謂罷了之意。）誰還稀罕你不成。（愈說愈趣。）鄭氏怒道：老王（句）一個八字未出口，忽想起新媳婦在裏間兒，這樣家範，未免不可以示新婦。於是借事爲由，跳起來道：這些沒用的人（指傭僕）只會吃飯，等我自家尋逢春去。正亂着，遣去的人，次第蜇回，都說是遍村尋到，就是沒影兒。鄭氏一聽，這一急，非同小可，由人手中奪了一碗提燈，方要撒脚，只見于益匆匆跑來道：這是怎麼說呢？坐福吉例兒，如何就誤得？二嬭嬭，俺帮你尋去。鄭氏一聽此話，越法着急，一張臉，賽如紅布一般，豆大汗珠兒，只管鑽出。于益見狀，好不得意（怨毒之於人，甚已哉。一笑）便簇擁了鄭氏，如飛便跑。這時鄭氏心亂。

脚忙。出得門來。簡直的不辨方向。不消說。是由于益掇着。東顧西撞。一路上。砢砢碰碰。須臾鬧了一個更次。串過許多熟識人家。敲門打戶。夾着狗咬吵。登時驚動全村。都說是楊鳥鎗家。丟了新郎。于益跟在鄭氏後面。一路大叫逢春老弟。鬧嚷嚷。慙南跑北。那鄭氏連急帶氣。外掛着脚趾生痛。不由氣喘吁吁。大汗如澆。偏搭着今天喜日。薄施粉黛。被汗漬一衝。鬧得條條縷縷。再用袖一陣擦抹。早已弄得如劉彪他媽一般。正這當。恰好蹇到一塊街石前。脚下一蹶。便趁勢一屁股坐在石上。憤然道。于老姪。咱回去吧。那個王八蛋。再講甚麼浪吉例。你看逢春這東西。把人急不霍亂麼。說着語。苦哽咽。只管用手去拭眼角。于益暗想。自己施於人的這套刑法。比起自己受於人的那套刑法。也不算吃虧咧。於是長長的舒了一口氣道。真個的哩。咱各處都尋到。不見他。莫非他三不知鑽向我家麼。鄭氏恨道。由他去吧。他不怕不要。

老婆。俺都不管。俺要回去咧。于益笑道。您別着急。咱且搭趟腿。看是如何。於是兩人起行。方到于益門首。館童兒迎上道。那會子。楊二老爺（指逢春）踉踉跟跟來尋主人。如今却醉困在客廳裏面哩。鄭氏聽了。三脚兩步闖入去。一看逢春。正歪在客榻上。酣睡如雷。于益笑喚道。逢老弟。快起來。找補坐福去罷。那知逢春這時。真個睡着咧。當時模糊。眼未及啓。便噪道。于哥。你這計策。真不錯。俺媽萬也想不到俺藏在這裏哩。（絕倒）說罷。叻嘴跳起。三個人。登時各有各態。逢春是光眼亂望。鄭氏是又氣又笑。只望着于益點頭。兒于益是撫掌大笑。並連連頓足道。逢老弟。別來葬送人。俺是不曉得甚麼計策的。鄭氏笑道。得咧。一言抄百總。是俺那吉例兒。招的你們作怪。呵呀。可急煞俺咧。如今坐福豁免。快去合盞吧。于益忽一把抓住逢春道。二嬖嬖。您看如何。俺原先說的明白。他若溜脚。俺一把就抓住他哩。於是鄭氏大笑。拖

了逢春便走。當晚楊家兩院裏。合巹風光。不必細表。過得三朝。滕蒙堅辭要去。遇春挽留不住。便在書塾中。置酒餞行。在坐者。遇春兄弟外。便是于益。大家吃得半酣。談起平苗等事。不由眉飛色舞。滕蒙忽慨然道。俺家葉一清兄。他曾說過。如今患氣方盛。不久將有白教之亂。俺兄弟便道。可惜這次苗亂。葉先生不曾施展能爲。爲國盡力。將來若果有教亂。先生定當出而有爲。咧。逢春冒然道。對呀。滕蒙道。那知葉先生兩眼看天。却笑道。俺志不在此。俺若非倩霞妮子。來贅人脚。俺早就飄然遠引。咧。日後俺向平願畢。終當從吾所好。遇春凝然道。葉先生倒高超的狠。只怕咱在坐諸人。都沒有這番恬退高致。于益聽了。只微微含笑。恰好空中有一縷白雲。隨風舒卷。因笑道。便如這天際雲兒。俺看爲霖爲雨。終不如悠悠岩穴的快活哩。遇春隨口道。各人志行。是萬有不齊。只是葉先生說患氣方盛。却大有見識。因將會遇林樾。談氣。

數一段事一說。滕蒙甚是驚異。當晚酒罷。大家談至夜深方散。不題次日。滕蒙別過李氏娘子。並楊于等。便整歸程。且說李氏妯娌兩人。娶了這般兩個媳婦兒。真是心滿意足。若芬事奉婆婆。自不消說是孝順之至。惟有妥姑。偏能在那樣公婆跟前。也能如若芬一般。爲日不久。竟將個急煞星似的公公。風娘娘似的婆婆。事奉的無可無不可。因此老倆口兒。老牛拉不轉的性兒。倒教媳婦給拘束住咧。那鄭氏。整天價嘻着笑口。只怙悛着遇春兄弟。假滿北去。然而兩輪日月。是不肯饒人的。不知不覺。已過了兩月光景。堪堪假滿。一日李氏向烏鎗夫婦道。如今遇春等。就要北去赴官。媳婦兒。還當同去。爲是。烏鎗道。同去自是正理。叔嫂商議已定。各自告知媳婦。那知小妯娌。不約而同的道。如今世亂未已。媳婦等還是在家。伺候公婆。爲是。李氏等。只得由他們。便忙忙給遇春兄弟。準備行裝。臨起程頭一日。于益走來話別。逢春

道。于哥。你悶在家裏。左右沒事。便還是同去吧。于益笑道。這次俺可不奉陪。咧。但是日後。俺去的路程。比你們還遠的多哩。（道念深矣。）說罷。哈哈大笑。正說着。于家館童尋來。道。主母等主人回去。用晚飯哩。于益聽了。拔脚便走。逢春因笑道。大哥。你看于哥。倒甚是親愛他娘子。遇春道。于老弟性格兒。有些古怪。忽熱忽冷。不可捉摸。或者熱性。就是冷。念見端。亦未可知。不提這裏兄弟竊語。次日拜過父母。帶了張起。登程北上。且說李氏娘子。在家中悠優頤養。並有若芬。帮理家政。閒暇時。或家庭清談。或鄰姆從過。只過得數月。快活光陰。不想霹靂一聲。忽闕傳湖北白蓮教主陳二寡婦。佔據襄陽。揭竿而起。爲日不久。又闕傳川中秘魔山王三槐。教衆蠢蠢欲動。鬧得各處裏。風鶴驚心。村莊中。籬落之談。越法無所不有。惟有烏鎗。悍不信許多傳聞。每逢人家唏噓聚談。他便掩耳而走。說也奇怪。他合渾家。抬了一輩子的槓。獨這

椿事。兩口兒却所見略同。一任人家惶惶恐恐。他夫婦却滿不理會。又惟恐李氏娘子聽聞傳害怕。便不時的走去譬曉。那知風聲越來越緊。湖北教亂。已屢破州縣。鬧得天反地覆。冷不防風聲傳來。朝廷派查辦四川的欽使烏林阿。不久將到重慶。於是謠言大起。有的說拿解川督進京的。有的說是趁三槐未起事。先來解散白教的。聽得個烏鎗夫婦。都沒好氣。一日合李氏娘子。閒談起來。鄭氏道。嫂嫂不要聽外邊瞎三話四的。由他鬧場天。咱只家中坐。多給老佛爺燒炷香。便天大事。也沒咧。他們沒主見的。又是想搬家咧。想避難咧。都是問的沒幹。正說着。恰好李媽媽盪入。因笑道。要真個風聲不妙。說避難的話。俺家青螺峪。便再好沒好。真是嚴密密葫蘆頭一般。只消將峪口塞斷。漫說是賊人進不去。他連道徑。都尋不着哩。鄭氏笑道。李媽。你可沒的說咧。放着好日子不過。爲甚鑽死葫蘆頭去呢。正說着。只見于益匆匆

惹來。原來自教亂闖傳以來。李氏便命于益。時時探訪消息。當時鄭氏笑道。于老姪。你探得風聲怎樣。他們這裏。又吵着移家哩。一語方盡。烏鎗也惹來。于益道。近來風聲。有些不妥。王三槐那裏。業已反形大露。要響應湖北。便是這裏教徒等。也狠不安靜。昨天俺到府城中。探得教徒等。都已暗置器械。並白衣等物。並且欵使烏林阿。將到重慶府。城中有遠慮的人。狠擔憂着教徒們。要出大岔子哩。如果有意外之事。咱這村離城不遠。恐難免波及哩。李氏慌道。如此咱們移家青螺。倒不可太遲咧。烏鎗這時。不由也心下狐疑。因道。既如此。明天俺合褚成。先到青螺峪。安置一切。咱三家人口。便先搬去。隨後再移輜重家具等物。如何。李媽媽道。正是哩。早些移去。消停的多。倘若沒變故。只當去逛回山景兒。于益笑道。提起山居來。倒合了俺的脾胃咧。烏鎗隨口道。山居本來怪有意思的。一言未盡。只見鄭氏跼起來。向烏鎗便是一口。

醜睡。正是。

避兵方覓桃源地。

反目又占脫輻爻。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教匪聚衆打村坊

于益橫刀誅火判

且說鄭氏因捨不得離老窩兒。聽衆人你一言我一句的商量移家。本就怪長氣的。今見烏鎗也竟順着竿兒爬向人家那一頭。不由懨氣發作。便惡狠狠的唾道。你意思。我還沒有意思哩。俗語云。破家值萬貫。那裏就亂到這裏咧。于益笑道。二嬖嬖。要不移家。倘若亂起來。人家來抬了您去。怎麼辦呢。鄭氏笑道。他若抬俺。俺就坐在他坑頭上。當老太太去。當時大家一笑。也使暫聽消息。李氏娘子。終究放心不下。便一面命褚誠先赴山中。稍爲安置。一面命若芬料理家具。更時時力勸鄭氏。不可執拗。不想鄭氏通不理會。這時

老兩口兒。舊性復發。烏鎗不來勸。還好些。若一張口。兩人定要格嘯半晌。一日于益。又赴府城。却探得烏欽使。只有一兩站的路程。便到重慶。又探得郝振寰。物色美妓。伺候欽使。再暗看街坊上。教徒們來來往往。狠透着忙碌。于益心下怙愒。信步逕到一處。却見一美色婦人。江湖技妓打扮。正在人叢中。飛丸躍劍。于益駐觀良久。暗詫道。此婦不但神態有異。眉稜間。隱含殺氣。便是這般技藝。純是真實武功。定非猥妓一流。如今作此行踪。未免有因。沉吟間。美婦作場已畢。便有個衣履鮮明的人。直趁上船。于益也順步跟向岸旁。須臾。見那人含笑下船。匆匆自去。便有閒人。相與談論道。這位便是府衙中的僕人。是奉了府尊之命。物色美婦。伺候欽差的。想是看中了賣藝的娘兒。咧于益聽了。越法怙愒。便又在別處。探望半晌。及至回途。復經那美婦船旁。却見有兩個精壯教徒。從船上匆匆下來。那美婦。只大刺刺的。送到艙門。兩

教徒。却回身恭敬敬的肅然一點。然後拔步這一來。于益大疑。一路暗想道。豈有尋歡之客。對妓女如此恭敬的。巧咧。那美婦就是教門中有能爲的人。他一去接近欽使。難保不出意外之事。就此看他。及早移居是正經。於是匆匆。暫回向李氏等一說所見。大家都各吃驚。便登時各家下。喚集傭僕。收拾家具。正忙碌得一團糟。不想鄭氏兩口兒。吵起架來。原來鄭氏一定不移居。便連妥姑婉勸。都不成功。氣得烏鎗。雙腳亂跳。他却沒事人一般。大家沒法兒。只得連日價迭往勸駕。那知鄭氏是醉鬼性兒。越扶越逞強。一任大家苦勸。他只是不點頭。並且故示開。大盆價晾醬。大束價網乾菜。百忙中。將體已雞蛋。也拿出來。巴巴的泡起鹽水。醃在大罈內。擺列的屋內院內。堆頭塚腦。人家進去。他便一宗宗指與人家看。道你看這些物兒。都是俺土裏刨食。拚得來的。好容易哩。就搬家。沒的都便宜了人家。再者。老佛爺是不會虧人。

的。再搭着門有門神。灶有灶神。俺一年四季價。不管風裏雨裏的。給他老人家燒香。攬火。難道就沒個保佑麼。可是人家說的好來。生有處。死有地。你忘了當年黃巢造反。他那個好友某和尚。藏在樹窟窿內。還被黃巢無意中。噉了一刀。祭了旗哩。偏能引證俚典。絕倒。相傳某寺老僧。與黃巢最相善。僧復善推命。預知數當死於巢手。於是傾貲事巢。巢感甚。恆念無以爲報。及巢將起事。僧跪述所以。且求免戮。巢大笑曰。吾能造命。何有於數。然事起倉猝。恐誤傷師。宜覓佳處暫避。於是僧謝而起。每伏一處。輒悚然曰。黃巢來矣。則驚走。如是者屢。最後得老樹窟而伏。俄聞殺聲動地。巢擁衆及樹而止。則喑曰。今法當祭旗。生物盡避。則奈何。一人指樹曰。此亦生物也。於是巢刃下。而某僧斃。予憶聞此俚典時。方六七齡。先大人方宰魚台。（山東縣屬。）時當放夜學後。予及諸兄姊。環擁先妣。聽講此故事。先大人就案封書札。偶需漿。

餽。因命予。予神往故事。不卽取。姊摔予總角。疼甚。因大啼。此景恍惚。遂已四十餘年。今江山人物。睠焉如失。予所親愛。惟姊及仲兄健在耳。屬筆至此。不知泫然之何從也。大家聽了。正沒作理會處。已聞得烏欽使。業已到境。這日下半晌。李氏娘子。命若芬前去勸駕。鄭氏委實沒法再執拗。只得勉強應允。便連夜價收拾家具。一時急就。你想如何來得次日天亮。大家都跑去。幫同料理。正在亂抓瞎。便見村人一陣亂跑。大呼道。了不得了。如今府城中。殺了個尸山血海。白教中。憚三娘。假扮藝妓。割了欽差的腦袋。大教目王樹風。打破府城。捉了知府。頃刻就要分屠各鄉哩。這一鬧。不打緊。只見鄭氏。呵呀一聲。一個整頭。腿子一軟。咕咕聲。跌坐在醬盆裏。如飛爬起。便抱醃蛋醃兒。手兒一滑。拍喳聲。醃碎蛋滾。鄭氏趕忙去抓。却鬧了兩把蛋黃兒。正扎煞着兩手。不知怎樣纔好。只見烏鎗。急匆匆跑來。向李氏道。嫂嫂。咱快走。吧。丟

這拘性婆娘。由他去說着。一搥鄭氏。登時一個躡踵。妥姑連忙扶住。鄭氏大怒道。你爲甚麼搥人。一交呢。說着。舉手向烏鎗一甩。只聽答的一聲。烏鎗臉上。業已淋了許多蛋黃兒。大家又急又笑。正在亂成一片。只見于益。渾身結束。手提一把明晃晃長刀。飛步搶入道。大家且莫亂。此時教徒四佈。咱移家反不相宜咧。不如俟亂事稍定。再移。此時却恐本地匪人。勾引小隊教徒。攪擾村坊。俺已集合了村中數十個精壯少年。準備防禦。因向烏鎗道。二叔。您但照着各院家小。不必驚亂。俺自能保護咱村哩。說罷。匆匆跑去。不題這裏全村中。都登時關門大吉。且說于益。率領了精壯少年。就進村道口間。往來巡視。又派個精細少年。在府城來路要道上。暗探動靜。亂過一日。却不見甚麼警動。當晚。于益。盪回。鄭氏劈頭便問道。咱們明天移家。可以的麼。于益笑道。您別聽人家瞎三話四。那裏就亂到這裏咧。倒是您多醃鹽蛋。準備麥秋。

時。犒勞短工。是正經。衆人聽了。不由都笑。村衆們。便有想連夜遷移的。于益道。據俺看來。此時王樹風等。初據地面。一來佈置事忙。二來定要收買人心。左近地面。必不致遺黨徒來騷擾。咱所慮的。就是本地匪人。勾串教徒。自明日起。凡我村衆。各備刀棍金鼓。分伏村中要隘。一有警聞。一齊虛張聲勢。但嚇走心虛的教徒便止。其本地匪人。俺自能殺一警百。使他不敢再來。然後慢慢移家。方爲妥當。村衆聽了。皆唯唯稱是。便連夜準備一切。次日便如于益計畫。分伏停當。時將過午。于益方領精壯少年。在村頭橫刀騁望。只見府城路上的暗探。匆匆跑來。道。于爺快些準備。今有府城著名土匪龍天培。合東鄉裏火判官洪大頭。勾合了百餘無賴教徒。來擾咱村。現已距此不遠咧。于益忙望去。果見來路上。塵頭大起。因分咐所領少年。道。快將咱預備之物。擺列起來。衆少年應諾。登時就村首道口。擺列停當。却是茶酒菓餅。堆滿長

案。便如路祭禱兒一般。于益一揮手。衆少年雄赳赳各抱長刀。列立几後。于益這時。全身結束。外套大廠衣。脇下佩刀。早已趨就几前。卓立而待。不多時。囂聲漸近。從塵頭岔湧中。有百十餘人。各持刀械。着地捲來。亂糟糟並沒行列。其中教徒。占一大部。一色的白衣白帶。其餘便是許多雜揉脚色。沒得刀械的。便持大槓短棍之類。當頭却有兩人。一個是長瘦身裁。黃面短鬚。兩道疙疸眉。一雙毒蛇眼。渾身青衣褲。脚步伶俐。手持一根凹面鑲鐵錮。便是龍天培。那一個。有四十來歲。寬膊肥脊。身裁高大。腰束紅帶。下穿蛇皮褲。趁着赤足草鞋。上身只穿一件大紅緞繡花背心兒。露着兩條虬筋盤結的黑紫健臂。提一把潑風似短柄夾鋼斧。（土匪裝束。）再望到他那顆出品的大腦袋。倒將于益嚇了一跳。原來這厮。便是東鄉中著名土匪火判官洪大頭。此人本是個滾了馬的大強盜。平生作惡多端。因他糾人行劫。臨去時。總要

放一把火。將事主家燒得精光。所以得火判官之目。他那腦袋肥而且大。便如紫肝顏色。並且兩額角。礮礮的。似乎是肉角突起。再趁着鬢髻亂髮。本就怪模怪樣。不想一張肥臉上。却是個塌陷鼻頭。胡椒似的小鼠眼。大嘴一裂。就要通到耳岔上。當時洪大頭提斧踊躍。猛見于益。並几後衆少年。不由詫異。便喝道。你是甚麼人。擅敢在此。如今天兵到咧。還不讓路。于益抱拳趨上道。洪龍兩兄。不必如此。咱們同是本地人。總該有些香火情分。俺于益久仰二位。今特備茶酒。結個相識如何呢。實不相瞞。敝村中首領人。就是在下龍天培。一聽于益兩字。登時一愣。因他素知于益大名。却不曾見過。今見于益那一番矯健精神。未免有些怯手怯脚。洪大頭却不管好歹。便冷笑道。你這厮。作此軟局。來哄那個。俺殺入村去。何用你來款待呢。你既是村中首領人。狠好。快交出十萬銀兩。以助兵餉。並將村中婦女。都領出來。由俺挑選。不

然惹俺火判官性起。保管叫你這片烏村。頃刻灰燼哩。于益大笑道。洪兄不可如此。如今鄉里擾亂。你既依附到白教中。應該維持鄉里。纔是如何反爲虎作倀呢。既如此。咱們見個高下。也使得說罷。一甩廠衣。几後面衆少年一聲喊。登時一個號炮。飛上半天。便聽得全村中。吶喊如雷。金鼓齊鳴。早有一片刀光棍影。從各隘口。隱隱躍躍。衆教徒本悉烏合。又是因龍洪勾引。私出劫掠。一時間。不得主意。竟都怔住。龍天培頗頗機警。當時只喊得一聲。且慢動手。那不知死活的火判官。早已一聲怪叫。火集集便奔于益。斧光搖處。就是一個餓虎撲食勢。于益拔刀迎戰之間。那火判官一柄斧。早已颼颼勢如風雨。那一路馬前搶。開門炮。倒也鬧得烟塵抖亂。于益冷笑。略一沉吟。已得主意。便丟開渾身解數。一柄刀上下翻飛。躡高聳下。須臾舞到酣暢處。只是一團白光。人影都無。曜得衆教徒眼花撩亂。但見洪大頭。時被白光裹得。

東磕西撞。那龍天培見勢不妙。正要硬着頭皮。去提鑊助戰。忽的嗤然一聲。那白光射到面前。天培目光一眩之間。忽覺左耳根痛徹心苗。急忙一摸。業已去了一支耳朶。衆教徒大喊不好。正要崩退。只見那白光就地一滾。疾如閃電。洪大頭一聲慘叫。突見有兩件物兒。飛上半空。拍達聲同落於地。却是鋼斧。並半截血淋淋的胳膊。天培大驚。一擺鑊。就要率衆逃命。說時遲。那時快。便見白光一斂。于益橫刀攔住去路。却笑道。你等慢去。話須講明。今日此舉。倒是誰的起意。天培忙道。便是洪洪大頭。約俺們來的。于益笑道。這就是了。龍兄不必害怕。咱們還是好鄉里。以後如有勾引教友胡鬧的。還望龍兄傳語。拿洪大頭作個榜樣便了。說着一整面容。殺氣森森。由地下拖過個半死的洪大頭。刀光起處。只聽噗味一聲。几後衆少年。和聲大喊。天培大驚。正是。

誅惡不辭刃飛白。保村方免血流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整團規結怨無賴子 走深山移寓見娘村

且說于益一刀剝去洪大頭身首異處。那顆圓彪彪的肥腦袋。早滾向數步之外。這也是火判官。一生殺掠放火之報。當時天培並衆教徒。都驚得作聲不得。便見于益提起首級。命手下少年。掛在村頭樹枝上。目光一瞬。威凜凜。蹀向教徒等。衆教徒大驚。方要亂躡。于益却笑道。諸位聽真。俺村人合貴教中。無怨無仇。這都是洪某一段之過。但是貴教中。若放不過敵村。儘管再來。俺于某靜候廝殺。決不含糊。天培忙道。于爺息怒。您的神威。俺等都已曉得。咧。于益大笑道。如此。俺還當盡主客之誼。說罷。橫刀長揖。便請衆人。來用茶酒。但是洪大頭。死蝦蟆似的尸身。橫在地下。衆人恨不得插個翅兒。早飛將

去。如何還敢擾人茶酒。於是亂嘈嘈謝一聲。爭先恐後的回頭便跑。這一陣挨肩簇背。倒招得于益哈哈大笑。便命少年等。掩埋了洪大頭的尸身。卽行回村。這一來。于益威名。登時大播。王樹風。從先大鬧苗疆時。本是遇春于益等手下的敗將。當時問知此事。吃驚道。這個太歲。（指于益）只求他不來干預咱們。便是萬幸。如何過去撥撩他。於是痛飭教徒。不可向騰蛟村去踏脚。但是騰蛟村左近村落。不多日子。已被教徒等。分隊肆擾。殺掠燒劫。無所不至。每當入夜。遠近裏火光騰蹕。並男女哭聲遍野。真是驚心動魄。嚇得個鄭氏。整日價小九兒一般。巴不得的。頃刻移家。他那般子老牛似的搆勁兒。竟給嚇掉咧。那知鄭氏越心急。越一時不能移家。因王樹風既據重慶。復分隊徇下左近各縣。連脅帶裹。教徒們越來越多。以致土匪蜂起。騰蛟村。又是富庶村落。父老一想。若于楊兩家。移得家去。直然的沒有拄心骨咧。於是大

家集合了。堅意挽留。請保全村。于益道。諸位還不曉得。俺的移居。不過送家小等。入山避亂。至於俺。仍當居村。一來捍衛桑梓。二來不廢農業。俟俺入山安置畢。俺還想操辦團練。爲本村久安之計哩。衆父老道。既如此。何妨暫緩移家。將團練稍辦出些具體。再去。咱本村也稍有所恃了。于益聽了。也覺有理。便登時挨戶招集少年。置備器械。定規法。明紀律。不消幾日。業已湊集了二百多人。于益便分爲左右二隊。從中拔兩人爲隊長。按日訓練。都以軍法部署。左隊長。姓丁名悅。是個考老的武童。右隊長。名叫苟由仁。此人生得麻面黃鬚。翻眼撩睛。行步搭拉頭。少年時。狠不安分。後來無以爲生。在本城捕班中當狗腿。混過些時。因倚勢詐人錢財。被捕總攆掉。他回家。沒事作。便交了左近許多無賴。攪鬧村坊。每逢廟會。或墟集。由仁等便打扮的奇形怪狀。或抹個三花臉兒。或戴朵紙花兒。扭扭跳跳的。唱起秧歌。硬合各攤案上要

錢。人家不給他。不但破口穢罵。還登時用小刀自劊面目。長血直流。歸根兒得錢方罷。一日又在墟集上胡鬧。正在地下撒潑打滾。忽覺膀骨上來了一拐棍子。由仁合眼。喚道。好麼。你這廝動手打俺。就好說咧。今天老爺們合你小子幹上咧。乖乖的給俺兩串老錢。少個錢邊兒。你看俺可饒你。睜眼一望。却是本村韓長者。由仁羞得紅着臉。跼起來。道。您老趕集來啦。俺今天頗有酒錢。咱爺兒倆。鬧一壺吧。原來這韓長者。是由仁的老表親。由仁沒落子了。便去乞貸。所以見了韓長者。十分恭謹。當時韓長者微笑點頭。兩人廝趁到一處飯攤上坐定。由仁真個的從兜肚內掏出一大把錢來。遞給飯夥。亂喊着要酒要菜。韓長者也不攔阻。只向飯夥略使眼色。少時兩人吃過兩杯。韓長者道。由仁。你莫怪我說。憑你這長大漢子。怎的也能以想法兒生活。如今你幹這營生。不覺削臉面麼。由仁赧然道。不瞞您老說。俺從小兒。放宕壞咧。以

致如今落了個四不相的樣兒。俺就是跑山營生。還將就的。左近山中。曲曲彎彎。蛤蛤刺刺的所在。俺都透熟。所以前兩年。俺曾在青螺峪一帶打獵。便是那許多的崎嶇祕道。俺沒有不到過的。因此頗頗得利。說着自己清脆脆。一個耳光。道。沒出息的東西。不想俺後來發瘋似的一陣賭。連鳥鎗火藥本兒。都輸得精光。如今只得跳醜臉兒。求飽肚皮。這就叫沒法兒哩。韓長者笑道。俟俺給你些貲本。你還去打獵。不强如幹這個麼。由仁喜道。如此敢自好。須臾酒罷。那飯夥仍將那把錢。遞與由仁。道。韓先生已經命俺記了賬咧。請你收回這錢吧。不然少時一轉彎。你來尋賬。俺如何當得起。由仁万在乾笑。韓長者已從容自去。過了兩天。韓長者果然把給由仁貲本。從此由仁入山業獵。不消說。山中道經。越法熟稔。但是他打獵得貲。依然隨手亂用。于益因見他身手伶俐。所以拔爲右隊長。按日價領隊操練。堪堪個把月。于益見所

辦團練。粗粗具體。正想移家入山。不想苟由仁。惡性發作。鬧出一件事來。原來苟由仁。從先在捕班中當狗腿時。未免合羣盜鼠竊。有番交接。或連個手兒。坐地分肥。後來還時時往來。這當兒。教亂既起。地面大亂。於是羣盜等大得機會。每夜價四出恣擾。一夜由仁持械夜巡。却遇着一夥土盜。其中有兩人。識得由仁。從此一答話。土盜道。如今苟爺高發咧。想定得意吧。由仁道。得咧。白白効勞。沒得甚麼錢鈔。還不如你們寫意哩。土盜笑道。苟爺高興。瞧個冷子。跟俺們去發點外財不好麼。這當兒。亂糟糟。你們團總（指于益）那裏查落去呀。又一盜道。便是查落着。也不算甚大事。俗語云。團練團練。狐搭狗幹。你們團總。又沒帥印。又沒大令。難道他敢把誰怎麼樣不成。由仁聽了。甚是有理。又搭着。近日手頭窘。於是攬入夥兒。竟去行劫。俗語說得好。吃慣嘴。跑慣腿。由仁既嘗了甜頭兒。如何還肯收腳。於是時時合人去劫。却幸得

不會露馬脚。也是合當有事。一日由仁吃得半醉。因件狗屁不值的事。竟拿出隊長架子。將本隊團丁。名叫傅遂的。暴打一頓。于益知得咧。問其所以。由仁便道。這傅遂。不該在操練整隊時。偷瞅人家看熱鬧的娘兒。原來由仁。新近所得規費不少。便搭上了個鄰村的宕婦。正打得火一般熱。這日那宕婦。打扮得浪模浪樣。來瞧熱鬧。却被傅遂。瞞了兩眼。所以由仁。醋勁發作。假公濟私的大抖威風。當時傅遂暗恨道。你這厮。不斷的去合那老婆。那麼着。却瞞人家這麼着。等俺在筋節兒上。糾人去細個對兒。先送給團總再說。主意既定。便暗暗留神。有一夜二鼓來天。傅遂方在鄰村路口上。暗中伏窺。果見苟由仁。于于而來。到得村頭。却一逕的直趨斜徑。傅遂暗詫道。怪呀。這條斜路。是赴破窰的一股小道。他半夜裏。向那裏去作甚。於是悄悄跟去。須臾行抵破窰。只見苟由仁。忽地駐足。輕輕拍掌。便聞窰內有人道。苟大哥來了麼。

咱們便拉出去吧。(謂行劫也)說罷。從窰內跳出四五個壯漢。火燎一舉。傳遂趕忙伏在深草中。便見苟由仁。提刀指揮道。今夜便向北村裏走走吧。少時。還在此聚齊兒。於是大家呼嘯一聲。火襍襍直奔北村。這裏傳遂更有個老主意。便伏定不動。待了一個更次。果見由仁率衆人轉來。大家提包負篋。興匆匆直入窰內。原來這座破窰。荒廢多年。四面深草沒膝。只有孤身流丐等。時來居住。當時傳遂欲覘究竟。便悄悄踰到窰門口。向下一張。只見裏面火把明亮。四五壯漢。正擁定由仁。在裏面分贓爭兢。一個個橫眉溜眼。彼此間就要廝打。地上是衣飾財物。分作數堆。由仁道。咱們幹着營生。義氣爲先。別只管吵窩子架。(狗盜猶知作此語。而今之自命救世英雄者。乃專吵窩子架者。則又何也)於是指揮分配。衆皆無辭。由仁自取一份兒。裏包停當。便交與窰中老丐道。此物暫寄頓在此。等俺消停時再取。因又笑道。今天

咱們雖然利市。但俺有些不高興。羣盜笑道。您也算罷了。的人家那小娘兒。細皮白肉的。教你乾臊了一陣脾。還待怎樣呢。咱們幹這個。就是這檔子事。上。須留陰功哩。說着。各包贓物。紛紛點起。傅遂趕忙閃入深草之間。由仁已率衆出窰。當卽各散。於是傅遂暫轉。連夜價報知于益。于益且驚且怒。次日絕早。便傳命全隊合操。那片操場。就在村社廟前。廣場上。當時本村父老。首事人等。陸續到場。左右隊擺列整齊。十分威武。候了半晌。却不見于益到來。那由仁正得意揚揚的。在隊前往來徐步。忽然顏色暴變。呆若木鷄。父老等驚望去。却見于益面色上。厚堆嚴霜。大踏步直入場來。背後兩健僕。抱刀跟隨。一個手拾大綉包裹。那一個却揪着一名老丐。只嚇得抖衣而戰。原來于益趁空兒穩住。由仁早已馳往破窰。人贓俱獲。咧當時衆父老。摸頭不着。不由都迎上問故。于益道。諸公勿喧。少時自知。於是逕就公座。拍案喝道。帶荷

由仁。這一聲不打緊。只見苟由仁賊眉鼠眼。就要跑掉。逡巡之間。早被執法團丁。一把拖來。於是于益喚過報告證人傅遂。命他一述所以。父老等聽了。正在相顧失色。却見由仁。氣撲撲的大叫道。您莫聽傅某一面之辭。這是挾嫌誣陷俺。于益喝道。現不但傅遂是證人。還有丐人。親手收你寄頓的贓物。你如何廝賴得。田仁叫道。您好糊塗。他們是串通誣陷俺。于益怒道。你這廝好張利口。由仁也憤然道。便是俺認了行劫。你須不是官府。又把俺怎麼樣呢。于益大怒道。你既在俺團下。俺就能接規法從事。團丁出劫。你自問可有腦袋。說罷。喝命縛了由仁。那執法團丁。是個黑黢黢的渾楞兒。平日價見由仁大模大樣。正氣的他鼓鼓的。於是不容分說。亮出明晃晃大斫刀。闖上前去。撲喳聲。揪住由仁辮髮。就要推出。於是衆父老一齊進勸。于益不聽。只管連聲喝斬。並慨然道。法之所在。如何廢得。使法可廢。咱這團練。也就不必辦。

咧。正在不可開交的當兒。却見一白髮老婆婆。號哭而入。百忙中。向于益等只顧磕頭。大家一望。却是由仁的老娘朱婆子。父老趁勢道。由仁以團丁反去行規。在法當斬。但是他有老娘。也自可憐。請團總貸他一死。盡量施責。以伸規法如何說罷。向于益一齊長揖。于益一望。許多花白鬚的長輩兒。又搭着朱婆子。只是哭拜。俗語云。鄉官難作。就在此等處。當時于益略一含糊。不打緊。不想後來。被由仁螫了大大的一鉤子。古人云。蜂蠆有毒。真真不錯哩。當時于益難却衆情。只得喝命拖翻由仁。就當場棍責一頓。只打得皮開肉綻。血流滿地。然後喝命攆出團去。登時除名。那老丐不消說挨了頓打。立時逐出。于益因此事。未免又耽擱些日。重伸團規。再選左隊長。及至諸事就緒。方保護了李氏等一班人。徐行赴山。那青螺峪山徑崎嶇。好不難走。虧得山中人。有業兜抬的。盤旋窄徑。馳走如飛。先由褚誠進山去。僱好山兜。並挑夫

等在峪口相候。不多時。李氏等竹輿都到。紛紛下來。大家一看那山口形勢。好不躊躇。只見崢嶸峭壁。趁着一綫的曲屈鳥道。那山口兒。高懸半空。草樹蒙翳。乍望去。就似乎沒有路徑。若芬合安姑。都見過高山大川的。還不覺怎的。惟有鄭氏合施娘子。望見山勢。甚是駭然。這時衆挑夫。業已接挑了行裝。由窄逕中。盤旋而上。一行山兜兒。也便擺列開。大家正要紛紛乘坐。只見鄭氏噪道。我的佛爺桌子。這險門子的事。俺可不去咧。山兜兒偷一滑脚。俺真成了鷄蛋滾山哩。俺與其捧煞在這裏。還不如嚇煞在家裏哩。說罷。眼張失落。甚是着急。于益笑道。人家怎麼坐山兜來。不打緊的。你老人家。若害怕。便坐了末一乘山兜。俺緊跟在後。再者還有一法。你老坐上去。只給他雙眼一合。就當是坐坑頭兒。說話之間。李氏等都上山兜。三個小姊妹。排在中間。果然只賸末後一乘。可巧兩個兜夫。也會湊趣。一個是骨瘦如柴。一個是面黃

肌縐淹淹搭搭。好似兩天沒吃飯一般。鄭氏一望。越法惴惴。正在進退維谷。一眼望着李媽媽。便道。李媽媽呀。你攙扶俺上山吧。俺可坐不慣這浪兜子。李媽媽笑道。二老太太。只怎的胆小。俺一來須照看娘娘們。（指若芬等。）二來你老那脚。比不得俺們。走不到半里路。管保就起大泡咧。再者。草地裏。還有一種線繩長虫。專以纏人腿腕子。您老還是坐兜兒吧。鄭氏聽了。沒法兒。只得上兜。果然一如千益的話。雙眼緊合。便聽得兜夫。一面上肩。一面嘟噥道。合該咱們晦氣。單賸個分量重的。恰恰掄到咱肩膀上咧。喂。老三。吶。鼓鼓肚子。迸迸腿。給他個使勁子幹。吶。（絕倒。）說罷。直追前隊。鄭氏聽了。甚是長氣。却緊合雙眸。不敢哼一聲兒。不想因害怕之故。心旣揪縮作一堆。不由誠中形外。累及肢體。當時鄭氏。猴在上面。縮作一團。雖不像個團毬兒。也就未免搖晃顛播。剛走得里把地。前面兜夫喊道。您老快縮縮腳尖子。只管戳人。

腔溝。可受得哩。不多時。後面兜夫又喊道。您老別只官歪屁股。偏重了。俺山
肩頭。是來不及的。噪得個鄭氏。紋絲兒不敢動。百忙中。又不敢睜眼。于益隨
後。只暗笑得肚痛。却一面催兜夫道。快走快走。鄭氏耳中。但聽得風聲樹
聲。並左右裏鳴泉奔澗。汨汨怪響。直然如駕雲一般。不由心頭小鹿。砰砰亂
撞。起先時。走數步。一呼于益。自壯胆兒。末後。于益故意不應。鄭氏以爲是于
益落後。失掉保護人。便越法怕將起來。但是雙眼閉久。十分難受。正這當兒。
忽聽兜夫相呼道。歪刺個歪。鄭氏正在怙懣。却聞得腳底下。水聲如雷。于益
忽喚道。二嬖嬖坐穩。鄭氏欲待高應。却苦於作聲不得。心下一着忙。不由
雙目陡張。這一來。不打緊。但見一條窄逕。草深苔滑。左臨深澗。奔濤箭駛。簡
直的沒底兒。左也是峭壁千尋。仰不見天。偏偏前面。是個臃腫肘樣的拐彎。
兒。兜夫一足業已踏向彎路。說時遲。那時快。後面兜夫。一喊小心。格支一聲。

那兜兒已懸空際。（險絕。能令讀者心悸目眩。股栗不可止。）鄭氏只微嘶一聲。後面兜夫已一躍而過。恰好轉過灣。是一方丈大小稍平之地。鄭氏方從新合眼。顛三倒四的亂念龍天菩薩。兩兜夫不容分說。拍的聲。將兜兒墩在地。一抹額汗道。你老人家。這不是誠心攪麼。俺怎麼說來。不叫你歪屁股。等着俺過。你偏趁俺使巧勁的當兒。不說是緊湊些。接接人氣力。倒將個屁股歪來歪去。俺一面照着您屁股。一面還須使巧勁。偷一下弄差了。不幹了。桿麼。（絕倒。）老實說。這踏賣買。俺不奏咧。說着一抱肩。蹲在地下。虧得于益連笑帶勸。允給他們多加酒錢。又向鄭氏笑道。你老只看前面山兜。怎麼平穩穩的走呢。放開了心。自然身穩咧。於是兜夫。撇着嘴。從新上路。鄭氏這次。索性的一切不慮。只當進山景兒。這一來。好不自在。但見奇峯怪石。空翠暗嵐。一層層畫兒似迎將來。遙望前面。一行人蠕蠕如蟻。出沒於山光樹影。

之中。須臾越走越幽秀。早遙見一片山莊。烟樹霏微。一陣陣鷄鳴犬吠。儼似雲端飄落。（不減一幅桃源圖。作者屬稿時。正當畿輔用兵。郡邑糜爛。世安得有此境以庇吾民乎。歎歎。）便是青螺峪山環腹地。那片山莊。名爲見娘村。相傳明末時。有一直北孝子。遭世亂。其母被擄。時孝子年方十餘歲。仰天大痛。矢志尋親。躡足間關。歷時三十餘年。足跡幾遍天下。經許多的兵戈虎狼的危險。後來却在重慶地面。獲遇其母。於是孝子奉母。偕隱此村。土人欽慕其行。因以名村。當時鄭氏高瞻遠矚。心神舒暢。又見道路漸次平坦。一處處山田高下。青葱如畫。不由喜得指手畫腳。東張西望。將顆頭搖得播浪鼓兒一般。又一面吱喳道。這片所在。好種黍。那片所在。好種稻。累得個兩兜夫。通沒好氣。賭氣子脚下加勁。飛也似轉抄向李氏前面。李氏娘子。忽見鄭氏小纂影兒。由兜旁刷過。因笑道。嬌嬌仔細。忙甚麼呀。一言未盡。鄭氏前面兜

夫。脚下一蹶。撲味聲。爬在地下。鄭氏順勢一溜。早跌在兜夫背上。偏巧那兜夫。脊骨稜稜。只墊得鄭氏亂喊道。你背上有甚麼物件呀。墊人這麼一下子。於是衆皆失笑。趕忙都停昇稍息。由于益扶起鄭氏。一望見娘村。還只有半里來路。那褚誠。早跑去張羅一切。村頭上。早集攏了許多男女。遙遙觀望。于益道。咱們步行去吧。也舒舒血脉。省得二嬋嬋封了筋骨。於是當頭引路。李媽媽扶了李氏。跟在後面。施娘子一抖機伶。來扶鄭氏。若芬妥姑一見。也連忙趨上。慌得鄭氏亂嚷道。可了不得。你們這三個。一搨搨脚兒。自家走路。還怕不牢穩。再來扶我。不累煞你們麼。說着一揚大脚道。不瞞你們說。俺就知到山中。須跑山道兒。所以俺臨行之前。脚也洗咧。鷄眼也挑咧。便是那個裏高底兒。俺也去掉咧。如今鞋子裏面。哥兒五個。（謂脚指也。非鄭氏不能作此奇語。一笑。）好不舒服。因瞅妥姑道。就是這媳婦搨性。臨行頭天晚上。他

公公洗罷脚。出去咧。俺看盆內碧清滾熱的水兒。那般叫他趁勢也洗洗脚。剪剪指甲。他只是不（句）正說得高興。只見衆昇夫都愣着聽。若芬妥姑都笑着轉過臉。鄭氏正在莫名其妙。只見施娘子通紅的臉兒。撮了鄭氏便走。道你老人家如何當着許多昇夫。儘管講究脚呢。鄭氏笑道不是的呀。你們年輕人兒不曉得。脚要少時受了病。到老來是受罪的。施娘子忙道快別說咧。你看人家都進村咧。正說着。後面昇夫也跟來。於是一行人直奔村口。這時村中男女望見兩個老太太。領着仙女似的三個媳婦。不由都眉歡眼笑。交頭接耳。早有李媽媽約定的熟識鄰佑婆兒。迎將上來。大家相見。李氏娘子只略爲客氣致謝。早已慌得大家亂吵道。只要您不嫌簡慢。就得咧。於是擁定李氏等。一直進村。李氏娘子隨路留神。只見村墟幽靜。處處是碎石短牆。白板雙扉。山鳥亂啼。雜花生樹。約略有百數十戶人家。真有黃髮垂

髻。並怡然自樂之致。須臾。暫近李媽媽院門。果然屋宇寬大。就是破落些兒。當有褚誠引一行人。進內安置。這裏于益一面打發兒夫。一而進院。就前後一看。甚是中意。當日李媽媽忙碌得褲子要掉。晚飯後。大家奔馳疲倦。即便各自安歇。次日。于益方想去會會村中父老。再爲轉去。恰好父老三。四輩。前來過訪。于益深致請加照拂之意。父老笑道。俺們雖居山中。當年令祖太公合楊秀才先生。那樣的行惠鄉里。俺們都是久仰的。今于兄合楊宅移居此間。俺們倒是叨庇德人宇下了。于益聽了。連連謙謝。大家便亂問起教亂情形。于益略略述說。大家驚道。原來這教亂根兒。這麼個情形。竟要鬧翻三兩省。想作皇帝。這不是反了麼。可笑俺山中。一些不曉得。前些日子。還鬧吃村社。大家都喝得醉猫一般。（桃源佳境。寫來神往。作者恨不置身其中也。）後來方聞得甚麼欽差。在府城中。因嫖婊子。不知怎的被婊子割得頭去。又

聽說那嫖子兇得緊。他還有個叉桿兒（指王樹風）越法兇實。連知府老官都捉來咧（確是山中人述新聞）。於是于益又一說府城情形。大家更爲駭然。一人便道。咱這裏只消封住峪口。他就有百萬神兵。也不怕他。一個父老躊躇道。咱這峪後面岫巒坡。雖然難走。也是條道徑。（爲下文苟由仁引賊伏線）一人笑道。那條道。不但毒蛇惡草。沒法去走。還須鑽過兩個山窟窿。除非有穿山甲的能爲。方走得。再者那條道。除非咱們老古董樣的人。還曉得。便是咱村中少年們。大概都不知。山外人。益發不消說咧。于益聽了。也沒在意。當日合父老等。就村前後瞻眺一番。只見峯巒環抱。甚是嚴密。於是放下心來。即便入內。見過李氏等。就要暫回騰蛟村。李氏道。俺家兩院。左右是于老姪合他二叔（指烏鎗）照應。今也不必多囑咧。于益聽了。方要拔脚。鄭氏却噪道。于老姪呀。你記着。俺那東糧房裏。還有半缸米。須要晾晾。

免生虫兒。後房內還有散菝葉兒。須細成把子。省得乾潑撒了。再者俺住房前的醬缸咧。鹹菜缸咧。下雨時。切須蓋上。不然會生長尾巴蛆的。鄭氏一面噪。于益這裏一面屈指道。這是四樣咧。你老人家索性都分咐了吧。鄭氏笑道。還有一樣。你告訴你二叔。別整天價灌黃湯子。裏裏外外。都須着個眼兒。于益道。噫。這是五樣咧。這時。安姑進來遞茶。忍笑道。娘不須分咐咧。于益儘能料理。不想鄭氏見了安姑。若有所觸。便拍手向于益道。真個的哩。還有一樣兒。俺那後房東間裏。有個花花紙糊的藤叵羅。你認清了。蓋兒上有紅蝠的。便是。裏面是俺合媳婦換下來的。(句)安姑忙道。娘用茶吧。(絕倒)鄭氏都不理會。便道。換下來的鞋子。像俺。(句)還怕甚麼呢。因有媳婦的鞋脚。倘被人抖擻出來。不覺着怪。不仿佛的麼。你叫你二叔。將那叵羅藏嚴實兒些兒。安姑聽至此。回頭便走。李氏笑得只抹眼睛。便道。就是吧。我的老

太太一聲未盡。只見于益悄悄的放開五指。亂搖道。惟有這一樣兒。俺可不管咧。大家聽了。不由鬨然大笑。李媽媽價道。左右隔幾天。俺就到宅裏去望望。您有甚麼事。不會分咐俺麼。鄭氏道。對呀。那麼你去時。大老太太（指李氏）宅中。冷清清的。也不值的起火燎灶。你就到俺坑上去睡吧。反正都是老東舊夥的。遇見這種荒亂年頭兒。只要多個人着眼就好。甚麼避諱不避。呀。再者他二叔（指烏鎗）也是老實人。（愈轉愈妙）一句話。不打緊。竟羞的個李媽媽。臉兒通紅。扭頭便走。於是于益含笑趨出。又分咐褚誠數語。便直奔騰蛟村而來。正是。

山中歲月何瀟洒
世上風波幾變遷。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四下

玉田 趙絨章著

第九回

浣花溪新撫訪賢

北京城國安混迹

上回書交代到于益回村。偕同楊烏鎗。照料農事。並各宅的家事。隔兩月。卽行入山一趨。接濟糧米。並一面作書。煩使人去報知。遇春。滕蒙等。一切瑣事。按下慢表。如今且說鄂川陝三省。教亂既起。一時間攻城掠縣。烽火連天。萬民塗炭。再加着羣盜遊民。越聚越多。三省大吏。雖調兵勦捕。無奈素弛兵調。統帥非材。有的逍遙河上。惟事觀望。有的還借賊自重。亂費帑餉。賊走一步。兵送一步。實在擠到臉子上。便彼此打一仗。幸而捉幾個被脅的良民。便張大其辭。冒功請獎。不說是斃賊無算。便說是某渠魁就擒。因此鬧的賊遍三省。也就兵遍三省。俗語說的好。賊過如篋。兵過如鬣。當時百姓流離死亡之

慘也就可想而知。其時三省之亂。比較起來。陝西略好些。因高天德不尙邪法。又能禁部下恣意淫殺。所到之處。止於搜括金貲糧餉。遇着官吏士紳。還不十分仇視。惟有川鄂兩省。鬧得最兇。王三槐極其慘酷。仇視官民。田紅英冷天祿等。是慘酷之外。加以縱淫。因此部下效尤。兇鋒所至。大肆擄掠。一時的金閨弱質。並小家碧玉。也不知揉搓煞多少。其時川督阿弋色。亂起不久。看事不妙。便忙忙打點重賂。送給和坤。登時他調而去。繼任的也是庸吏。陝撫某人。因天德亂起。措置乖方。也便另易新撫。惟有湖北田制軍。雖然冗闌無才。却因屬吏中。有兩個好幫手。一是首府宮槐。一是首縣湯無畏。所以紅英等雖兇。田制軍還能保住省城。敷衍一氣。原來田制軍。雖非將材。究竟是文學大名士。肚兒內多裝兩本書。兩支眼睛。便不致總糊着。及至亂起。也便識出宮湯兩人。是精幹賢員。所以破格委任。倚之辦賊。至於川中。還能

強勉支持之故。却因新撫初抵任時。正當王三槐分撥教衆。大掠兩川。銳氣方盛的當兒。王樹風既據重慶。使命憚三娘占守。自領悍賊三四萬人。奪得民船無算。竟自沿江焚掠。直犯成都。這個警聞報來。省垣大震。只嚇得新撫手足無措。沒法兒。只得召集僚屬。胡亂商議守禦之策。一面飛調各鎮兵。急速來援。正亂得沒入脚處。警聞報到。王樹風一路長驅。累下各縣。前鋒所指。堪堪就到觀音峽。原來這觀音峽。距成都不過百數十里之遙。當時新撫聞報。只急得搓手。這日在撫衙。又合僚屬們。會商抵禦之策。大家正在面面相覷。互推核桃車（俗謂猶疑不決）的當兒。只聽撫衙外。喧呼震天。新撫大驚。只當是有了變故。連忙命文武巡捕官。前去查看。須臾巡捕官來報道。好教大人得知。也不是賊衆。也不是民變。新撫頓足道。好羅索。到底是甚事呢。巡捕道。是一班商民。並夾着許多秀才人等。各執高香。口稱要見大人。有

所請求。現已屯聚在儀門之外咧。新撫聽了。甚是詫異。只得帶領巡捕。傳呼而出。剛到儀門。已望見來衆。不下數千人。果然都手執高香。燒得烟氣騰騰。並且每人手裏。一張稟狀。風兒一吹。飄飄亂颺。當頭却是一班秀才。並體面商人。一個個頂冠束帶。愁容滿面。大家望見新撫。和聲大喊道。大人要保全省垣無限生靈。端須破格重用劉清天哩。說罷。忽刺一聲。一齊跪倒。接着稟狀亂揚。香烟亂舉。這一來。新撫大駭。因他到任不久。那裏曉得這個黑老虎去。(官場中。謂候補人員不得意者。曰黑老虎。)當時新撫。沉吟一回。只得命人。接了稟狀。一面傳進士商四五人。細詢所以。於是大家歷陳劉清的異常政績。並後來賦閒之由。商人道。劉爺愛民。並能拿辦教匪。使當時劉爺。能行其志。焉有今日之亂。秀才道。唔呀。大人是要俯順民情的。今日商民等此舉。並非是尋常借寇。大人不信。但看川中婦孺。提起劉爺來。都呼爲劉青天。

要沒有善政善教。洽於民心。這青天兩字。是不會有的。新撫聽了。又將稟狀細閱一番。大概是歷陳劉清的異政。並請擢用辦賊之意。當時新撫委決不且。姑且命士商退出。靜候消息。便請進藩臬等。會商此事。正這當兒。恰好有幾位位望隆重的紳耆。也因此事。來見新撫。大家異口同音的力荐劉清。新撫道。既如此。俺便當扎委擢用。衆人道。刻下劉清屏居浣花溪畔。已年餘來。不會聽鼓。但飲酒讀書。倘佯自適。又慕嚴君平之爲人。只以賣卜自給。因他自卸任以來。爲日不久。便告了措貲長假。新撫躊躇道。這只好傳呼他來。見。令他具稟銷假。俺再委用吧。衆人唯唯。座中一個白髮鉅紳。却含笑不語。及至衆人告退。鉅紳獨留。因向新撫道。大人不欲保境則已。如欲保境。便請不拘官場儀例。降禮訪賢。以示異數。然後劉清可得而致。必能感激馳驅。不然。彼官情已淡。若只以俗吏遇之。竊恐劉清未必肯出。新撫道。老兄此話亦

有理。但（句）鉅紳笑道。大人屈已訪他。既得其用。自己又獲禮賢下士之名。仔細算來。是沒得虧吃的。新撫欣然道。如此事不宜遲。便請老兄陪俺去一過。何如。鉅紳應諾。這裏新撫方命傳呼輿馬。鉅紳笑道。浣花溪畔。却不宜擺設騶從輿馬哩。（絕倒。可謂花間喝道。松下鳴騶矣。）於是新撫失笑。便從新合鉅紳。都換上便衣。屏去從人。徒步出署。一逕的出得城來。便沿錦江東岸。迤邐行去。過得繁鬧船集之所。又行得五六里。遙見稻田彌望。風景清幽。一處處靜女提籃。兒童晒網。菱塘葦岸。青葱如畫。未到浣花溪。業已使人心曠神怡。原來這浣花溪。是成都著名勝地。便是當年杜老卜居之所。那片妙景。早被個詩聖寫絕。也就不必作者來點綴了。當時新撫正在徘徊欣賞野趣。鉅紳遙指道。您看那塔尖左一帶。烟樹霏微。一片村落。便是劉清寓居之所了。新撫一望。那塔高聳聳直入雲表。俯臨江流。因笑道。此塔倒也。

偉麗得狠。鉅紳道。此名迴瀾塔。是明時川撫余一龍所修。爲的是永鎮水患。後來張獻忠亂蜀。毀過此塔。即於塔中。拆出一面石碣。上有讖詞。道。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後來獻賊。果被我朝肅親王。一箭射煞。如今白教。聲勢猖獗。若不早爲撲滅。怕不像流寇似的麼。所以大人此行。不可緩哩。新撫聽了。連連點頭。兩人且行且語。須臾穿過一帶桑麻田。此曲徑逶迤。便通村落。恰好一聲牧笛。便聞對面疎林中。有兒童扣角作謔道。

南澗之水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短衣蔽體乃至飢。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餘音搖曳之間。却從林中。轉出個騎牛牧童兒。鉅紳便道。小哥。你是從村中來麼。是那個教給你這歌兒呀。牧童笑道。便是俺村中的劉青天。教給俺的。

他老人家。譏兒多的狠。可恨俺記不得許多。鉅紳道。劉青天在家中麼。牧童笑道。這等清和天氣。怕他不肯安坐在家哩。不是尋人吃酒。就是溪頭釣魚去咧。却是俺來時。他方摘下卜招牌。你要尋他。就須急急趕去。說罷。向新撫望了一眼。道。你這位老頭兒。也去尋劉青天問卜麼。憑您這方面大耳福。態福相。沒的須多出卦禮哩。說着。驅牛自去。於是鉅紳合新撫相視一笑。忙忙趲近村。直抵劉清寓所。只見草屋一區。竹樹蕭疎。門臨野塘。雙扉靜掩。有個老僕模樣的人。正坐在門外塘石上。織草鞋子。見鉅紳等到門。連忙趨進。道。您二位。來得不巧。要尋俺主人問卜。須候明天。俺主人方從三五鄰人閒遊去咧。這時新撫跑得滿頭大汗。不由微露不悅之色。鉅紳便道。咱且入內歇坐。候他一霎兒吧。於是由老僕導引。進得院內。只見藥欄花徑。楚楚有致。草堂三楹。十分爽塏。院有孤松一株。風籟謖謖。清蔭襲人。兩人進得草堂。隨便

落坐。只見素壁長几。除書劍酒具外。沒有他物。白木短榻上。却有一套北京榮寶齋印的袖珍縉紳爵秩全函。紅布面兒上。髮垢漬滿。看來是作枕頭用的。（卽此一物。便見高致清況。昔人諛俗宦案頭。有三樣顏色書。黃皮的是京報。紅皮的是縉紳。藍皮的是拜客號簿。惜劉青草堂中。少兩色書也。一笑。）那鉅紳。隨手開帙一看。却連本書都無。是一冊子南塘兵書。（明戚繼光號南塘。著有兵書。）並一長冊子日用賬。上面一條條。大半是欠的人家酒債。於是一笑置下。這時老僕已烹進茗。仍然將那織未成的草鞋子拾起來。鉅紳道。難道你主人還課你織鞋麼。老僕道。俺主人買卜。有時節。不敷用度。老奴便胡亂織鞋。添補日用。（是主是僕。僕如是。主賢可知矣。）兩人聽了。不由相顧稱歎。鉅紳便將來意一說。那老僕知是新撫降臨。却並不驚喜失措。只叩過頭。退立一旁。兩人坐候良久。頗有室邇人遠之歎。於是鉅紳分

咐老僕代傳新撫來訪之意。即便合新撫慢步而回。不想新撫方入衙署。又接得一樁警報。是某鎮營兵。因事譁變。竟已據地屯聚。瞰空兒想投教匪。偏偏此項兵卒。甚是精銳。起先本是羣盜投誠。在川中鎮懾地面。甚得其力。共有五營之衆。這時却因某總鎮。誤聽蜚語。疑惑此項兵。私通教匪。要乘機起事。頗有分調其衆。然後再拿辦首領之意。不料事機不密。被首領等知得。所以登時譁變起來。聚衆數千。據了某處的山寨。某總鎮使人去兜勦。倒被叛兵。殺了個落花流水。當時新撫得報。真是火上澆油。正沒作理會處。左右忽來報某鉅紳偕同劉清進見。原來當日劉清出遊。暫回。老僕一述新撫來訪之意。劉清沉吟一回。便趨謁某鉅紳道。劉清本是川中官吏。今撫憲有命。只消一紙扎委。便奴馳驅。不想因明公過譽。致撫憲枉駕。真令人惶悚無地。如今名分不嚴。所以叛變四起。劉清何人。敢逾名分。鉅紳道。足下高論。固是然。

非此不足見撫憲求賢之誠。如今亂事方亟。咱們便進謁撫憲吧。當時新撫聞報。登時接見。一見劉清。氣概言論。好不心折。因攢眉道。如今教匪大股。已抵觀音峽。偏此時。叛兵又起。倘兵匪勢合。越法可慮。惟今之計。只好煩老哥先去禦匪。俺一面再責成某總鎮。相機招撫叛兵。何如。劉清道。大人策畫。雖是。但恐某鎮。難撫叛兵。因彼此懷疑。勢難就範。若施勦除。則此項精銳健兒。又未免棄之可惜。今劉清不才。願假大人威德。馳一騎入叛卒之壘。收撫其衆。即將之以禦教匪。如此。或可兩得其用。新撫聽了。方在沉吟。鉅紳是深知劉清的。便道。劉君此計甚善。願大人勿疑。於是新撫大悅。立命劉清具稟。銷假。登時下了委扎。並加了撫院營務處的官銜。便要抽撥兵馬。隨劉清前去招撫。那知劉清一切不用。只弄了兩騎馬。携了老僕。匆匆而去。不題這裏新撫靜待好音。且說那班叛兵。共有數千人。其中渠魁。一個叫王文豹。生得身

長力大。弓馬嫻熟。久於行伍。便是廣元縣人。爲人豪直不屈。一個叫何通武。也是個意氣男子。當時兩人率衆據住山寨。自殺敗某總鎮來勦之兵。越法意氣發舒。這日王何兩人正在山寨裏商議行止。忽聽寨外一陣喧笑。須臾一個頭目來稟道。今寨外卡卒捉住個瘋顛老兒。口稱是奉他主人之命。來投招撫檄文的。並命寨主等前去迎接。文豹方深詫異。那通武是個火燎性。登時跳起來。大叫道。這還了得。快將這瘋老兒捉進來。先剝他個七八段。然後再殺他主人。甚麼鳥官吏。便敢到此胡鬧。文豹道。慢着。這老兒想有來歷。也未可知。你可曾問他主人是那個麼。頭目道。他主人名叫劉清。就是從先作過咱廣元縣人。稱劉青天的哩。文豹大驚。因顧通武道。兄弟。你幾誤大事。這位劉青天。是川省第一好官。佛兒似的人。看待百姓。就如兒子。再不會虛詐不實。天可憐見。他來救咱們。咱不就撫。還待何時。難道咱真個當強盜麼。

何通武道。話雖如此說。也不可大意。咱且試試劉清。是否誠心來招。如非誠心。俺還是剝殺他。於是合文豹附耳數語。文豹點頭。便登時召集寨衆。吩咐一切。一面價喚進老僕。看過檄文。便命他回頭。去報劉清。這裏山寨中一聲令下。登時鼓角喧天。旗幟招展。一隊隊整起軍容。王何兩人。全身披掛。脇下佩刀。騎了兩匹高頭駿馬。領了數十兇悍頭目。一聲號炮。迎下山來。便滔滔價直赴頭卡。且說那老僕轉回報命。劉清一笑。主僕倆便策馬前進。未到頭卡。便聽得卡裏面鼓角怒號。老僕道。叛衆們雖接了檄文。主人此行還須仔細。劉清笑道。吾以誠心待人。不自今日爲始。叛衆雖兇悍。不足爲慮。正說着。已近頭卡。只見一聲吶喊。由裏面擁出一隊步卒。一個個橫眉怒目。各抱長刀。霍的一分。排作燕翼。中有兩騎並轡而出。一個便是王文豹。那一個却是何通武。這通武相貌獰惡。生得赤髮環眼。狀如夜叉。這當兒黃綃抹額。亂髮

四飛一聲咤叱。登時撥馬搶來。隨後文豹方拋鎧下馬。通武早由馬上向劉清聲喏道。來者敢是劉青天麼。恕俺何通武不能全禮。說罷。一抖轡頭。直抄向劉清背後。忽的嗆喂喂。拔出長刀。大呼道。殺呀。衆步卒一聲吶喊。那老僕大駭之間。却見何通武率領步卒。直奔前路。於是劉清大笑道。俺已戴將頭顱來咧。背後却沒得一人一騎哩。一言未盡。何通武業已率衆趲轉。於是王文豹趨上。恭敬敬向劉清聲喏畢。便親自帶住嚼環。一時間。人馬如飛。直赴山寨。劉清一路留神。只見由頭卡直到寨門。兵衆森列。劍戟夾道。望見劉清。都作出磨拳擦掌的樣兒。劉清都不理他。須臾進得寨門。向左右一望。越法的兵仗森嚴。當時劉清下馬。直入廠廳。王何兩人叩見畢。劉清便宣諭新撫招撫之意。談吐間聲若洪鐘。廳內外健兒聳聽。無不相顧動目。那文豹方致詞道。俺等冒死叛變。原非得已。今天幸青天見臨。俺們卽當束手歸命。倘負

青天恩意。有如皦（句）一言未盡。只見何通武跳起來道。王兄快別掉句子。今咱們大家的爸爸來咧。快些磕頭。跟他老人家去。就是咧。說罷。撲翻身。納頭便拜。這一來。不打緊。只見廳內外的人。登時都矮了半截兒。於是劉清哈哈大笑。却拍案大呼道。快些將飯來。俺來的路忙。肚兒委實不作主。咧。文豹大悅。登時命人擺列酒飯。劉清更不客氣。便據案狼吞虎嚥的一陣。少時捫腹道。如今俺食困發作。還須睡一霎兒。於是大踏步。轉入後帳。竟自鼾睡如雷。直至旁晚方醒。這夜就宿在叛兵寨中。倒累得王何兩人。放心不下。給劉清坐了一夜的更。當時劉清招撫就緒。回見新撫。新撫大悅。立加劉清同知銜。便委他帶領此項兵馬。前去抵禦教匪。果然一戰大捷。退却匪衆百餘里。從此觀音峽。便設了重兵。卽命王何兩人。在此設防。那劉清却擢升知府。提兵防守省垣。因此之故。川中不至過於糜爛。轉眼間。過得三兩年。這

三省教匪越鬧越兇。朝廷雖屢換疆吏。屢派提兵大員。分頭勤辦。無奈當時文武。因和珅當國。積習相沿。都養成了冗闊萎靡的性質。一時間要挺頓兒。拔腰板。給國家担當這樣大事。如何來得及。所以和珅雖誅掉。一時間。殊乏人材。將個嘉慶皇上。鬧得睥食宵衣。不時的嚴旨屢下。切責疆吏。並下詔罪己。然而都不濟事。但聞得警報日至。只好在深宮燕坐之餘。時時長歎罷了。不想戡亂有時。妖運當終。便有賢相荐材。收拾亂局。你道所荐之材是那個。這不消作者來表白。看官諸公。自然曉得是本書中的主人翁楊遇春了。要述這段大關鍵的情節。先須轉筆。述那爲主復仇破家亡命的義僕梁國安。因爲作者。只有一張嘴。一支筆。說着這裏。就須撩下那裏。看官別忙。且待作者。慢慢述來。且說梁國安。自襄陽幸脫性命。直奔北京。一路上憂憤交縈。行抵中途。不由病了一場。及至北京。未免衣服籃縷。形容枯槁。便持了許爛腿。

的書信。去謁見他阿叔京營千總許某。當時許千總接見之下。看了書信。一望國安面黃肌瘦的樣兒。不由暗想道。俺姪兒好生胡鬧。你無端引個病夫來。怎麼安置呢。只得略詢國安數語。命在營中閒住。俟有機會再設法補入行伍。國安一肚皮本就鬱鬱。想起椎心的心事。往往無端的咬牙切齒。人家問他。他只有撫心長歎。有時節竟自放聲大哭。大家以爲他沾點瘋病。越法沒人去理他。不想爲日不久。國安接得爛腿之信。知小二業已殉主死掉。不由痛哭暈絕。良久方醒。從此又復一頭病倒。睡夢中只是亂喊亂罵。將個許千總厭惡得甚麼似的。沒奈何。將國安移入自己小寓中。打算着。俟他病好。給賞遣掉。那知國安病勢甚重。百忙中又轉了熱症。後來竟一息奄奄。形容如鬼。許千總見調理無效。正待命人抬國安出去。委之野外。只聽背後有人笑語道。俗語云。救人須救徹。這人好歹還有口氣兒。咱一百拜都拜咧。難道

還惜末後一搭撒麼（俗謂拜也）千總一望却是娘子謝氏。原來這謝氏却是北京住戶。他娘家住在後宰門左右。開一片古玩鋪。謝氏之父謝老板爲人和氣。又精於鑒別古玩。因此宮中太監等。都喜歡到他鋪中間坐談個天兒。其中有位張太監。名守信。本是河間儒家子弟。幼習詩書。因天闈入宮。此人秉心忠直。並識古今治亂大體。寄興所至。酷好文雅書畫。因此合謝老板甚是莫逆。兩個有時賞鑒起書畫來。真是越說越高興。有一日。謝老板書畫櫥中。藏有人家寄售的一册秘戲圖。的確是仇實甫的真跡。張監見了。怫然道。此種猥褻之畫。便是真跡。亦不足貴。謝老板曉得他的脾胃。便取出一件古賢畫像來給他看。張監大喜道。這件東西。且待俺帶進宮去。瞅空兒進於主上。也可以有裨治道。守信既是太監。而且是道學先生的樣兒。所以謝老板妻女等。並不迴避。其時謝氏。只有十餘歲。便拜那張監爲義父。後來張

監在宮中。地位日高。也便無暇來談天兒。但是兩家。歲時餽遺。還時時不絕。及至謝氏嫁到許千總處。仍然如在母家。歲時價通。問張監不絕。這也不在話下。但是許千總。初娶謝氏時。還是個京營正兵。多虧張監之力。只半年的光景。便擢升千總。許某感激之下。不消說。看待謝氏。如活菩薩一般。真是叫他向東。不敢向西。叫他攆狗。不敢攆鷄。咧。當時許千總。見娘子發話。忙陪笑道。還是娘子心慈悲。俺只怕他死在寓中。不吉利哩。謝氏道。不打緊的。他倘若好轉來。也未可知。於是仍命人抬國安入室。日加調理。也是國安病災當滿。從此便慚漸痊。愈起來。心下感激謝氏。自不消說。在寓沒事。未免也效些奔走之役。一日謝氏。整備了幾色時新菓品。命國安送與張監。國安略整衣履。便担起禮物。向張監外寓而來。你道是甚麼外寓。原來那時節。闊綽太監。都有外寓。爲瞅空兒。休息行樂之所。其中陳設豪華。園亭花木。寢室客廳。無

一不具。更奇的是一般的廣置姬妾。都是花朵似的人兒。終日價擦脂抹粉。品竹調絲。再就是攏袖而坐。專伺候主人來時。乾撚一陣。應個虛景兒。這姬妾們。大半是小家婦女。被太監出錢租得來的。因爲太監既肯出大錢。並且他行樂。是有名無實的。譬如擺一盤仙桃仙菓。給他看看。仍然是個個囫圇人。又何樂而不爲呢。但是其中。也有笑話兒。曾有兩個婦女。被租了一兩個月。回得家來。後來太監又來租。便是說出大天來。兩個婦女。却再也不肯去咧。女伴們。心下詫異。問其緣故。一婦女道。你不曉得。陪太監睡覺。苦頭兒。大得多哩。他雖沒那話兒。比有的還兇。有的呢。咱不過破些氣力。洩人家那股子勁兒。陪他睡覺。咱不放出些情態來。他不是意思。咱放出些情態來。咱就吃了大苦頭咧。女伴笑道。爲何呢。那婦女唾道。你想罷。他那股子勁兒。發作沒處發洩。他可肯饒人哩。將人顛聳得昏頭搭腦。外掛着抓咬啃打。無所不

止還有一件。將人引逗得一團火。沒結果。眼兒這還不是老大苦頭麼。那一婦女却笑道。俺不去的緣故。倒不因此。因俺那主人。下作不堪。他雖沒那話兒。却想法兒用別的替代。說着紅了臉兒。女伴促問良久。那婦女却笑着。一伸舌兒。當時太監們積習如此。所以張監雖賢。也未能免俗。且說梁國安。一逕的蹺到張監外寓。只聽跨所花園內。人語喧譁。並有人噪道。這一下子。可幹咧。快別驚他。由他樹上鬧去。且命人去尋耍猴的人。或可捉下來。正這當兒。恰好應門僕人。蹺出國安。一說來意。僕人笑道。既是俺主人。乾女處。打發來的。不是外人。如今俺主人。現在園中。你便跟俺來見見吧。說罷。引國安便奔園內。國安一路留神。只見園內亭榭參差。花樹翳如。五間的倒坐兒大廳。迴廊曲折。直接假山。假山後。却有一座三層高樓。樓前一株老槐。聳幹直上。枝葉兒拂及樓檐。這時。却有幾個園丁僕役。都聚攏在樹下。仰面亂噪。其中

一人。禿頭長袍。氣象闊綽。仰着臉兒。連連頓足道。你們這班猴兒崽子。管幹麼的呀。怎猴子跳掉。都不曉得。國安放下禮担。抬頭望去。果見老槐頂枝上。蹲着個帶銅索的墨猴兒。只有半尺來長。甚是可愛。正用爪遮額。俯視衆人。作出得意神氣。不想樹葉晃動之間。樹下一僕。猛指道。在這裏了。這一來。墨猴一驚。颼一聲。躡上樓檐。一連幾迸。便如獸頭似的。蹲在樓頂上。那禿頭人。越法罵道。王八蛋們。還不快取棗兒去。逗下他來。正這當兒。只見那墨猴身形一晃。衆人大驚。正是。

不是猿公恣跳擲。何緣身手顯英雄。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捉墨猴英雄顯身手 投奸鬧教匪逞機謀

且說衆人見那猴兒。身形一晃。只認是又迸向他處。且喜他不曾動。大家正

要去取棗兒。這時應門僕人已向禿頭人回過話。帶領國安來請安。原來那禿頭人就是張太監。那個墨猴兒最是他心愛之物。因那猴兒十分靈警。專會研墨。張監雖不善書。却好臨池。每日需墨。便叫猴兒去研。以資笑樂。當時張監不暇合國安說話。望見担盒內有馬牙大棗兒。便道：你送此物來。却正用得着。便命人抓了一大把。亂拋上去。不想衆人氣力小。並且手下沒準兒。一把棗子。只有三兩枚。拋到樓檐。氣得張監只管搔禿腦袋。國安不由笑道：待小人拋幾枚看看。說着。從地下拾起掉落的棗兒。兩指捻定。手腕一挺。衆人喝聲好。只見那棗兒正打入猴兒懷中。那猴兒拈來便吃。一連三四個。棗倒招得張監也笑起來。便道：你這手法雖然妙。但這般餵他。他越法不下來。咧。國安道：且待小人上去捉他下來吧。張監喜道：你有這手法。好極咧。却是這麼高的樓。怎麼上去呢。國安道：小人自有道理。說着。向猴子端相一回。便

道。不知這猴兒。可有甚麼心愛的物事。便有個快嘴僕人道。他就是好研墨。國安笑道。如此。快取墨硯。合水盂來。衆人應聲取到。却不曉得國安怎的施爲。便是張監。望着數丈的高樓。也未免心下怙懣。但見國安。取禮担中鋪的紅紙。塞緊水盂口。連墨硯。一併揣入懷中。略爲扎拽長衫兒。脫去鞋子。光着襪頭兒。從容趲近入槐。雙脚略頓。早已猴兒似抱向樹身。然後咪咪。一氣兒手移足隨。不消半盞茶時。早已由豎幹。趁到橫柯上。微風動處。人柯亂晃。這時衆人仰望。只管相視吐舌。但見樓上那猴兒。見人趁了來。只吱吱的叫兩聲。却光着眼楞望。意思是自矜得所。不怕人來。但是那橫柯。距樓檐。還有四五尺高下。並且柯身稍細。不能吃力。國安方一使勁作躍式。那柯兒登時便顛搖不定。衆人仰望。正在替國安打軟腿兒。便見國安。趁那橫柯一起之勢。湧身一躍。抓住檐椽。說時遲。那時快。橫柯向下一趁。國安雙足。業已懸空。

張監方嚇得黃了臉兒。便見國安全身一宕。登時用個倒捲珠簾式。虎驅略擰。早已翻上樓檐。趁勢兒。脚下趨風。却大寬轉。奔向樓檐右角。就仿佛不見那墨猴一般。果然那墨猴並不驚躓。越法光着眼。看國作做。但見國安索性兒。蹲在檐角。也學墨猴的樣兒。那墨猴搖頭晃腦。外帶着擠眼動嘴。滿身亂搔。國安這裏亦復如是。招得衆人。又驚又笑的當兒。但見墨猴向國安吱吱叫兩聲。便登時收起驚態。越發望得起勁。於是國安又拋了兩枚棗子。墨猴接食。越法歡喜。然而國安只如不見他。便由懷中。掏出墨硯等物。注上盂水。從容便研。張得那墨猴。目不轉睛。不由跼起來。且前且却。國安仍不瞅他。須臾一個呵欠。趁勢兒歪身便睡。只光襪底一抬之間。却將硯瓦蹙翻。於是墨猴引爪搔首。頗露技痒之狀。衆人望到這裏。不由屏息無聲。便見那墨猴溜溜瞅瞅。湊向硯瓦。瞅個冷子。撮起硯墨。方想跳去。只聽銅索響動。那猴兒吱

吱的一陣急叫。便見國安一躍而起。早將那猴兒提在手中。喜得個樓下張監連連喝彩。原來國安誘到猴兒。只將脚腳踏銅索。便一下子捉住咧。當時國安施展能爲。便抱定墨猴。跳向橫柯。仍然緣樹而下。張監大悅。忙命人好生接過墨猴。細一端相國安。連連誇獎。便立時厚賜賞錢。又笑道。你這人倒伶俐得狠。你回去替俺謝謝姑奶奶。（指謝氏）你有空兒。何妨常到這裏。咱們談個天兒呢。今天却勞乏你了。國安叩謝過。挑起空担兒。轉身之間。還聽得張監笑向衆僕道。你瞧梁某人。好個骨格兒。又有如此身手。俺看章公外。萬裏那些護院的。還都不及他哩。一僕便道。主人何妨便留他在此護院呢。張監大笑道。你又來咧。咱生平不作虧心事。要甚護院的呢。（微逗下文。苟文明誤投張監。）國安聽了。不解所謂。便匆匆轉覆命。並述捉猴得賞一節事。謝氏夫婦。聽得國安蒙張監誇獎。自然歡喜。因此之故。許千總待

國安頗施青目。不多幾日。便將他補了名正兵。那國安自入營伍。每當下操。無論馬上步下。諸凡武功。自然鬧了個超超等。但那時京營中上官們。都是循賞熬到的武夫。只知玩玩走馬。吹吹大烟。何曾理會到兵士的武功。因此國安雖抱絕藝。也只好與衆浮沉。不想風雲氣動。不久的。楊遇春省親消假。身蒞京營。那逢春不願離了哥子。所以也在京營供職。兩人這一來。大整營務。認真操練。一日。又當大操。試及短兵。須臾衆兵丁次第試過。點到國安。遇春危坐半晌。見衆兵丁技藝平平。正有些倦閱。忽見國安聲喏如雷。手抱單刀。趨進當場。只一路脚步沉著的光景。已有龍驤虎躍之勢。遇春望見。不由精神立振。便離座下階。以觀其藝。這一來。全場神聳。但見國安從容容放開門戶。颼颼舞起。縱橫排奐。家數非常。並且力穩氣沉。蘊蓄有餘。須臾。一路大撒手（刀法中名目）舞罷。聲喏而退。遇春大驚。便登時提筆記名。親賜花

酒退下操場。還向逢春稱歎不置。從此國安名動全營。試必冠軍。不多幾月。便被遇春擢爲排長。方想從容提拔他。以勵餘衆。恰值湖北四川陝西各省的教亂警聞。次第報到京師。朝廷慨武備之弛懈。便風風火火。命各處認真經武。京營拱衛重兵。自然須特別加勁。遇春正忙得不可開交。又接到于益來信。知桑梓罹劫。全家入山。未免又添了一番懸念。便將張起打發回家。助于益護守村坊。國難家事。兩者交縈。不由將提拔國安之意。暫爲擱置。轉眼間。一年有餘。也是國安命裏該有小駁雜。一日國安。偶到街坊上。信步躑躅。至一胡同口邊。只見肆檐下。一個老兒。出售雜貨。攤兒上。碎銅爛鐵。七亂八糟。其中有柄短劍。看鞘兒。頗頗精緻。那老兒一面拭鞘。一面自語道。既要好貨。又不肯出價錢。白白的攪人半晌。這是那裏說起。國安見是寶劍。不由駐足接過。抽出一看。只見精光耿耿。似乎鋒利。用指彈彈。仿佛是口純鋼物兒。因

隨口便。這把劍。怎麼賣呀。老兒笑道。您老相中了。價錢是好說的。您看這鋒刃兒。脊背兒。多麼加重。多麼勁實。的確是百鍊精鋼。老鑪地道貨。咱不像王麻子（北京著名鐵器鋪）只賣空名頭。方纔有人給過五兩頭咧。您老若要。便算四兩銀。咱拉個主顧。甚麼多多少少的。因一端相國安道。您老在營務中。這把劍。狠配您使。將來上陣立功。得了大官大位。方知這四兩頭花的狠值哩。說着。哈着腰兒。滿臉陪笑。國安聽了。方在沉吟。只見一個穿紫花布的少年。廠披大衫。口唱蜜調。邪眉瞪眼的。攔來。一見兩人。正在講交易。不由微瞟國安。忽的向天拍手道。忒另另。飛噲。好他娘的一支大呆鳥哇。老兒忙道。某爺。別這麼着呀。甚麼意思呢。少年笑道。閒話休題。今天你利市得緊。咱那勾當。快拿來吧。於是不容分說。一伸手。便抓攤上的散錢。那老兒登時鼠鬚。擡起。一把抄住少年的胳膊道。俺年有年規。月有月禮。一些不欠不少。你

如今再要胡鬧。却不成哩。那少年紅了臉。業已微嗔。却強笑道。你這老小子。好大胆。竟敢架俺胳膊。那麼。你先借給俺散錢吧。你眼睜睜飛來峯的四兩頭。就要到手。還不該孝敬爺爺點麼。國安一見他兩個。言三語四。就要放下短劍。那老兒。又急又怒。便大嚷道。某爺。你真個誠心攪麼。只管胡噁的是甚麼。俺這也是將本求利的生意呀。你再不要臉。俺立刻喊廳上的。抓你去哩。

（當時北京廳坊。如今之警察。）說着。惡狠狠一搯。那少年。不曾隄防。登時鬧了個豆兒墩。便爬起來。大罵道。好麼。你這老小子。真正死心瞎眼。你打聽打聽。爺爺是幹麼的呀。雁過來。他得拔根翎。格蚤進了來。他還得卸支大腿哩。（格蚤似虱。而善躍。嚙膚頗毒。吾鄉俗又謂之狗蚤。）你就想吃獨食。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俺不叫你馬上見過節兒。不算朋友。說着一跳丈把高。一直的罵入胡同而去。這裏老兒。連忙向國安陪笑道。您看。在北京作份

小生意。真是什麼氣。都得受。方纔這街痞。倒話吵您咧。您一時沒帶錢。只管先拿劍去。隨後賜價。就是俺天天在此出貨攤。是有名的古董老王。誠實不過。是沒人不知的。說罷。斟了杯滾熱的香茶。敬將上來。看官須知京師老奸商販。專有這套兜搭買主的本領。只要你上前一問價。那算非買他的不可。他那路倭恭維。能令你明知上當。也得買。何況國安。真覺那把劍。委實不壞呢。於是兩下裏。登時成交。國安乍得寶劍。十分高興。便佩在脇下。信步兒轉入胡同。方走到胡同那一頭。只見方纔那少年。正在東張西望。一見國安。便迎上笑道。您這位爺台。怎麼拿白花花的銀子。買臭鐵片子呢。那老東西。專以騙人。您不信。細瞧那把劍。是水銀醮淬的。你還不尋他交代去。說罷。大笑而去。這一來。招了許多人。亂望國安。國安不由詫異。便抽劍仔細一看。正在無明火起之間。衆人却大笑道。你這人。真是冤大發咧。四兩頭却買把鐵片。

子只好留着切豆腐吧。那老王是個滾刀肉。脚色倚老賣老。難纏的狠。你若尋他退貨。巧咧。貨退不成。還招他一片挖苦話哩。國安聽了。越法長氣。只匆匆轉步之間。背後已跟了一羣人。到的貨攤上。只見老王正笑迷迷毛着腰子。收拾攤兒。一見國安。便笑道。你老還用甚麼貨麼。國安忍着氣兒道。這人不對呀。方纔那柄劍。明是低貨。你如何騙俺四兩銀呢。銀子是小事。但情理上可下得去。說罷。解劍遞給他。老王如何肯接。便冷笑道。這話奇哩。俗語云。貨賣當時。難道你那時沒長眼睛。俺也沒有保管退換的招貼。你這話向那個說呀。說着。拾起貨包兒。冷笑着。就要拔步。國安大怒。闖上前。一把抓住後項。不想老王後項上。長着個茶杯大的血瘤。當時老王只痛的倒抽一口氣。雙翻白眼。便大怒道。你這該斫頭的兵蛋子。別覺着吃份鳥糧。就如披了虎皮。你這般胡鬧。咱就找地處說理去。說着極力掙脫。翻轉身。一頭撞

來。國安一閃之間。但聽衆人大叫道。不好了。打煞人咧。一看老王業已氣絕倒地。額角上鮮血津津。原來這一頭來得勢猛。年老人脚下無根。只一顛之間。恰好撞到肆柱礎上。於是肆主大驚。忙命人拖住國安。登時喚了當地官人。問明姓名。並肇禍原因。即便送付該管。這信息報到京營。遇春甚是放心不下。便親赴該管之所。細詢國安一番。且幸是鬥毆誤傷。於是爲國安上下營救。得以不死。然而國安營中名字。却因此事除掉。沒奈何。只得仍寓在許千總家裏。這時許千總業已死掉。虧得娘子謝氏。依然收留國安。便命他料理些家事。那遇春甚爲賞識國安。這時國安既不在營。倒去了許多拘束。因此有暇時。往往去訪國安。談論武功。十分款洽。但是國安爲人深沉。自己的亡命來歷。並一腔心事。一總兒也不曾吐露。但是兩人偶談及湖北教亂。國安便恨的咬牙切齒。並將紅英手下千人。如柳中方冷田祿馬勝等。許多

來歷。並惡狀等。言之鑿鑿。遇春問他何由知得如此詳細。他却長歎不語。遇春從此方知冷田祿自氣走以後。真個的逕入邪途。便也將自己合冷田祿的一番交誼。向國安一說。國安聽了。不由拍膝長吁道。可見冷田祿是天生惡性。不然有楊爺如此匡正他。也不至公然作賊了。從此楊梁兩人。時時款談。有時張監來看望謝氏。偶逢遇春。即便促坐談笑。遇春雖不喜接近太監們。然見張監爲人正忠。並且談起朝局來。狠能了然於治體大概。口吻間頗有忠君愛國之意。不由暗暗稱奇。至於張監等閒見不到遇春一流的人物。當時一見那番氣概。合談吐。自然也暗爲刮目。但是這當兒。三省教亂。越鬧越兇。朝廷雖審謀獨運。想要平亂。無奈滿朝文武。不能爲主分憂。將個嘉慶愁得甚麼似的。幸得韓城老相國王杰。自和坤誅掉後。頗被恩遇。於當時朝政。頗有贊畫。便上章敷陳時務數條。其中最切要的是廣開言路。以策治安。

破格用人。以求將材。嚴責疆吏。以戒冗闈。端正學術。以範人心。這道章疏奏上。皇帝方慨然要去施行。不想被個壞蛋太監。從旁說了兩句似是而非的話。將個皇帝鬧的龍心不定。就此將王杰章疏。拋在腦後。原來他說開言路。無非是闢倖進之途。破資格。就怕開濫竊之漸。你道這壞太監是那個。原來就是和坤的黨羽。幸而漏網。此人姓章名華。以佞巧有寵宮中。刻下地位不下於張監。當日和坤肆惡。窺伺聖意。大半是他先遞消息。自和坤死後。他便也暗暗收斂下來。但是這種人。屬綠豆蠅的。隨便下個蛆。還是免不掉的。所以王杰疏上。他就給打了個破頭星。他和張監比較起來。真是一薰一蕕。張監有時合遇春。偶談起章監。只氣得奮拳抵几。這也不在話下。轉眼間。教亂披猖。已是三年有餘。且幸三省教匪。意見不一。只知快意胡爲。還沒有梟桀之材。從中聯絡大舉北上的計畫。當時朝臣等。也就都揣着得過且過。腹主

意許多情形。也都不必細表。且說梁國安在謝氏處。只寓得數月。便被張監喚到外寓裏。總管些事體。張監是狠契重老相國王杰的。時時的去通款曲。也便是國安奔走。一日國安奉了張監之命。去到蘆溝橋左近莊田上。收一筆租項。及至回頭。業已日色過午。國安行抵國門。覺得口燥。一望道旁。有一小小旅店。便趁將進去。就院中涼棚兒下。吃茶歇息。方吃得一杯。只聽店夥在店門外噪道。你老要打午尖。咱這裏就再好不過。說着。鈴聲響動。牽進一匹挺駿樣的小川馬。鞍轡鮮明。上負行裝。褥套內露出劍柄。馬後跟定一人。有三十多歲。生得短小身材。清秀面目。兩道劍眉。斜飛入鬢。行步間甚是飄逸。却是文士打扮。長袍緩帶。更奇的是一部疎髯。根根見肉。直拖及胸腹。一手提鞭。一手還把着一卷書。只一轉眼之間。登時將國安嚇了一跳。不由暗詫道。此人眼光銳利法。怎的便像冷田祿一般呢。並且他步履態度。分明是

個武功朋友。却又是文士打扮。好生可怪。怙憊之間。那客人已入正室。便聞他分咐店夥道。快些隨便來酒飯。喂好馬匹。俺還趕進城去哩。店夥笑道。就是吧。您到了京門臉子咧。還忙甚麼。您老進京。有甚麼公幹呢。大概不是升官。就是發財的勾當罷。凡是上京人。除不了這兩檔子事。（所謂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偌大北京。名利而已。）客人道。俺不過是來訪個朋友。俺且問你。京中有位著名的章太監。外寓住在那裏呀。國安聽得太監二字。不由傾耳。便聞店夥哈哈大笑。正是。

莫詫行踪多尷尬。已從言語露機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荀文明誤投張公寓 梁國安捕盜王相府

且說國安。只聽得店夥大笑道。您這一問。可算問着咧。若問到別位跟前。巧

咧他就許不曉得。俺却是城內住家。就是張太監外寓的街坊。他那門首排場的狠。您一尋就着。於是穿過某街。盪過某巷。轉彎抹角的一說那街道。國安竊聽。却是張監那裏。不由暗想道。俺主人那裏。交遊素寡。一向沒有生客。遠客。此人却是那個。尋俺主人作甚呢。怙愒之間。却聞店夥又道。您這馬。好俊樣。俺已命人。多加好料咧。像這川馬。在北京。是很少的。您莫非從四川來麼。客人道。正是。店夥道。呵呀。我的老佛爺。刻下四川。被一羣反叛王八蛋。攪得一鍋亂粥似的。難爲您單人獨馬。怎的走來。客人不悅道。少談閒話。快去端正酒飯。於是店夥唯唯。盪出。國安因事體忙碌。怙愒一番。也便一逕回城。不想次日傍午時分。國安正趁張監不在寓。自己在室中。核算這個月份所收的租項。只見個小僕。手持一張名刺。匆匆跑來。道。梁大叔哇。如今主人不在寓。却有客來訪。您看是怎麼回覆他呀。國安一瞧那名刺。是苟文明三字。

因笑道。你好沒機伶。便就回他主人不在寓。就是小僕道。他說有要事。來見咱主人。一口的蠻子話。俺也聽不清爽。好大叔。你瞧瞧去。吧。國安只得放下所事。匆匆出來。一看那客人。不由一愣。原來那客人。便是昨天旅店中所遇之人。因舉手道。俺家主人。恰不在寓。便請進內奉茶吧。尊駕到此何事呢。那客道。且容借一步說話。俺須面見章公公再講。說罷。正要拔步登階。國安道。此間却是張公公的外寓。並不姓章。尊客若訪章公公。還須向某處某處。那客一聽。登時神色張皇。忙笑道。如此。却是俺舛誤了。倒抱歉得狠。說着一拱手。匆匆回步。張得個國安。呆了半晌。當時因事體忙碌。也沒在意。不想旁晚時光。張監回寓。面帶憂容。國安從容叩其所以。張監歎道。如今正直大臣。只有個韓城王相國。可恨章華。不斷的在主子跟前。說他壞話。難道章華。不欲教亂平定麼。說罷。連連歎息。國安觸動日間苟文明錯來拜訪之事。方要稟

明忽一沉吟。却又咽住。原來國安爲人精細。見苟文明形迹可疑。便打算探個實在。然後再稟知張監。因爲這當兒。四川教匪黨羽極多。苟文明特從川中來訪章監。未免其中就有曖曖勾當。當時國安主意既定。只恨不曾問苟文明寓在那裏。一連兩天。上街踏訪。通沒影兒。有一天。傍晚時分。却瞅見文明在王杰府門前溜來溜去。少時又蹶向府後。毛咕咕的徘徊半晌。國安遠遠的躡在他後面。一直的躡到章華外寓門首。恰好門首有幾個護院的一面說笑。一面看街坊上來往的娘兒們。一見文明。便迎上亂噪道。苟爺回來了麼。俺主人正等你談談話。少時就擺夜宴咧。今晚是翠姨娘伺候您。您看那小模樣兒。纔是頂呱呱的哩。正說着。一個小媳婦。從照壁前扭過去。大家一陣擠眉弄眼。其中一人。便笑道。苟爺再來時。將四川沒主的小娘兒。給俺們弄兩個來。不好麼。那怕你頑賸下的。俺也將就着。難道都留着你們快活。

麼說着。擁定文明。一闕而入。國安見狀。方知文明。就寓在章華處。不由越法起疑。便就左近茶肆中。勾留至二鼓大後。街上行人漸少。國安這纔慢慢出肆。一逕的。趲赴章華外寓門首。只見獸環雙掩。悄然無聲。頃耳良久。隱隱聞西偏房中。有笑語之聲。料是護院人等。還沒睡。然而北京護院的。全掛子本領。都在嘴頭子上。國安那裏將他們放在心上。於是趨進西偏牆。一挫身。颯一聲。抓住牆檐。趁勢一聳。早已貓兒似躍上牆頭。伏身一望。只見西偏房中。燈光耿耿。似有人相聚談天。於是國安飄身跳下。奔到房外。從牕縫一張。果然是羣護院的。正在抹牌耍子。一人笑道。今天咱主人。真是合姓苟的。十二分要好。連翠姨姨。都捨出來。陪他困覺。我想姓苟的。這一夜也不用合眼子。咧。竟賸了屁股眼子朝上咧。一人笑道。你這不是白眼熱麼。你有本事。弄煞王杰。主人雖不能賞給你翠姨姨。那個大媽媽（俗謂乳也）小朱媽兒。總

要叫你搞一傢伙哩。國安聽到弄煞王杰四字。不由大吃一驚。便見先說話的那人。唾道。你說那小朱媽呀。俺可不要他。他兩支旗下片子脚。怪討厭的。還在其次。俺們講走子午運的朋友。不合光光乍沒鬚子的女人困覺哩。又一人拍手道。得咧。你別充正經朋友咧。人家小朱媽。有鬚沒鬚。你都曉得。你還假撇清。說人家討厭哩。衆人聽了。不由都笑。國安正想去探文明。却見一人道。別儘管逗笑兒。說實了。今天主人盛待姓苟的。是看王三槐大銀子的面上。又搭着姓苟的。就要去擺佈老王。（王杰）所以咱主人錦上添花。給姓苟的助助興致。不然。怎會支使出翠姨娘來呢。喂。說是說。笑是笑。主人夜宴也要完了。你們那位。向那小院外走一踰。應應景。便有兩人。一伸嬾腰。跔起道。俺兩人去去。說着。去取壁上掛的提鈴。國安暗喜。正是機會。趕忙向叢花後一隱身兒。便見兩人。踢躡而出。於是國安施展出輕妙脚步。悄躡

其後。兩人自言自語的歎道。可惜王老頭兒。少時難免奇禍。一人道。俺聽說姓苟的。明天就走哩。那人道。他幹這玄虛事。如何敢在京耽擱呢。你別瞧他那副胎貌。如今王三槐。狠拿他當拐棍哩。須臾。行近一帶粉牆之外。恰好一個小童。出來泡茶。兩人便問道。主人酒罷不曾。小童道。方纔完畢。於是兩人。大振提鈴。由牆外放重脚步。直蹓過去。這裏國安。料是章華宴客之所。便近牆駐足。略一頃耳。果聞裏面。笑語甚酣。並有婦女聲音道。小梅呀。如今小童兒。纔泡茶去。還須待一霎纔來。咱們且到後軒裏歇歇脚。說着一陣小脚走動。似已蹓近粉牆角門邊。一人道。這小童。就是慌張馬似的。出去泡茶。也不帶上門兒。說着。吱扭一聲。掩上角門。那脚步聲。便循牆向後而去。原來這院落。便是章太監取樂的密室。只有婦女們伺候。一應侍僕等。都不敢入。當時國安。略爲躊躇。竟由角門。掩身而入。只見正室中。燈燭輝煌。笑語雜沓。但

聞一人笑道。今晚翠姨。好生伺候苟爺。您看苟爺。這一換夜行衣靠。越法顯得英氣勃勃了。便聽得有婦人嚶嚶一聲。倏然牕紙上。劍影一閃。婦人道。呵呀。我的媽。那人大笑道。你這妮子。怎般胆小。俺是親自給苟爺繫劍。國安一聽語音。正是章華。原來張章二監。雖邪正不同。却是同朝奉主。如何能不相往來呢。所以國安聽得出語音。當時國安不敢怠慢。忙悄就簾縫一張。只見苟文明。業已結束得渾身伶利。那章華正哈着腰兒。拿着一鞘劍。要給他繫佩上腰。文明連忙謙遜之間。身旁一個絕俊的婦人。却笑道。今晚無論怎麼說。少時苟爺回來。帶一身凶撲撲的臭血氣。俺胆兒小。是不伺候的。（險語嚇煞人。）國安料那婦人。就是章監的寵姬翠姨。方要再覘究竟。只見文明霍的跣起道。公公。咱少時再見吧。國安正要隱身。却見章華拖了文明。又低低密語。於是國安趁勢躍出小院。仍循來路。出得西偏牆。便奔王相（杰

（府第原來國安常奉張監之命。在王府中來往。所以府中途徑。甚是熟識。知得王相內宅東偏。有一書房兒。是相國退食偃息之所。王相國年老好學。有時節。閱涉書史。每每夜分不寐。當時國安一路沉吟。拿定主意。慢表。且說苟文明。別了章監。一路暗想道。方纔章監說王杰老兒。不蓄姬妾。一月間。倒有二十九天。宿在書房。〔借點出密語之句〕。此話也未可盡信。俺還當先探尋他內室。爲是思忖間。出得章寓。業已街柝三下。要說苟文明一身武功。真也不弱。你看他緊緊腰身。施展開夜行術。嗒嗒嗒。一路好跑。不多一霎兒。已到王杰府牆之外。那老相國。雖然位尊。仍如寒士一般。所居府第。不過尋常宅舍。只有四五個僕人。分居宅前後。護院人等。一概都無。幾幾乎有古賢臣不設牆籬之風。所以文明。一無忌憚。至於府中道路。已由章監說得明明白白。更不消用其躊躇咧。當時文明。胸有成竹。一逕的越垣躡房。直至前廳。

脊上方一駐足。想聽動靜。忽微覺腰下一鬆。劍鞘兒略觸大腿。文明舉目四望。只見內院合東偏書房中。都還燈光隱隱。却聽得一個婢女呵欠道。弄了半天。弄的人渾身怪辣蘇蘇的。如今只有一寸多長。沒完事。好姐姐。你替俺受用了吧。便有一個婢女笑道。你辣蘇蘇的。誰又不痒刺刺的呢。你有一寸多長沒完事。俺這裏屁股緊顛。還沒壓出他來哩。咱各人受用咱各人的吧。正說着。却聞有個老頭兒。痰嗽一聲。哈哈一笑。一個婢女笑唾道。你不用耍精氣神兒。俺兩個早晚將你這老頭兒熬倒了腔。俺就不信。你總有熬勁兒。(絕倒)老頭兒喘吁吁的道。呵呀。真也夠勁頭咧。那麼咱大家完事吧。說着。咕唧唧滑噠噠的一陣響。(故作疑陣。趣極。及閱下文。未有不撫掌者)文明一聽。幾乎失笑。暗想道。可見如今假道學先生。是信不得的。據章華說。王杰不蓄姬侍。那知這老騷兒。更會頑呢。於是一聳身形。由廳脊跳上二門。

樓略一駐足。飄落內院。先向三人笑語的廂房內一望。不由忍笑掣身。轉向正室。原來廂房內是一個老僕。兩個婢女。三人各有所事。一婢是就几前矮檯上。搓麻線。露着一段雪白的小腿兒。搓上搓下。所以說辣蘇蘇的。一婢是在坑上。盤腿打坐的壓衣服舊片兒。所以說屁股緊顛。那老僕佝偻在坑前頭。正在刷生山藥。以備老相國早點吃用。所以鬧得咕唧滑噠。狠不受聽。因爲王老夫人。治家勤能。不使奴婢們惰怠。所以夜深時。還有所事。當時文明轉向正室。由牕隙一瞅。只見老夫人正端坐在榻上念佛兒。榻頭椅邊侍立一垂髫小婢。却笑道。老夫人還不歇息麼。明天再念吧。便是你老人家念一聲佛。死一個教匪。也死不淨人家。沒的倒耽誤自家睡覺。您看老爺那等整天價眉頭不展。還不濟事哩。（蓋臣憂國之誠。却於小婢口中寫出奇絕。）

老夫人笑道。既如此。你就分咐他們。都去安歇吧。反正相爺總是在書房困

的。不必在此伺候咧。文明一聽，急忙悄然拔步。方越到東跨院叢竹跟前，似覺眼前黑影一晃。要說文明在教匪中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脚色，何曾曉得甚麼叫心虛胆怯。但是這當兒，就要刺當朝相國，未免也有些不得勁兒。於是賊睛四望，只當有人，恰好一竿長竹，被風晃動，向他深深一拜。（百忙中偏有閒筆。）文明這纔疑心頓釋，兇心陡起，先向正室中傾耳一聽，却聞得微有鼾聲。文明大悅，暗道：合該這老兒吃俺一劍。於是一路輕趨，直奔書房，偷揭簾縫一張，只見相國王杰正在秉燭看書，布長袍兒就如寒士一般。有一沙壺酒，置在案。那相國且閱且飲。時時就盤中拈取食物。文明乍望去，只見散漫漫的十分釘釘，不曉得是些甚麼食物。這當兒，相國嘴內却一連格格蹦蹦的咬乾烘蠶豆哩。（寫相國清儉，又以俳語出之，總不肯落一庸筆。

也。當時文明見狀。登時悚然退立。只覺心頭撲撲亂跳。暗自怙悛道。此人如此清忠。俺一劍刺煞他。真也有些下手不忍。但俺既在王三槐面前。誇下海口。北行一蹣。若不叫個響兒。如何成呢。想至此。精神立振。方要拔劍。只聽有人大喝道。那裏走。這回俺可捉住你咧。文明嚇得一哆嗦。仔細一看。却是紙屏旁一個書僮兒。睡得楞怔怔的。捉住個挺大的耗子。老相國方在微笑。這裏文明業已搶步前進。只一回手。拔劍之間。叫聲苦。不知高低。只覺夾腦後。颼一聲。便是個金刀劈風。好文明更不回顧。只躡身一閃之間。早由身後。搶過個虎也似壯士。手提自己那柄劍。劈面便剝。文明百忙中。不曉就裏。只辦得閃展騰挪。那壯士一柄刀。風馳雨驟。文明赤手縱橫。步步退讓。堪堪在院中繞過三匝。這時文明業已十分危急。恰好兩人鬥至靠牆一株大樹跟前。國安喝聲著。手起一劍。平挺刺去。只聽呵呀一聲。有人大叫栽倒。正是。

觸槐壯士今難得
繞樹梟徒却有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歎將才老臣憂國是

急友難豪猾拯嬌姿

且說國安挺劍刺去。唳嚻聲。正中樹身。但見文明身形一晃。登時不見。這時書僮兒硬着頭皮闖出來。想去喚人。百忙中忘了階石。竟自栽倒在地。國安不暇理他。連忙躍登屋頂。運目力四下一望。那裏還有苟文明的影兒。正這當兒。府中羣僕早已聞聲四集。亂嘈嘈提燈棍棒。擠成一塊。一見屋上有人。雄赳赳仗劍四顧。便登時亂喊亂跳。其中有個老僕。名叫靈元。便是方纔刷山藥的。他還是相國當年作秀才時的書僮兒。說起他年紀來。比相國還大。却是張老公嘴兒。因此人就叫他作老公。這老僕雖上年紀。就是好逞個強性兒。少年時會手三角毛。至老來越法高興。每日總要踢譚腿。舉石鎖。再

高興。還要回九節鞭。據他自己說。他的鞭法。是從胡敬德（卽尉遲敬德。俗謂胡敬德也。）學的。當年胡敬德合第十四條好漢秦叔寶。三鞭兩鐧。定了交情。共投唐室。便全仗這路鞭法。掙了個開國的國公爺。若是有人請教他這路鞭法。他算是高興極咧。大有飯可不吃。鞭不可不要之勢。然而相府衆人們。偏生撰了幾句口號。是徐麻子的臉。光得有趣。吳大腳的脚。小得有趣。靈公公的鞭。笨得有趣。徐麻子是府中廚子。好用粉皂聖臉。吳大脚。是府中老媽兒。好著個裏高底兒。合之靈公公。所以三者並稱。當時靈公公。手提單鞭。脫帽大叫道。房上賊王八。快些下來。好麼。你就敢來鬧鬼吹燈。說着。分開衆人。就要攀牆上房。國安忙道。刺客業已跑掉。俺是梁國安。特追賊到此。衆人一聽。方在發楞。相國王杰。早已聽得明白。便命衆人勿喧。喚下國安。問其所以。國安方要細述。相國一擺袖。屏退衆人。於是國安從頭至尾。將偵隨苟

文明一段事。述了一遍。王杰聽了。內中牽涉章華。好不駭異。沉吟半晌。便堅囑國安。不可聲張。當時獎諭國安。自不消說。次日。方想厚賞國安。並訪張監。那知張監昨夜聽國安來稟。苟文明一段事。只驚氣的他一夜不寐。次日早便來問慰。當時王杰出見。在書室彼此落坐。兩人低低談了半晌。張監憤然道。這樁事。依我看來。不可含糊。苟賊雖逃。現有他貽劍爲證。劍柄上明明鐫着苟文明三字。况且苟文明。是川中著名匪目。其聲氣所被。不下於王三槐。便是皇上。都知得的。可恨章華。竟敢與之通氣。來刺相國。這還了得麼。咱便當立時奏聞。纔是。王杰道。此事不可冒昧。若捉住苟文明。自須奏聞。並徹底根究。如今只有貽劍。豈足爲據。再者苟賊寓居章華處。並國安夜值的情形。實際上雖然如此。却沒有甚麼明證。况且章華。聖眷方隆。咱們安能扳倒他呢。依俺愚見。不如掩密下來。以後時時加以小心罷了。但是尊价梁國安。竟

有如此的精心勇氣。咱們倒須刮目一二。張監聽了。惟有連連太息道。相國大度。雖然不究。但時局如此。加以奸監恣睢。並且亂勢方滋。將材寥落。真也可慮的緊。說着竟自慨然泣下。因向王杰道。近來雖也有上書敷陳時事的。但都是撫拾些韜略陳言。沒一個能洞然於教匪情形。可見如今將材。真不易得。王杰道。俗語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一時間。那裏就有咱們只好時時留心罷。監張歎道。正是哩。古人云。聞鞀鼓則思將帥之臣。俺侍御宮中。深知主上。以此爲念。有時節自言自語的。將額勒登保念兩遍道。這老頭兒。還可用吧。俺聽了。方私心竊喜。却是隔兩日。主上又擱置不提。有一夜三鼓時分。主上忽然問我道。你道這額勒登保。使之辦賊。還可以不呢。當時俺汗流浹背。那敢攙言。因跪奏道。這都斷自睿慮。主上聽了。半晌無語。少時却歎道。額某雖是宿將。但有人說他自平定苗疆後。已染暮氣。但恣意奢侈。並聲色狗

馬官室服飾之娛哩。王杰笑道。額公決不至此。張監拍膝道。着哇。當時俺不敢作聲。後來俺細細探聽。又是章華給額公打了個破頭星。此獠不除。亦是隱患。但俺潛察聖意。也有不喜章華之處。因爲章華事事的先意承旨。太過火些。往往聖意方動。他就準備一套言語答對。所以聖意有些不滿他。王杰懼然道。人君喜怒。是不欲人窺測的。今章華不明此理。便恐有時失寵。也未可知。（爲下文章華見斥伏線。）張監恨道。凡沒屨子的。再不會有好人。俺就看他張致到那步田地。此語一出。倒招得王杰微微含笑。便道。公公不必激憤。倒是如今將材難得。可慮得狠。此後咱須大家留意。纔是。張監唯唯。兩人又閒談一回。方纔別過。從此國安。頗蒙張監刮目。至於那苟文明。一擊不中。倖從樹後脫得性命。當時暫回章寓。那敢逗留。便匆匆囑章華暗報朝中消息於三槐處。連夜價奔回四川去了。說了半天。這個苟文明。忽然而來。忽

然而去。究竟是怎麼檔子事呢。說起此人。也是教匪中一個大魔頭。他作亂之意。還含着些排斥滿族的思想。不過其人爲梟猾之尤。終於陷身逆亂罷了。且待作者轉筆述來。原來陝西西安府。距城數十里。有個百花村。村中著姓。便是尤苟兩家。族大丁多。在村中狠占勢力。尤族中有個秀才。名叫尤昌源。頗有才情。性兒文弱。自幼聘定鄰村王大戶的女兒。名叫素娟的爲妻。苟族中也有個青年秀才。便是文明。兩人年歲相仿。十分投契。但兩人性兒。却大不相同。昌源是循循自守。只知抱書本兒。文明却個儻不羈。好酒及色。並且舞槊擊劍。盤馬張弓。往往深夜間。怒馬獨出。或次晨。或隔三兩日。便合一羣無賴少年。把臂譟呼而還。到家中。便呼盧浮白。酣嬉淋漓。窮日夜不倦。大把兒錢。水也似用去。人都不敢問他一聲兒。鬧得村坊中。狠不安靜。父老們遇着他。無不攢眉引避。文明却越法自喜。往往夜踰人垣。尋覓寡婦。但是他

二十歲上。却不汲汲於聘定妻子。人家有叩其緣故的。他却捻起拳頭。哈哈大笑道。無妻一身輕。有劍萬事足。如今滿人當道。據我中土。俺一朝得志。還有許多大事待作。此時蓄妻子作甚。問者聽了。都嚇得吐舌而退。原來苟文明。因兩樁事兒。受了激刺。所以驚人言語。便發作起來。一是滿洲人種地不納糧。一是他考秀才時。漢人名額。幾乎是百中取一。滿人名額。却幾乎是十中取一。並且滿人文字。狗屁不通的。因定的額多。也居然高高命中。當時他不管輕重。便在府學前。大發議論。嚇得個府學老師。黃了臉兒。好歹將他攙扶開。從此人都知文明深恨滿洲人。但是卵石之勢。人都笑文明癡絕。輕薄人們。便戲呼文明爲瘋苟。但是文明通不理會。有時在市頭縱飲。專以謾罵滿洲。其時西安的駐防將軍。名叫兆祿。年已七十多歲。生得白胖高大。胎貌兒。狠像個天官爺。能日食數升米。兩支大蒸鴨。並且天生異稟。夜不虛度。因

鬚子白得討厭。要討小婆子歡喜。便日逐的不惜重價。各處裏尋覓烏鬚藥。一日府學老師。偶然合衆秀才。談及此事。文明便道。門生家中。倒有些上好的烏鬚藥。是門生祖上秘製。不傳外人的。只是滿洲人要用。俺却犯不上給他。那老師聽了。正想巴結將軍一下子。因婉轉託人。向文明尋到此藥。狗顛似獻上將軍。這一來。不打緊。次日老師。方打算去望望將軍。趁勢獻個勤兒。只見將軍遣人來請。立時就去。老師大喜。忙忙跑去。到得將軍廳房內。只一掀簾兒。幾乎嚇栽一交。只見將軍腮頰都腫。拖着一部好體面的紅鬚。便如王靈官一般。正在盛氣而待。原來文明的藥。却是茜草末兒。當時將軍。向老師大發雷霆。老師沒法兒。只得一說。苟文明獻藥一節。將軍大怒。登時派部下健兒。去抓文明。不想文明早已躲避。只苦了個府學老師。向將軍屈膝陪罪。方纔了事。文明在外面鬼混個把月。依然搖擺回來。這當兒。駐防旗人。豪

橫非常。凡所駐之地。真是平趟着走。甚麼包賭咧。庇娼咧。攪鬧街坊。訛索商戶等事。時時不絕。每一出來。都是成羣結隊。其中分文武兩檔。文的是臭排場。鬧酸款。說起一口怯京腔。混充人物。俗不可耐。家裏只管窮的要掉脛。他那股子先天的臭習氣。總是有。的。偶然上街買點東西。必要文謔謔。扭將出來。時當夏月。必要手握團扇。身上是白紗大褂。脚下是登雲福履。至於衣履的新舊。却諉之於不論之例。但是這等打扮。就不該躬親細務。他却左臂上跨支籃兒。裏面綠的是葱。黃的是薑。白紅間雜的是都魯肉。其餘便是左一個紙包。右一個紙包。却是好茶葉。蘭花烟之類。諸物中間。却翹翹然舒起支水烟袋。見了熟人。必要哈着腰兒。口內唏溜着道。您請。您請。看這文派光景。似乎體面不過。那知他家中的婆子們。都個個母夜叉似的。每當秋禾登場。你看這隊大腳片。好不兇實。簡直的到田地裏。任意收割。田主稍爲攔阻。只

烟旗婆兒開口一罵衆旗丁。登時蜂湧而至。叢毆田主。只如尋常。曾有個老農。委實被欺負急咧。這日看見某旗婆。大背小抱的。向他小場中。胡擄莊稼。真痛得他受不得。一瞅某旗丁。正穿着大衫兒。在小場中看堆兒。老農認得他在駐防營中。是有職分的。人都稱爲二老爺。便跑到他面前。雙膝跪倒。哭訴道。二老爺救命吧。小老兒租人家數畝地種。一年價黑汗白流。驢子似的作用。纔有今日。若都被太太收了秋去。俺一家大小。只好餓煞咧。二老爺一聽。居然大大不忍。便道。老夥計。你且別哭。咱有個商量。你說不叫太太（指旗婆）收一點兒。難道他輕碾細壓的。作個小場兒。就白閒着不成。（他倒有理了。趣絕。）咳。你經營一年呢。也不容易。俺們盼秋盼一場。也不容易。我老爺爲人最公道。那麼着吧。咱們各收一半。何如。（絕倒。此作者聞於父老傳述之實事也。今之滿人。其威稜安在哉。然則逞武力者。可長恃乎。惜乎前車。

既覆來軫方道。兵氣瀾漫已遍全國。奈何奈何。於是老農喜出望外。竟稱誦二老爺不置。（人謂老農癡絕。吾謂老農不癡也。處積威之下。不得不然。今之公民。大登報紙。頌揚軍隊。皆老農稱誦二老爺之類也。其實公民有淚。只好肚內流耳。）至於其中武檔子。却更爲兇實。專講起闕打降。尋人斜岔兒。有軟敲硬訛之分。軟敲是作圈套。編籬笆。擇肥而噬。硬訛是小辯。一盤小刀子一拿。不管三七二十一。單檢那殷實商戶。生討硬借。其名又叫作耍脰膊落的朋友。其中健者。有個叫黃老妖的。這小子。真是個滾刀筋。軟硬不吃。從小兒私毆官刑。也不知挨了多少。遍體傷疤。兇橫如故。手下聚積着許多無賴。專以攪街坊鬧廟會。他曾當過死孩子。給某老板。栽過大蠟。並且闖入某寡婦家。硬叫人家與他洗屁股。種種胡爲。不一而足。文明瞧在眼裏。氣在心裏。久已想料理他。一日又值城外廟會。文明遊逛半晌。忽見遊人紛紛亂

躡。便見黃老妖。光着脊梁。腰裏帶着明晃晃大攬子。一路大罵道。今天那個王八蛋。要出頭擋橫兒。咱們是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說着領了一羣人。風馳而過。文明就人一探聽。却是尋一個外路出攤的岔兒。當時文明憤然趕去。只見那出攤的。正嚇得跪在黃老妖面前。滿口哀告道。黃爺息怒。俺格外孝敬您攤子錢。就是咧。老妖喝道。口娘的。你說晚咧。刷刷刷。便是幾記耳光。衆無賴一聲喊。方要攢打。文明趨進。健臂一撐。早將出攤的。提向身後。老妖大怒道。你這厮。竟敢出頭擋橫。可要死哩。文明笑道。死算甚麼。你今天却遇着張天師咧。說罷。虛晃左手。右手急進。砰拍一聲響。老妖臉上。早已命中。老妖怪叫拔攬。只一舉手之間。文明用一個連環進步。右脚一飛。噹啷啷短攬踢落。接着脚下一換步。左脚飛起。只聽拍的聲。橫掃在老妖腮頰之間。老妖身形一晃。咕咚栽倒。衆無賴大喊齊上。文明大怒。順手兒夾項一把。捉住

個細高條子。單臂攢勁。只一拋。業已仰跌兩丈之外。衆無賴見此光景。一齊怔住。於是文明大笑。進踏老妖。拳如雨點。砰砰。這陣俵打。也就少有。始而老妖亂罵。繼而聲嘶。終至作聲不得。然而却不輸口。望得觀者。無不暗暗稱快。却又替文明捏一把汗。因爲旗丁們。屬窩子狗的。咬起架來。總是成羣。黃老妖忽吃這般橫虧。豈肯甘心呢。當時大家勸住文明。一畎老妖早已委頓在地。衆無賴扶他跑去。老妖罵道。得咧。姓苟的。咱們改日見。便有人關切文明。勸他躲避。文明一笑。通不在意。果然十餘日後。黃老妖率領旗丁數十人。前來尋仇。却被文明一頓拳頭。打了個落花流水。從此文明頗著任俠之聲。事有湊巧。過得個把月。有一個府學秀才的娘子。偶在門前買針線。一旗丁。惹過。便說了些不三不四的話。秀才大怒。當即合旗丁口角起來。便是這日。旁晚。旗丁約了三四人。掉臂闖入那秀才家中。將人家兩口兒。剝得光溜溜。

痛捶一頓。於是諸生大憤。便拿出看家本領。立具公稟。告到官中。其時文明。因事沒在城。及至官中傳訊之時。他却慙回。便擠向人叢中。單看官兒。怎生判斷。前清向例。凡旗丁犯事。總須駐防旗官兒。合地方官會審。當時那縣官兒。含糊糊。略問情節。還沒說所以然。旗官兒便喝秀才道。你自家老婆。不知約束。反叫他貼門子。賣驢俏。難道爲你老婆。斷盡行人不成。我們從龍有甲份的人。都是將來侯伯之苗。豈能不尊重。調戲你的老婆。你這刁生。就捏傷聚衆。還了得麼。等我知會學裏。一個個都革掉你們。左不過是一叢雞蛋黃兒的事罷了。（謂秀才頂也。）諸生聽了。正要大鬧。只見縣官向旗官兒陪笑道。某翁不必合他們一般見識。這都是兄弟教化無方。所以士氣囂張。等兄弟請學裏戒飭諸生就是咧。說着。由懷中掏出個很好的烟壺兒。親自去敬旗官的鼻烟兒。兩顆頭。方湊在一處。只聽劈拍兩聲。每人嘴巴子

上。挨了兩記耳光。全堂驚顧之間。只聽堂下老遠的有人哈哈大笑。縣官大怒道。是那個。快些抓他過來。左右報道。方纔苟秀才。搖擺出儀門去咧。旗官兒跳起來道。快捉快捉。這肥耳光。定是他發來的。於是登時價。滿城大索。文明影兒也無。倒累得府學老師。狠狠心。將上半年的學租。賂送旗官兒。方纔了事。但是苟文明。越法的落拓自喜。索性府學裏。不去踏脚。舉業全拋。只整日價。合邑中少年。馳馬試劍。飲博酣嬉。丟得家中清鍋冷灶。他只出沒於倡樓酒肆之間。一日尤秀才昌源。前來相訪。便進規諫。文明聽了。却笑而不答。便道。你莫頭巾氣。俺的志向。非你所知。倒是俺前些時。在你家中吃喜酒。俺見女客中。有個穿素的小媳婦兒。丢眉扯眼的。頗頗標緻。他是那個呀。昌源笑道。你只留心這些事。他便是俺緊鄰家。現在守孀。俺聽說他還待嫁人。苟兄你如相中了他。待俺與你撮合何如。文明叩案大笑道。天下多美婦人。何

必是。老弟你自家探驢得珠。却把殘鱗賸甲。來打趣老兄。這就豈有此理了。兩人笑了一場。也便別過。原來尤昌源新婚未久。新婦素鵲。有國色之目。文明所見的那寡婦。母家却姓潘。中等家貲。只有個小叔兒。叫郎阿二。素不務正。專依附着旗丁們。旁虎吃食。幾次價兜搭他阿嫂。想人財兩得。無奈潘寡婦。通不理他。並以利刃自衛。恨得阿二。甚麼似的。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苟文明。一日從友朋友。吃酒回頭。距村十餘里光景。忽見一輛雙騾車兒。風馳而過。跨轅的是個惡眉燥眼的旗丁。穿得緞棍一般。車中似乎嚶嚶隱泣。文明奔池渴燥。也沒在意。又捱得三四里。却見道旁有一茶肆。文明進去落坐。方吃得兩杯茶。只聽軒子外。人合驢子。一陣亂跑。便聽得有人喊道。喂。你這相公。不對呀。俺放驢子作生意。沒賣給你驢子。煮肉吃呀。你這等奔喪似的跑。不是誠心要驢子的命麼。得咧。你便加雙份價錢。俺也做不着咧。又一個氣。

急敗壞的道。你這廝。悞俺大事。俺須不得合你開交哩。文明一聽。却是昌源聲音。推牕一望。好不詫異。只見昌源氣急交攻。形色大變。仿佛有天大要事一般。正合個驢夫大發威風。偏巧那驢夫十分倔强。梗着頸子。拉了驢子就走。文明大疑。忙跑出軒外。問其所以。昌源一見文明。連連蹀脚。便匆匆一說。所以文明一聽。登時劍眉倒豎。略一沉吟。便道。老弟。你不必家去。且向你姑母家躲兩日。只今晚起。更以後。俺定送弟婦到你姑母處。便了。說罷。由懷中掏了一把錢。拋向軒中。道。茶夥計。收了錢。俺要去咧。一聲方盡。文明脚下一捻勁。早已如飛。奔向來途。望得個尤昌源。呆了半晌。這當兒。方曉得苟文明是個肝胆朋友咧。於是一如文明所指。竟慙向姑母家慢表。且說文明。被意氣所激。一氣趕向那驢車。須臾已跑了二十多里。竟自不見。方在燥汗如雨。只聽鞭聲響處。那驢車。却從岔道短林邊駛來。車夫見文明在大道上四望。

徘徊。因笑道。你這位相公。敢是要進城去麼。如此。俺稍你個脚。且是便當。一壺子酒錢的勾當。你看好麼。文明趁勢道。你生意好哇。方纔在那裏卸的載呀。車夫唾道。別提咧。俺方纔給一個旗丁。拉了個二婚頭來。以爲那旗丁。必要多賞俺些喜錢。那知那小子。一毛不拔。人兒下了車。立催俺走。連頭口還沒喂哩。文明忙道。那二婚頭。現在那裏呀。車夫舉鞭回指道。就在這短林後面。小村頭上。門口兒。有顆歪頸柳樹的便是。嚇。那個小後婚。真是模樣兒一百成。就是哭的淚人一般。俺也不曉得那家子。是幹麼的。只一羣旗丁們。出來進去。文明眼睛一轉。正色道。你擎着吃掛誤官司吧。那旗丁是搶的人家。有夫之婦。俺正尋他們講理去哩。好麼。你的車。攬這等載。好大胆哩。車夫慌道。俺如何曉得他是搶人。這便怎好呢。文明道。你只要聽俺分咐。保管沒你的事。車夫喜道。就是吧。你相公便請上車。俺拉你進村去。文明一笑。合他低

語兩句。車夫點頭。驅車自去。這裏文明更不怠慢。一望天色。業已黃昏。於是一逕的直奔小村頭。果見一處歪柳跟前。一片院落。後臨曠野。四無居人。文明料得是旗丁們窩聚之所。趲向後牆一聽。隱隱聞得前院中吃酒豁拳。甚是熱鬧。微風送過。便聞後院小室中有婦人啜泣。文明大怒。即便雙足略頓。由後牆一躍而入。先就小室一張。可不正是素娟。雙手被縛。坐在燈下哭泣。文明彈腮道。尤家弟婦。不必苦楚。俺特來救你。說罷。搶步趲進。立解其縛。素娟見是文明。不由痛淚直下。只是一時間。血脉麻木。嬌軀一軟。就勢兒跌坐於地。正這當兒。却聞前院有人噪道。喂。老大呀。你這作新郎的。只顧自家搗喪。餓壞老嫂。甚麼意思呢。等俺來巴結一下子。給老嫂送些酒飯去吧。文明方在着急。便聽前院中一陣喧笑。正是。

急難相求多意氣。

誰云始念愧男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千教主僉壬走風塵

策時局英雄動忠憤

且說文明方在着急。只聽前院中。又有人笑道。狠不用你去巴結新嫂嫂。來來。咱豁三拳吧。於是貓聲狗氣的一陣扭戰。文明趁勢不暇避嫌。便一伏身。背起素娟。竟自越牆而出。直奔回路。不多時。盪近一片楊林。此時新月如鉤。光映道路。便見那車夫。正在林中探頭探腦。兩人見面。也不暇話。便將素娟。置在車上。車夫鞭絲一揚。頃刻如飛而去。不提昌源。在他姑母家。夫婦會面。厚賞車夫。感念文明。且說文明。當時一口氣。盪回小村頭。仍然踰垣而入。直奔前院。便見倒房內。一班旗丁。還在那裏大吃二渴。文明一聲不哼。提拳闖入。衆人一看是苟文明。忽從天外飛來。就知事兒不妙。其中有胆小些的。趁一闕之間。早已溜之大吉。只贖了搶素娟的某旗丁。合兩個大呆鳥。某旗

丁方嚇得呵呀一聲。文明提拳劈面兩記。大喝道。你這廝搶人婦女。端須與俺說個分曉。走走。咱們自有所在。辨理去哩。說着揪了旗丁。大擗步。蹶出門。揚長而去。可笑這兩個呆鳥。以爲文明。定是聞風尋來。拉某旗丁。赴官告理。反正事不干己。且樂得搶的小媳婦。丟在後室。趁這當兒。抓個甩脆俏。真是再好沒有。於是跑入後室一望。連個媳婦毛兒。也沒有咧。兩人怔了一會。只得招集無賴。大家七嘴八舌的吵了一夜。次日便奔赴城內。想探聽這場官司。不想蹶至半途。早見某旗丁。遍體傷痕。胸塌脅折。直僵僵被人打死在地。於是無賴等大驚。始而想去報官。追捕文明。又一想。文明不是好惹的。大家吃個便宜酒的句當。犯不着牽連人命。當時大家一含糊。便次第散掉。只好累地方。去報官相驗罷了。然而苟文明因這事。也便亡命江湖。至於素娟。怎的忽被某旗丁搶去呢。這其中。還有一段文章。原來那潘寡婦的小叔阿二。

因盜嫂不成功。便老羞成怒。暗與某旗丁講說停當。他用了百數銀子的身價。將他阿嫂賣與人家。訂明時候。硬去抬人。事有湊巧。恰值那時素娟在潘寡婦室中。兩人斟酌着描個花樣兒。潘寡婦偶然內急。去向後院解手。只賸素娟在室中。當時某旗丁率衆到門。一閃而入。一看素娟。比潘寡婦又俊樣的多咧。於是只作不知。抱登車上便走。並且一路大喊道。郎阿二將他阿嫂賣給俺咧。現有他字據爲證。村人耳朵內。早有阿二賣嫂的風聲。又畏某旗丁的兇惡。所以一任他搶去。及至潘寡婦大哭大叫。撞出門來。向村衆一說。誤搶素娟之故。村衆方都嚇呆。昌源也聞警趕到。所以百忙中。僱驢便追哩。且說文明。亡命在外。流宕兩年。探得事兒冷下來。依然盤轉越法的任俠自喜。多讀韜略等書。酒酣放言。略無忌憚。人有勸他折節讀書。應舉上進的。他便笑道。咱們漢族。天大的家當。被滿奴生生佔去。便如事主遭劫。如何還想

在強盜手中討生活呢。俺得有際會。定當光我黃裔。復我漢土哩。大家聽了。只有吐舌不迭。不想文明災星發現。又因他出頭聚眾抗差一檔子事。被官中捉入監獄。縲紲郎當。在獄底過了三個年頭。方纔遇着嘉慶皇爺登極的大赦。但是金鷄雖鳴。青衿已禿。文明出得獄來。家業都無。子然一身。未色衣食不週。藍縷憔悴。親知相遇。大半是掉頭便走。文明沒奈何。只得在城門洞內。小房兒中。合一個老更卒搭夥計。然而他一腔意氣。仍然不衰。伴身長物。只有一把劍。數卷書。有時高起興來。還要舞劍讀書。十冬臘月。穿一件破袍兒。凍得唏唏哈哈。拱肩縮背。大家見了。又都呼之爲癩狗。文明聽了。大笑道。瘋癩的狗。雖不可貴。然而有時節。還能禦盜咬人。終勝你們認賊爲父。奄奄然一無生氣哩。一日嚴寒大雪。城頭上磐雲如墨。萬家烟樹。都沉沉於夜色中。文明無聊。替更卒敲了一陣柝。抱肩蜷回小房中。只覺寒風刺骨。剔剔壁

燈兒。忽見自己昂藏身影。不由長歎道。老天生俺苟文明。這副銅筋鐵骨。難道就這般罷了不成。想至此。不由百感交集。便叩柝長調道。

長劍起兮風雲翻。 哶哶禹甸充腥羶。 非我族兮恣冥頑。 除而去之
勿流連。 壯士壯士何屯躔。 會奮八翼排天關。

文明唱得高興。便將那更柝梆梆。一陣亂敲。以促音節。只聽門外一聲吆喝。燈火齊舉。不容分說。闖進兩名健卒。拖出文明。按倒在地。劈劈拍拍。照定屁股上。便是三十大板。只打得文明山嚷怪叫。却聽得有人喝道。你這厮。既是值更。如何深夜裏吃醉了。胡唱亂敲。攪鬧地面。若不知改過。明天我老爺是攆掉你的。說罷。帶了健卒。昂然竟行。文明一瞅前面的官銜提燈。却是城防營把總某人。大概是出來查夜咧。當時文明歌興都無。回到房兒內。越法感慨。偏那雪兒。只管蕭蕭颯颯。正這當兒。只聽那更卒道。真他媽的好大雪。

苟相公。睡了麼。說着推門進來。手中拾了一大沙壺酒。並一大包熟牛肉。置在矮足破几上。一瞅文明。愣怔怔撇着大嘴。因笑道。苟相公。怎麼咧。難道睡愣了麼。且鬧一盞兒解解乏吧。文明歎道。老哥別提咧。人要走背運。處處撇扭。因將方纔唱謔被責之事一說。更卒聽了。倒覺好笑。便道。苟相公。你莫怪我。說你離離奇奇。又編的甚麼唱兒。謔兒。如今白蓮教鬧得各處裏。立立虛虛。沒的叫人拿你去。當白蓮教辦了哩。來吧。且鬧一盞兒是正經。於是更卒就熱灶上煨好酒。兩人且吃且飲。那文明三杯落肚。不由又信口開何。大發牢騷。更卒便道。如今咱陝西白教。只有高天德。還真能虛心用人。俺聽說他教下。狠有四方豪傑來投哩。文明道。恐怕高天德也是虛有其名。未必真心好士。不然。如俺苟文明。他怎的不來物色呢。更卒笑道。你這話。奇咧。你不曾去尋他。倒想他來尋你麼。因瞅見文明猥瑣樣兒。十分好笑。便暗忖道。俺且

誇他一場。醒醒脾兒。便正色道。苟相公。不是俺當面奉承你。憑你這般才情。若倒高天德處。施展施展。你那文武本領。保官是如魚得水哩。人生際遇。是說不定的。俺總覺你苟相公。將來必有點後發兒。文明聽了。一摸屁股道。老哥說的不錯。俺這後面。果然發咧。（絕倒）兩人笑了一場。酒罷安歇。更卒打趣文明。也沒在意。不想文明。因觸動懷抱。過了兩天。真個別過更卒。去尋天德。一路上落落拓拓。只借賣字作盤費。到得金溪村。業已納履踵決。振襟肘見。雖不至作了乞丐。也就十分藍縷。文明都不理會。就村店中。好歹住下。便居然踵門投刺。你想高天德。那樣闊綽。宅門上的人。見了文明。這四不相的樣兒。如何肯與他傳稟。便登時聒起白眼道。你先生來得不巧。俺家主人沒在家。一連三四次。都是如此。末後文明。氣將起來。便在宅門首。大嚷大鬧。衆僕人喝道。你這花子。敢是作死。可知這理。不怕你撒野。說罷。一擁而出。便

要來救他。虧得街坊們向前勸開。文明癡然蜷回。暗想天德慢士如此。料不是甚麼有大志的人。於是躊躇一番。方想喊店家來算賬。又一想。店費沒有。怎麼辦呢。瞅瞅書劍。又委實捨不得賣掉。不由長歎一聲。淚如雨下。（寫臬雄失意。頗多淋漓突兀之致。）正這當兒。却見店家直檝檝的進來。道。苟先生。您一住店。便是十來天。半個禿大錢兒。也不肯開發。俺小本營生。如何當得起。您今天也吵尋高天德。明天也吵尋高天德。尋來尋去。倒叫人家高宅推搡出來。老實說。您先給欠賬。再住店吧。文明歎道。店主不必如此。俺一總兒欠你多少錢。店家道。有一天。得一天。一頓窩窩頭。兩頓小米飯。你老難道不會算麼。（出口便成韻語。一笑。）文明屈指一算。不過五六串大錢。因將賣賸的幾幅對聯。把給店家道。你且去將這字兒賣掉。足夠你的店錢。店家遲疑道。這東西。有人賣麼。文明道。你不必管。如賣不出。俺另有法兒清賬。

店家嘟噥道。只要有法兒就好。於是持聯整去。這裏文明悶悶。索性兒倒頭便睡。黃昏時分。店家方整回。果然賣了八九吊大錢。還贖一幅對聯。交與文明。道。這一幅沒人耍。人家既嫌曲蟮似的。不好看。又說是甚麼強盜口吻哩。文明歎口氣接過。裝入破行囊中。當即開清店賬。次日用過早飯。佩劍負囊。徐行出店。方整出村頭。沒多遠。只見兩騎馬。迎面跑來。文明見頭一騎。馬上那人。衣冠修偉。精神飽滿。後騎上。却是個僕人模樣的人。彼此一望之間。不想馬上那人。見文明敝衣佩劍。行囊中又插着一捲字兒。覺得有些古怪。因駐馬漫問道。先生莫非是遊學之士麼。可好借觀大筆。文明歎道。俺因訪人不着。留滯此間。今回途中。只賸得這幅對聯。足下不嫌污目。儘管請看。說罷。取聯奉上。那人接來。就馬上打開一看。不由失聲叫好。只見那對聯寫的是一筆狂草。其詞爲。

大澤龍方蟄 中原鹿正肥。

真個寫的是龍蛇飛舞。奇氣鬱勃。那人不由連讚道。先生端的好書法。如肯見賜。便當重謝。文明笑道。足下既愛此贖物。便當奉送。不勞惠貲。那人笑道。豈有此理。因命僕人。收起對聯。由馬上取下五兩銀。贈與文明。文明不由歎道。可惜俺苟文明。慕名訪友。特到此間。只這幅字兒。見賞於足下。還算差強人意的。那人隨口道。先生到此荒村。來訪那個呢。文明道。便是名振全陝的金溪村高天德。這句話。不打緊。只見那人呵呀一聲。跳下馬來。拱手道。得罪得罪。只在下便是高天德。先生既枉駕辱臨。如何不到舍下見顧呢。於是文明一說衆僕見阻之故。天德連連陪罪道。可恨奴輩。如此無狀。容俺慢慢處置他們。便請過舍下。容俺負荆。這時馬上僕人。早已跳下。於是天德。叱令他先去掃榻。自合文明。並轡入村。這次文明到天德門首。又是一番光景。只

見衆僕一個個垂手侍立。沒一個敢眙白眼咧。當時天德揖文明進得客室。先將衆僕叱責一番。然後互相款談。擺酒相待。一切繁文。不必細表。從此文明便爲高宅食客。原來這日高天德偶自教友處回頭。恰好合文明相遇。這當兒白教日興。川楚兩處。時有信息相通。三槐書札間。早微露聯絡起事之意。無奈天德不欲胡爲。只淡淡的付之一笑。那文明閒談之間。幾次價進言挑撥。天德意不爲動。只以尋常食客相待。文明因此鬱鬱。頗不自得。不多日。狂態復作。使酒謾罵。看得天德教下人。只如虫豸。他又不修邊幅。有時節。頭面都不洗沐。往往對客大搔足垢。厭惡的天德教下人。見了文明。如見臭狗屎一般。不消說。天德耳中。讒言日至。然而文明却不覺得。便對天德獻了一片計畫。大概是勸天德乘白教之勢。一面價招賢納士。潛養實力。一面價聯絡川鄂。以厚兵力。一旦有事。據關中之險。以向燕洛。進退從容。大則以王小

則以霸。其中最驚人的。是勸天德號召之始。傳檄四方。以排斥異族。光復漢土爲名義。如此則義正理順。天下豪傑。必能聞風響應。當時天德聽了。雖也覺得議論偉大。見解不俗。但是一來。以爲文明。總是紙上談兵。狂士之論。二來。那時節的高天德。不過是一意氣男子。連倡教亂。還意持冷靜。如何會有排滿革命的思想呢。當時天德。未免向文明鬧了先生休矣。四個大字。文明見這一瓢水。潑在石頭上。情知不入。便慨然拂袖而出。過了兩天。蹙個冷子。偷了天德幾錠金。一騎馬。留書作別。逕赴湖北襄陽。見紅英於道院之中。抵掌狂談之下。只見紅英。俊眼兒只管瞟着他的狂態。格格而笑。文明始而還不解其意。過了幾天。紅英通不照面。便有人暗向他道。老實說。苟先生你不如別處去吧。你若想俺陳教主賞識。還須脫胎換骨。另長一副俊臉子來。文明聽了。便向那人一詢紅英的平日行爲。不由撫掌大笑。於是逕赴川中。去

謁三槐這一來。魔星會合。兩人接談之下。真是相見恨晚。三槐自慶得人。便連日價大會教目。置酒飲宴。文明攝衣就坐。慷慨大談當世之務。真是條理井然。別有高見。衆教目聽了。無不佩服。三槐大悅。便立命文明。位次王樹風之右。使參贊教事。日夜價指天畫地。好不引重。如散金賂買阿弋色左右。並賂通和坤等事。並聚衆祕魔山。許多的籌畫準備。大半是文明的計策。及至三槐起事之後。攻掠各處。也是文明畫策居多。所以文明在川。隱然是教中渠魁。這時文明。却因賢相王杰當國。累次價上章論戡定教亂。真是老謀碩畫。動合機宜。三槐的暗探。報到川中。文明驚道。此老不除。咱們大事。早晚必敗。咱雖有章華在宮中。撓感皇帝。終不敵大臣。累次進言。惟今之計。須先除王杰哩。於是將自己欲入京行刺之意一說。三槐道。此計亦妙。却是苟兄。不會到過北京。刻下北方。頗整理兵備。京營中更爲認真。苟兄此行。還須小心。

抵京後。便可寓在章華那裏。就合他斟酌行事。他累年價受咱們大金銀。是不能不幫忙的。計議既定。所以文明慷慨北來。不想遇着個梁國安。竟自鬧得敗興回川。這便是苟文明一段出身來歷。（綜一句以清眉日）如今且說梁國安。自偵逐刺客苟文明之後。不消幾日。已然名動京師。楊遇春知得了。好不驚異。暗想國安。竟有如此能為。並且他往時說起湖北陳二寡婦一班教匪。如何曉得那等詳細。頗頗令人納罕。想到此。正要抽暇。去尋國安閒話。並細問偵逐苟文明的情形。恰好楊芳從西安任所。寄來一封書信。遇春拆看。是寒暄之外。便述些陝中教亂的情形。並自己屢遏賊鋒的事兒。書中所言陝中教亂。甚為詳盡。末後却說虜勢已在吾目中。不足慮。刻下朝廷大開言路。吾兄救國有懷。正大丈夫馳騁功名之會。何不本弟所述陝中亂狀。上書當道。以紓匡時戡亂之偉略呢。遇春正因教亂日甚。頗切杞憂。當時見

書不由怦然動念。便沈吟一番。姑且置下書札。去訪國安。兩人晤面。遇春先詢回偵逐苟文明的情形。不由稱歎不置。便憤然道。教亂披猖。一至於此。俺頗想上書當道。以策時局。足下前者所言湖北教匪中情形。甚爲詳盡。今俺又得陝西友人函述陝亂。也頗切實。俺想便本此意。竟去上書。不知足下爲何知得湖北匪狀。如此明白。國安聽了。不由顏色慘變。痛淚直下。格吧吧一握拳頭。抵几道。楊爺莫驚。俺有椎心的隱痛。旣蒙見問。今日不得不說。楊爺。你道俺梁國安。是甚麼人。（頓挫有神。）俺便是湖北白蓮教首田紅英家的一名僕人。（長句得勢。）遇春一聽。驚得直立起來。道你（句）國安揮淚道。楊爺且坐。（一時間。兩人一驚一憤神態。悉現紙上。化工筆也。）俺因爲主復仇。家毀人亡。子然一身。遁跡入京。此後楊爺。倘去提兵勦賊。俺國安願隨馬足。萬死不辭。說着虎目中滔滔淚落。一翻身。拜倒在地。慌得遇春連

忙扶起。便正襟危坐。聽國安從頭至尾說出一段爲主復仇的原委。不由肅然起敬。道：足下義氣如此。天下少有。可恨田紅英。竟如此淫悍兇狡。此等妖婦。安可一刻留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看來。俺上書策時一事。竟不可再緩了。兩人相與憤歎一番。遇春又想起冷田祿。投身教匪。十分歎息。當時二人別過。這晚上。遇春便在燈下。提筆起草。準備上書於相國王杰。方寫得一半兒。恰好逢春躡進。問知國安所言一段情形。不由大笑道：梁國安好男子。可惜俺一向不曾合他談談天兒。這是怎麼說呢。說着。拔脚便走。遇春也沒理會。直至寫畢書業。已三鼓大後。當卽安歇。次晨起來。想合逢春斟酌上書之事。一尋他時。左右報道：二老爺昨夜出去。至今沒回。（使人悶煞。）遇春方在納罕。只聽院中逢春大笑道：梁老哥。你再稱俺二老爺。咱兩個。須打一場子。俺只知你是好男子。誰管你僕人不僕人的。（快絕。）說着。合國安携手

蹙入。遇春向國安問知所以。不由大笑。原來逢春昨夜一逕的跑去訪國安。捶門如雷。勢如劫盜。鬧得張監外寓中廝僕皆驚。既而問知是逢春。方纔放心。當時逢春既晤國安。握手大笑。竟自先拜下去。道。不想北京這所在。竟有梁兄這等人。可敬可敬。於是款坐快談。細問紅英那理。許多事故。少時說到冷田祿逢春唾道。俺早知此人。大大不堪。所以俺兩個從同學時。彼此見了。就合烏眼鷄似的哩。兩人談叙投機。逢春索性不去。便合梁國安抵足而眠。所以這時。雙雙蹙來。當時遇春取出繕寫好的書來。大家同看。國安沉吟一回。忽疊起兩個指頭。說出一席話來。正是。

忠憤雖思通帝座。阻君無奈有藏倉。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嘉慶帝詛魂斥佞 額經略奉詔督師

且說國安見那篇書條陳教亂情形。並用兵之法。果然言言切實。但是其中有幾句。煩揚聖德中。含着請皇上遠嬖佞人之意。國安便道。近來俺聽張公公說起。章華的聖眷。依然不衰。前些日。曾有某大臣因奏對之間。語及古來奸闖誤國等事。皇帝道。卿家所奏。雖是杜漸防微之意。但我朝定制。內監不得干預政事。卽此一事。似乎還勝前古。可見皇上。不喜人說他寵倖闖人。如今此書中。似乎去掉請皇上遠嬖佞的幾句。方好。便是王相國代奏此書。也不致或忤聖意。遇春聽了。連連稱是。便道。虧得你看得仔細。你索性將此書請張公公細看看。如還有可修改之處。咱一並修改。豈不更加妥當。國安應諾。當卽袖書別去看官。你道像遇春這等人物。也去依附闖門麼。原來遇春看那張監。實實的忠直賢明。並且凡太監性兒。都好戴高帽兒。這一去請教他。狠於自己事兒有益哩。不提國安袖書去尋張監。且說遇春靜候兩日。

不見國安到來。以爲張監事忙。不暇看書。正要去訪國安。探探消息。只見逢春飛步跑來。道：「大哥。今天有樁事兒。快人得狠。俺聽得那章華。忽失聖意。也不知爲甚事。竟自遣戍黑龍江。着該地將軍。嚴加看管。今早業已押出京去。咧。遇春駭然道：「真有一事麼。却突兀得狠。逢春道：「俺初聞也是不信。方纔俺向章華外寓張張。果然被官中查封咧。遇春聽了。方在猜測。人報國安到來。兄弟慌忙迎出。只見國安。面有喜色。一見遇春。便笑道：「如今事機順的狠。可巧奸人被斥。真是國家之福。張公公因連日聖懷不悅。不敢出宮。昨晚見了楊爺此書。不住的以手加額。如今書中。稍爲增減字句。便可以用咧。說着。相與入室落坐。國安取書。交與遇春。遇春細看增減的字句。十分佩服。這時知得章華。果然被斥。大料張公公必知其詳。因向國安一叩其故。國安低聲道：「章監得罪之故。其事甚祕。恐怕外間。都不得知。昨晚張公說起此事。切囑俺

不可外傳哩。逢春焦燥道：你快說罷。俺們只閉了這張嘴，就是咧。於是安國一笑，便述所以。原來嘉慶皇帝深憂教亂，見三省中警報日至，急切間又沒知兵重臣，倚以辦賊，只愁的他老人家在宮中長吁短歎，偏偏章華這廝想使宮人們驚惶攪亂，便時時價大造謠言，將白蓮教中的種種邪術說得無奇不有，竟說教門中用邪法擺佈人，不論千里萬里，簡直的呼吸可通，頂利害的，是夜遣許多紙剪的惡鬼，吸取生人的魂魄，那惡鬼又能變化，或化虫豸，或化風火，或化異樣的光彩，任是銅牆鐵壁，也擋不住。那教中還有一種詛咒之法，是有密咒兒的，如要置這人於死地，便心中存想此人精神貫注，一面價默誦密咒，不消持誦三次，此人必死無疑。如今京師中時時夜間驚擾，明早必闕傳某某死掉，便是教中施展邪法的緣故。今宮中仗着主子的福大，一時間還不要緊，然而以後也難保種種邪術，鬧不到宮裏來。那章華

諸如此類的言語。散佈宮中。你想宮人小監等。都是年幼的娃子。那裏禁得恐嚇。於是每到夜間。互相自驚。以訛傳訛。鬧得滿宮中。狼不成體統。有的說見牆角下冒綠火的。有的說見個穿白戴白的媳婦子。哭着鑽入某樓下的。偶然宮人等。感冒不舒服。便說是被邪法壓住魂咧。便這般紛紛擾擾。大驚小怪。久而久之。鬧得妃嬪皆驚。滿洲舊風俗。本信跳神。官中有一所在。那制度十分卑陋。便如三間五道廟一般。其中所供。也不曉得是甚麼神道。名爲堂子。便是宮中跳神。以覓祿旨之所。那堂子。雖甚卑陋。却是歷代皇上。無不恪恭事奉。視爲祭記中的大典。每年臘底正初。兩夜間。皇帝還須偕同皇后。親自上祭。侑酒荐脯之後。帝后又須對着堂子。席地而坐。皇帝擊鼓。皇后按拍。合唱一支娛神之曲。若說起這堂子的來頭來。却越法稀奇。相傳滿洲未曾入主中夏時。有位皇后。美艷無匹。只是性兒浮宕些。又好武事。兼嗜行圍。

打獵。一日在滿洲某地放圍。由草中逸出支兔兒。皇后連射兩箭。不中。不由縱馬趕去。轉過一層小山巒兒。却見短林中。轉出一個少年壯士。結束勁健。手弓腰矢。覷得那兔兒。正在風馳。只見他款扭狼腰。輕舒猿臂。拈弓搭箭。喝聲着。那兔兒應弦而倒。皇后大悅。不由瓠齒粲然。一抖轡頭。跑到少年跟前。只一看。不由一張櫻口。嬉開了。再也合不來。原來那少年。姣好精壯。可稱男子中的尤物。當時皇后問知他姓氏。邦族。却是山東張姓。因避仇。來至遼瀋一帶。這時皇后。情不自禁。且喜扈從等。都沒趕到。於是下馬來。繫在短林。便合張姓携手。就那碧草深處。兩個厮併。一會子。但見皇后吃吃的笑道。好個張侑兒。俺須離不得你咧。須臾扈從都到。皇后便合張姓。並騎而回。從此張侑兒。大得寵倖。不久被滿王子曉得咧。便定計設伏。命部下健兒。將張侑兒。拉煞於樽俎之間。但是爲日不久。皇后便誕麟兒。頭角塹然。好不歧嶷。後來

此兒大將起來。便襲了滿王的職位。以後滿洲日盛。在遼東便稱大號。但是宮中忽有黑眚爲祟。那位皇后更夢見張侷兒披髮爲厲。於是在宮中立了那堂子。以妥其魂。歷代虔祀。無敢稍懈。這段故事。雖近齊東野人之語。然也許有些來歷。因爲滿人入關稱帝後。還有太后下嫁攝政王的穢史。何況爲酋長部落時代。那淫亂等事。自然在所難免的了。當時妃嬪等。吃不起朝夕驚嚇。便有人將章華所造的一片謠言。從容中奏知皇帝。請在堂子中。跳神驅邪。並說得白教中。詛呪攝魂之法。血淋淋的十分利害。意思是驚聳皇帝。好便跳神。那知皇帝悍不信這片話。倒因妃嬪等。詛咒攝魂一句話。引起自己所能的法術。原來北京中。有處雍和宮。是西域喇麻的廟院。駐京的喇麻僧人。都會法術。狠有道行。國初時。曾有個章嘉和尚。不但有神通。並且深通釋理。詞翰優長。如祈雨禳災等事。都十分有驗。所以當時皇帝。甚爲崇奉於

他有國師之號。此風相沿。歷代皇帝。都喜接近喇嘛。一來是喜問他的法術。二來是故崇其教。借以羈縻西藏。嘉慶皇帝。偏生好奇。所以從喇嘛僧。學得誑咒生人之法。要說喇嘛的法術。真有點傳頭兒。種種幻怪。實有不可思議之妙。如役使鬼物。攝魂接體。化畜移疾等事。皆能有手到擒來之效。然而他却有一種祕咒。非其教中人。他是決不肯輕傳的。所以嘉慶爺以皇帝之尊威。從他學了一會子。只能得到些假咒兒。當時皇帝。不過是偶然高興遊戲。也不會理論甚麼有效與否。這時因妃嬪一語。却觸動聖懷。暗想三省教匪。如此猖獗。我何妨用誑咒之法。死其渠魁。其餘醜衆。便不難一鼓盪平。咧。於是登時傳旨。命在宮中靜室。整備壇坐。並應用的香燭法物等。每當宮漏三下。他老人家。便虔誠潔沐。登壇作法。佛兒似壇上一坐。便瞑目存想。口中念念有詞。左右侍者。除室外伺候的數名小監外。便是張章二監。大家見皇帝

法官似的粧模作樣。又是暗笑。又是暗歎。一連兩夜。鬧得皇帝神似失眠。十分勞碌。張監便從容諫道。不意跳梁小醜。便煩聖慮。一至於此。還請皇上節惜精神。選賢命將。以張撻伐。纔是。至於這詛咒等事。有驗與否。殊未可知。並且陰氣用事。殊非天子當陽者所宜哩。那章華在旁。只微微含笑。一聲不哼。皇帝道。朕這法術。須七日後。方能見效。汝等勿喧。且觀後驗。章華趨勢道。主上憂念天下。何等勤勞。休要說法力無邊。便是這一念之誠。定能感格天心。立平禍亂。竊恐這裏壇徹之日。便是賊渠授首之期哩。皇帝佛然道。多話。都與我退出去。（微逗下文章華失寵。）於是張章二人。叩首趨出。大家面面相覷而散。從此皇帝依然每夜作法。到得第六夜上。皇帝誦咒越兇。垂眉合眼。真個全神貫注。這夜只有章華侍側。瞧着皇上唇吻翕張。不由暗笑道。這老頭兒。搗得好鬼。這當兒。四川王三槐。陝西高天德。都是白教中響噹噹的。

大頭子。他心中存念的。保管就是這兩人。但是活跳跳的生人。一頓咒。就會咒煞麼。真也可笑的狠。想到這裏。正在微微含笑。忽見皇帝龍目猛張。面有喜色。却向章華道。你笑的是甚麼。章華失口道。奴才這裏笑王三槐高天德。兩個教魁。就要死掉。不禁替主子歡喜。皇帝臉兒一沈。道。你怎知朕想的。就是王三槐高天德呢。章華得意道。奴才是窺測聖意而得。（奸人亦有失神時。奸人進退。治亂繫之。此其中。殆有天焉。不然遇春羣賢。焉有連茹之慶。以戡大亂乎。）這句話。不打緊。皇帝登時震怒道。你這般窺測朕意。意欲何爲。宮禁之間。豈可有你這佞闖。於是立時叱退章華。明日旨下。貸死遺戍。張公因此事。所以兩天沒敢出宮。國安說罷。遇春兄弟。不由都額手相慶。國安道。事不宜遲。如今書既修改停當。楊爺便去上書。一定有好消息的。說罷。興辭而出。遇春兄弟。方盪回室中。要繕寫那書。只見國安。又匆匆轉來。道。今還

有個佳音。是皇上曾向張公公歎息道。不想章華那厮。爲人如此佞僞。可見他曾說額勒登保自平苗後。頗染暮氣的話。不足爲信了。當時張公公雖不敢攙言。却也據實將額公老當益壯的近狀。奏將上去。暗瞧皇上顏色。甚是欣然。倘真個起用額公。豈非大好消息麼。遇春噪道。快活快活。真個額公起用。不消說。俺們平苗的一班人。又要聚會在一塊兒咧。別的先不用說。大家痛快快渴兩場子。也是好的。國安歎道。小人憂患餘生。也不指望甚麼功名。但能將來在楊爺部下。勤除妖婦。爲主復仇。於願便足。逢春笑道。你又來咧。你是小人。誰是大人呢。於是國安一笑。匆匆趲去。這裏遇春繕好那書。即便向王杰府中投遞。請爲代奏。這且慢表。且說那老相國王杰。忽聞得章華被斥。真是大奸忽去。如距斯脫。老頭兒一片憂國忠心。早又湧將上來。他留心教亂等事。各省疆吏。所報的教亂情形。他早札記了重要事體。爲一冊子。這

時便慨然想上道章奏。以策時務。只是官報中的話。諱飾捏隱。如何能十分確切。老頭兒這日在靜室中。把着小冊子。鼓搗了半天。擬成一道章奏。細一看所言教亂。並平定之法。雖也條條有理。但因據官報所言。細一按之。終覺沒甚實在。正在沈吟不決的當兒。只見左右傳進一通書疏。另有副啓。是請相國代奏。啓末是京營副將楊遇春謹稟數字。老頭兒正在躊躇自己的章奏。因微笑姑置案上。依然一條條細審章奏。俗語說得好。文字看三遍。疵累百出。當時他老人家。竟越看越不得意起來。賭氣子擱在一旁。飲了一杯茶。醒醒頭腦。一眼望見遇春書疏。不由暗笑道。小小武員也來上書言時事。可見如今是言路大開。不曉得他胡說的是些甚麼。因信手取過。逐字細看。不看時。萬事全休。一看時。頃刻將個老頭兒。塑在那裏。直至看畢。竟大悅而起。一言不發。便將自己那篇奏草。登時毀掉。服善如此。只此一節。足爲賢相。

矣。少時坐下來重閱一遍。只喜的手舞足蹈。便一迭聲價命左右快請遇春。不想遇春投書畢。早已捫回。王杰正想使人去傳喚。只見左右遞上今晨邸抄。道如今額爺已蒙朝命爲三省經略。督師去平教亂。（接筭甚急）相爺今天還去賀喜不呢。王杰一聽。不由哈哈大笑。接過邸抄一看。只喜得連連點頭。略一沉吟。一面卻外廂伺候輿馬。一面揣起遇春那書。登時去拜賀額公。兩人相見。王杰致賀畢。寒濕數語。便笑道。如今珠軒（額公字）統兵出征。不消說是方略早定。但是如今有個上書的奇士。所言戡亂諸策。真是深明大略。俺今將這篇書帶了來。珠軒你且瞧瞧。以備採擇。俺明天再代奏上去。也不爲遲。說着。從懷中取出書來。額公一面接。一面笑道。俺近幾年。深居簡出。不甚酬接人士。中堂素有人倫之鑒。既說是奇士。此人定然可觀。却是那個呢。說着。展開那書。從頭細看。老相國高興到十二分。便如自家得了。

甚麼寶物。要特地賣弄一般。一時忘其所以。竟哈着腰兒。趨到額公身旁。向書上指點道。您看這兩句。說教亂。多麼透徹。一會兒又道。珠軒。你是名將。你看他這一段。說用兵攻勦等語。多麼痛快。額公念兩句。他這裏讚一聲。少時。竟大說大笑。口沫直濺到額公臉上。妙在額公也鬧的神遊象外。看到酣暢處。竟自高聲朗誦。音調鏗鏘。一壁價搖頭晃膀。兩個紅頂珠。差不多碰在一處。望得階下侍僕。無不含笑驚視。少時。額公看到上書人的名字。不由大笑。猛然跣起道。我道那個奇士。原來却是他呀。一聲方盡。只聽拍一聲。將相國官帽兒。撞歪一邊。這一下子。不打緊。却連老相國的怯鄉談。都喜出來咧。忙一整帽兒。大笑道。樂子這頂大帽。戴了十來年咧。珠軒。你給我碰蘇了。須賠我新的哩。（此一段寫兩公愛才。神髓都出。空處傳神。字字飛舞。是真能得活字訣者。而貫穿筋脉間。更玲瓏剔透。此之謂文心意匠。）於是兩人相與

撫掌落坐。王杰便道。莫非珠軒曉得這個楊某麼。額公掀髯道。此人往年時。曾在俺部下。平定苗疆。俺如何不曉得。因將遇春平苗許多功績一說。王杰聽了。越發歡喜。便忙忙揣起那書。別過額公。方在自家書房中。略爲歇息。只見梁國安。趲進請安。並呈上張監一封書札。書中是詳叙遇春上書之由。並言刻下佞人（指章華）已去。正當乘勢荐賢。但請放心代奏。俺（張監也）在皇上跟前。必能言語幫襯。王杰看了書札。方知國安還有如此的來歷。不由稱歎道。原來梁壯士。你還有如此的義氣。好好。你等將來爲國効力。也就可以復主仇了。你便回覆張公公。請他多多分心吧。於是國安退出。自去覆命。次日王杰入朝。即便代奏遇春那書。皇上閱畢。龍顏大悅。又加着相國力荐。並張監從中揄揚。簡直的水到渠成。不多兩天。朝命下。命楊遇春參贊經略軍事。着經略相機調用。這消息一來。先將個楊逢春。樂的不知怎樣纔

好。恨不得馬上出京。前去殺賊。正在裂開大嘴。合不來的當兒。只見左右趲進。呈上林樾的名刺。道。現在此人在外求見。遇春大悅。便同逢春倒屣出迎。方至院中。早望見林樾。長袍緩帶。飄然而來。一見遇春。便笑道。恭喜。恭喜。如今楊兄。福曜當頭。將星光大。此後名功。不可限量。看來賊不足平了。說罷。彼此一揖。携手歡笑。入室茶罷。寒溫數語。遇春道。自那年與兄一面後。端的想煞人。林兄一向遊跡何方。怎不早到此相聚呢。林樾笑道。俺早就說過。聚散有定。遲早一刻都不得。俺以數推知。楊兄風雲氣動。所以暫將來。効指臂之助。今俺塵裝甫卸。便來相訪。請問楊兄。近日一定有大好機遇吧。遇春一述上書得意之事。林樾笑道。何如。數本如此。不足爲異的。遇春喜道。今林兄肯來相助。真個妙極。何不將行裝搬將來。以便朝夕領教。林樾搖手道。俺就寓在這條街某店中。好在咱大家不久出京。不必再搬來咧。兩人這裏只管談

的熱鬧。逢春一旁却暗想道。他這套鳥數門的話。俺總不大信。安知他不是早到北京。聽人傳說俺大哥新得機遇。特來此搗鬼呢。有咧。俺到他寓中瞧瞧去。便知分曉。想罷。悄悄躡出一逕的跑向某店。便問道。此間有位林客人。住在那屋哇。店人道。您問的是那位新來的林客人麼。他行裝都沒解。說是拜訪京營中楊老爺去。您不是楊二老爺麼。沒見那林客人去麼。他就住在西廂房中。逢春跑去。就聽一張果兒。見件團圓行裝。塵土還沒擲。置在榻上。不由吃驚道。好奇怪。他真個方纔到京。於是向店人道。今林客人住在俺營中。俺特來取他的行裝。店人笑道。小人給二老爺送去吧。逢春道。不必咧。說着進廂房。取了行裝。一逕躡回慢表。且說遇春。合林樾快談良久。遇春道。林兄直怎的見外。何必自家住在客店。還是搬來爲妙。說着要命人去取行裝。林樾笑道。既承見愛。俺便從命。但行裝少刻就到。正說着。逢春提了行李跑來。

笑道。林兄不必客氣。俺親自取得你的行李來咧。林樾大笑道。虧得俺敝裝上行塵還在。不然俺就似說謊咧。須知此件敝裝該足下去取。也是數應如此哩。遇春問知逢春去規窺之意。三人撫掌歡笑。於是命人安置行裝。一面價置酒款待。賓主落坐。且談且飲。說一回三省亂狀。測一回額公怎的行軍。惟有逢春更加高興。一面連引巨觥。一面將楊芳諸人一一提起。說一人便屈一指。末後舉杯道。好快活。俺們這一班人。不久又聚在一處。想一個也不會少的。林樾忽微笑道。楊兄。你莫怪俺攔你高興。這次平教亂。人家都去得。惟有你。一時間怕去不得哩。（開出下文筆勢突兀。）這句話不打緊。不但逢春大詫。便連遇春也爲停杯愕然。正要叩其所以。只聽院中一陣步履響動。逢春眼快。向牕外一張。道。噫。張起來咧。怎的來勢如此匆匆呢。聲盡處。僕人等引張起。這時遇春早已跼將起來。先問過母親叔嬭的安好。張起

一面道好。一面叩見過。便忙忙一說來意。遇春兄弟大驚道。原來竟有這等事。今老夫人抱病。究竟怎樣。遇春一面說。一面汗出滿額。張起道。主人勿驚。老夫人因吃驚悸。體微不安。並思念主人。所以于爺合老夫人。（烏鎗）命俺到此。面稟一切。敢好請大爺（遇春）回家望望。遇春聽了。便道。既如此。咱明日便行。林樾在一旁。只目視逢春。微微含笑。逢春這時。不暇理會。只氣憤憤的道。甚麼鳥教匪。便敢如此胡鬧。那個苟由仁。又是甚麼東西。也沒見于爺。只管好的那家子道。有事沒事的。只管去遊山玩景。這件事。若非霞姑趕的巧。還了得麼。正吵着。只見僕人進來。向遇春稟道。今額公那裏。差人來傳喚主人。商議出兵之事。說是不久就要請訓出京咧。遇春聽了。好不躊躇。因向林樾道。俺如今方寸已亂。怎的先回家省母方好。林樾瞞着逢春。笑道。楊兄。且去見過額公。再商行止不遲。不提遇春匆匆價整理衣冠。去見額公。

且說逢春正當高興之下。忽聽張起來報這件事。便仿佛以酒煞氣一般。一面拉林樾痛飲。一面命張起細說青螺峪失險的細情。看官。你道張起來報的是怎麼回事呢。且待作者轉筆。從葉倩霞處逸起。便知分曉。正是。

健僕報驚殊鶻突。俠姑拯難說根源。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葉倩霞養志娛親

滕若芬懷人寄札

且說葉倩霞自送若芬于歸後。好不悶悶。偏搭着膝芳膝蒼。爲日不久。也便各赴都司任所。只隴了父親葉一清。合自家作伴兒。老人家又好靜坐。除有時講論武功。連尋常出遊。都懶怠去。閒得個倩霞。沒著沒落。有時向後湖中頑頑。又未免看了亭榭遊舫。想起若芬在家時。兩個同遊的光景。一個人兒。愕一會子。只覺心上似掉了甚麼。不由暗笑道。好沒來由。人家業已風光美。

滿作家去咧。俺這是發甚呆呢。也不知當初那個汗邪的定的例。是個女兒價。必須去給人家作媳婦。想到這裏。看了滿眼景物。不由微微吁口嫩氣。（女兒心性如畫。）便索性一連幾月不出。只合小婢們撲跌耍子。或教給他們個四門斗。針黹之暇。便在寬院中。嘻嘻哈哈打着頑。一清知得了。也不去理他。一日倩霞悶甚。仍去湖邊散步。方近水亭旁。望着夕陽明滅。迴映得湖光樹色。十分有趣。只聽一聲款乃。田葦港中。搖出一支小船兒。上面一個年老漁翁。頭戴簪笠。正背着臉。向艙篷上置那漁竿。倩霞以爲是村中老人。便叫道。你老人家。釣得多少魚呀。且渡俺到水亭上頑頑去。只聽那老漁笑道。你這妮子。連我都不認得咧。說着一轉臉。倩霞驚笑道。爹爹今天怎麼咧。也捨得離那間小屋兒咧。一清一面微笑。一面撐船旁岸。倩霞不等船穩。兩支小脚。只一並。早跳上船。便奪過篙來。足一點。那船宕悠悠。便奔水亭。一

清笑道。你這妮子。只管慌花似的。難道將來到婆家也這樣兒。倩霞撇起小嘴道。爹爹還說哩。若不婆家婆家的。俺若芬姑。怎會跑掉呢。都是當初爹爹事。瞎作媒。硬生生將俺個好伴兒鬧跑咧。一清聽了。不由大笑。少時父女兩人。艤船登亭。只見暮色垂湖。烟波如畫。許多水禽兒。啁啾投巢。一清笑道。痴妮子。你看這禽鳥兒。飛鳴半天。終要投個歸宿處。俺好意與你若芬姑尋個歸宿處。你如何說俺多事呢。難道你這妮子。將來就不（句）倩霞急道。爹還說哩。俺只跟爹爹一輩子。一清笑道。若如此。俺却叫你累煞咧。俺在此作寓公。豈是長局。便是你這妮子。就好在滕家莊。厮靠一世麼。倩霞聽了。只有憨笑不語。當時父女在亭上。間眺良久。方纔撐船而回。原來這時一清。看得世味雪淡。連一切武功。都不理會。只有時倘佯於山水之間罷了。過了些日。滕蒙由川中贛回。倩霞問知若芬于歸時許多情形。又是歡喜。又是想念。便

索性放下心來。安居在村。合若芬時通書信。自不消說。後來聞得川中教亂大起。倩霞放心不下。便噪着想去望若芬。且喜爲日不久。若芬有信來。說全家避亂青螺峪等事。並言于益安置得十分妥當。可以無虞。因此倩霞遣下去望若芬的念頭。不久。聞得和珅被誅。喜得倩霞手舞足蹈。特特的向一道。這老賊往年時。若吃俺一劍剝煞。不省他禍害天下。又這麼些年麼。可惜他媚川樓中。那顆寶珠。定叫皇家收去咧。(迴映前文)一清這時正在跌坐。只微笑張目道。你倒還記得舊事哩。倩霞笑道。如今奸相被誅。皇上定要破格選賢。以平教亂。說不定俺楊叔叔等。又要爲國立功。爹爹聽了。可知歡喜哩。一清失笑道。這又干我甚事。(冷得妙。微逗下文一清隱去)說罷。依然合目。鬧得個倩霞。愣着俊眼兒。瞧了會子。自語道。你老人家。不喜便罷。將來教匪們鬧場天。您想找塊靜坐的所在。恐怕還沒得哩。(倩霞此語。大有道

理。惟治世乃容隱逸。如今兵氣遍地。羣盜滿山。安有隱居之所乎。屬筆至此。爲之三歎。說着。賭氣子去望滕蒙。只見滕蒙。正接到若芬一封來信。便道。霞姑來得正好。你若芬姑書中間候你哩。倩霞取書一看。只見末後有兩句。說着于益近來。越法好道。往往縱遊山水。不問遠近。或披覽道書。有時節竟換道裝。惹得施娘子。往往沒好氣。（又微逗于益入道。）倩霞不由笑道。他們老哥兒倆。倒對了脾氣咧。因將方纔一清冷靜之狀一說。招得滕蒙哈哈大笑。兩人又談了一番。遇春滕芳等各處的近狀。原來各處不斷的有信函。情話之外。並略述所聞的近來教亂。滕蒙道。今奸相既誅。不久的朝廷必有一番舉措。頭些日。你時齋叔來信。說川中已換新撫。有一位狠有大名的劉青天。業已起用。便是陝西。也都另喚大吏。並說你楊芳叔。頗爲本省撫軍所倚重。如此看來。教亂還有戡定之望。但是他信中。又說刻下有個甚麼章華。

太監頗能蒙蔽聖聰。據這一節看來。朝中庶政。恐一時還不能清明哩。倩霞
嬾嬾的伸個腰兒。道。咱們長年價。撻撒在家裏。便如裝在罐兒內。外邊鬧的
這樣天翻地覆。咱都不大曉得。咳。隨他去吧。合該教匪們。賊星發旺。就是咧。
（閒閒一語。將姑娘索居鬱鬱。並技癢難耐之意。和盤托出。而又最合女兒
口吻。妙極。）俺這會子。也不想去殺賊。俺只想看看俺若芬姑。就心滿意足
咧。（暗牽下文赴蜀脉絡。妙在無迹。）說着。小眼皮一搭撒。眼角邊。竟濕恹
恹的。滕蒙恐他傷念。便道。霞姑。你往年平苗時。識得那個冷田祿麼。倩霞凝
想道。怎麼不識呢。此人自經略旋師時。便一氣跑掉咧。滕蒙道。俺近來聽人
說起。湖北教匪中。有一悍目。也叫冷田祿。可不知是他不是。倩霞驚道。巧咧
就是他。那冷田祿。兩支眼睛。便靠不住不作賊。可惜那一身好武功。便是俺
時齋叔。都佩服他的。這一岔。纔把倩霞的傷念。岔過去咧。（此節以閒語收

科固恰到好處。而不知作者因紅英一方面。不一提掇。未免失之太冷。故作此狡猾。以迴注之。凡作長篇小說。須識此法。從此倩霞依然伴父閒居。每聽人傳說教亂。並紅英三槐等種種淫殺情形。氣得倩霞一張小臉兒。白了。又紅。紅了。又白。累次價想赴川鄂。刺煞他們。都被一清喝住。不必有其事。不可無此意。虛寫得妙。倩霞有時悶極。見父親跌坐習靜。神態恬適。以爲是個好吃的菓兒。便磨着一清。教與他跌坐的門徑。他略得大概。便喜的跳鑽鑽（三字絕倒）的。如法坐將上去。不想還沒得一盞茶時。早已弄得面紅耳熱。心頭亂跳。只得吶嘯聲。跳將下來。望了一清。只管憨笑。話休煩絮。轉眼間三年有餘。一個生龍活虎似的葉倩霞。伴着個老頭陀似的父親。真將人家姑娘。撇得岫蜓似的。這其間。左近豪俠子弟。頗有煩媒來說娶倩霞的。那知一清。靜極生慧。似能前知。都以爲不是姻緣。概行謝絕。滕蒙曾從容潛

竊叩之。所以一清却笑不語。一日，倩霞同父親閒談一會子，信步暫向內院。聽得後院中羣婢一陣喧笑，便問一婢拍手道：「你也別說，憑小蘭這副小模樣兒，這麼一打扮，倒怪招人的。」又一婢笑道：「你這浪蹄子，摸不着硃砂紅土子，也是好的。你看他怪招人的，快拉去作個小女墻子吧。」衆婢聽了，一齊大笑。倩霞放輕腳兒，由堂屋穿過，悄悄一張，只見羣婢正在後院中晾衣服，各樣衣服，晾滿一院。原來都是滕蒙兄弟所服之衣，短襖長衫，並夜行衣等等，無所不有。那個小蘭，却穿起長衫馬褂，頭戴青緞便帽，正在院中大步價搖擺得起勁。衆婢圍作一團，都眉歡眼笑。忽一眼望見倩霞，大家一閃，那小蘭足下一蹶，仰巴叉跌倒在地。百忙中，要撐起來，不想那半尺蓮船，踏了長襪兒，一咕嚕又復跌倒。衆婢大笑道：「你這地梨子似的身量，穿不起這衫兒。若是葉姑娘打扮起來，準比你洒脫好看哩。」倩霞正在無聊，便笑一笑，真個命

小蘭脫下自家扎括起來。一挺纖腰。便見袍風倜儻。只在院中略一迴旋。早已招得羣婢。目不轉睛。有的咬着小指兒。笑道。呵。若是葉姑娘是個男兒。可不快活煞了我哩。小蘭不忿道。接筆不測。葉姑娘脚兒小。走起來。沒根柱。不像不像。一婢唾道。你的鴨鴨兒。謂脚也。却大。只好去砸地脚吧。衆人聽了。正在喧笑間。忽然個個綳起面吼。倩霞一望。却是滕蒙手持一封書信。從容遞來。倩霞慌得揪掉帽兒。兩隻手方去揪拉衫兒。滕衫已笑吟吟。遞進面前。目視羣婢道。你們倒會逗着葉姑娘頑哩。說着舉書信道。如今你若芬姑。請你到他家望望。你去不去呢。倩霞猛聞此語。早已綻破櫻唇。也顧不得解長衫兒。便劈手抓過那信。一面價顛倒抽看。一面笑道。真的麼。您若誑俺。俺是不依的。於是匆匆看過一遍。還怕不仔細。又看過一回。忽的蛾眉雙展。笑逐顏開。一言不發。持書向外便走。滕蒙笑道。你那裏去。倩霞道。俺就

去稟明俺父親。只明日即便登程。滕蒙笑道。依我看。你去不成。那年時你潛赴苗疆。你父親險些急壞。如今川中大亂。他那肯放你去呢。你倒是與你若芬姑。寄封回書。是正經。倩霞一面跑。一面道。不不。（如聞香口。）那滕蒙。匆匆中也便趁在他後面。不表這裏羣婢。一陣發楞。有人拐去一件長衫。都不理會。（作者伏筆極細。不著痕迹。上文請霞遊戲。卽爲下文男粧張本。）且說倩霞合滕蒙。先後暫進一清靜室內。只見一清。正坐在那裏。展閱一册古書。只管含笑沉吟。（却又古怪。）一見倩霞等進來。便隨手將那書。裝入一支古錦囊內。置在道書堆中。意思十分珍重。然後笑向滕蒙讓坐。這時倩霞撇了一肚子的高興。本待一口說出。却又恐一下子。碰了釘子。只一猶疑之間。登時小臉兒急的通紅。沒奈何。長袍擺宕的撲向前。劈頭便道。爹別只管吞吞吐吐。您到底叫俺去不去呢。（沒頭沒腦。無情無理。一語劈空而來。而按

之急情愁態。又恰在個中。卽此一語。想作者撲筆時。渾身是汗也。讀者胡亂看過。便是老大罪過。說着笑吟吟。却蹙着眉頭。手持那封書。一直的舉到一清鬚兒邊。傳神之筆。這一來。招得滕蒙大笑道。你父親還沒見此信哩。你這個囹圄棗。不把人鬧糊塗了麼。於是替倩霞一說來意。這時倩霞黑漆漆俊眼兒。全副精神。都注在父親面上。只見老頭兒。並無怫然之色。一面聽滕蒙說話。一面抽書念道。

倩姑粧次。別久念深。筆莫能述。數於家兄來函中。得悉侍祉。綏吉爲慰。無量。想清娛之遐。勞念遠人。而遠人相思。與日俱積。此情正相同耳。前者移居青螺峪。避地以來。一切安善。惟日念吾倩姑不置。吾娣妥姑。念及倩姑周旋渠於患難間。乃至涕零。今者蜀中雖亂。然山中日月。猶然太古。近者新撫顏敏政蒞任。一意振刷。庶政一新。經武整軍。亦有方略。數挫賊鋒。遏

其衝突之勢。與劉公清。可謂兩賢相濟。惟吾人迢遞相思。殊縈夢轂。倩姑而尋常女子也。則亦已耳。不然。何弗撫劍南遊。以豁奇抱。而吾人得握手一笑。不甯佳耶。臨書悵惘。不盡所懷。幸稟堂上。以決此行。卽頌

侍祺。

若芬檢衽。

當時一清含笑念罷。倩霞一團眼光。也便收轉。正在俊睫亂。擠唇兒微顫的當兒。一清却道。若妹真個多情。竟忘不掉這個瘋妮子。但是（句）霞倩急道。去去。一清笑道。痴丫頭。那個還搶了你的去不成。但是你這一去。倩霞道。怎麼呀。一清瞟着那古錦囊。點點頭兒。轉笑道。你再搶話說。我是囑咐你這一去。須要小心。不但路上須小心。以後到了人家。更須小心。（渾含妙極。隱照倩霞定姻。）再要瘋丫頭似的。我也管不了許多咧。（隱志已定。）倩霞出其不意。不想老頭兒。今天如此作美。只喜得一扭頸兒。道。叔叔（謂滕蒙。

（聽聽。人家那裏也不屬外。是若姑姑。俺不認得。是妥姑姑。俺不認得呢。真個的咧。俺給妥姑姑保了一回媒。〔又照前文〕如今到他家。他就笑俺不成。〔反振下文〕俺小心的是甚麼。巧咧。他還須結結實實。應酬俺一下子哩。朦朧聽了。不由大笑。倩霞道。事不宜遲。俺早去一刻。也省得人家盼望。〔自家心忙。倒說人家盼望一笑〕。今天是晚些兒咧。就是明日動身吧。因向一清道。爹爹有甚話。就此分咐罷。說着在榻畔椅兒上。起來坐下。亂成一片。宕得兩支耳環。閃閃灼灼。〔斌媚如畫〕。一清笑道。咳。你既這等忙。就隨你去。俺本想留你幾天。趕空兒。再教你兩路劍法。以後俺便懶怠談武事咧。如今却不必咧。倩霞手挈袍襟。正要跑去收拾行李。一聽此話。登時撲搭聲。又坐在那裏。便道。爹爹既還有劍法教俺。〔一語。倩霞矜傲之性如見〕。俺爲甚。明日去呢。不去。不去。說着一躍而起。〔寫倩霞活潑可愛〕。一清見狀。只

管微笑點頭。便不慌不忙。說出一席話來。正是。

但見癡兒逞豪興。誰知老子有深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憐嬌女臨別賜奇書

救同舟截江誅教匪

且說一清。微笑點頭。對滕蒙道。你看這妮子。還孩子似的。愁嬉。就要自家出門。真怎麼好。這件長袍兒。又是怎麼檔子事呢。滕葉兩人一聽。這纔都悟會過來。不由都撫掌大笑。滕蒙道。連俺也吃霞姑鬧昏咧。因將羣婢頑皮之一。說。倩霞眼珠一轉。却笑道。將來俺出門時。就這樣打扮。倒也煞好兒的。一路上。且是方便許多。一清攢眉道。由你由你。我說過的。管不得許多咧。我也不多留你。只留你三四天。傳你兩路劍法。就是咧。倩霞大悅。恨不得磨着老頭兒。立時就教他。當時只得拖着袍兒出來。前去換衣。這裏一清。又將若芬。

書信看過一遍。隨口道。時齋近來有信麼。如今朝政大有轉治之機。看來時齋等又不患寂寞了。滕蒙道。是的。時齋頭些日。還有信來。說這個四川總督顏敏政。便是皇上破格簡用的。其人才具優長。確是個穩練知兵的大員。並說他入川之初。只帶幾名勇健標弁。直入秘魔山匪巢。盛宣朝廷威德。想要撫散其衆。王三槐那等兇頑。却懾於顏公的詞氣。竟伏不敢動哩。兩人談了半晌。也便各散。倩霞從這日起。便奶乾似的。不離他父親。不消說。心頭小把兒亂撓。怙懣着甚麼劍術。那知一清。一字不提。只媽媽子似的。教訓他許多。作家成人的話。聽得倩霞。好不厭煩。堪堪三日已過。倩霞也不敢便定行期。這日晚上。父女倆談了一回。倩霞委實耐不得咧。便道。你老人家。說是還傳俺劍術。畢竟幾時纔教俺。一清失笑道。我之所能。你已盡能。那裏還有甚麼劍術。但是俺有一件寶物。比尋常劍術。更强的多。可就是不遇識者。便同

廢物。我兒此去遠遊。江河間儘有異人。可便携此寶物去。隨機緣訪求識者。但一遇識者。也就是你終身姻緣所在了。倩霞一聽。好不驚愕。便見一清。由道書堆中。提起那支古錦囊。恭而且敬的。從囊中取出一卷書。置在案上。然後命倩霞起立。指給他看。道。此名說劍尋源。便是俺先師親手所書。賜與俺的。書中所言的劍術。便是先師生平本領。但俺所得。不過十之六七。便是俺傳你的種種劍術了。其餘造極的工詣。能歸於劍氣合一。如古劍仙。俺今無意用世。我兒可便携此書去。倘遇識者。也了俺一樁心愿。說罷。將那書揭開來。倩霞這時。猛見奇書。又聽說甚麼劍氣合一。如古劍仙。只喜得心頭奇痒。那裏還理會到一清情詞有異。便電也似眼光。射向書篇。叫聲苦。不知高低。只見書篇上。都畫滿了符篆似的古怪字兒。望了半晌。一個也認不得。不由嗒然敗興。道。要認得這字兒。除非去尋倉頡老頭兒去。這稀稀罕兒。爹留着。

頑吧。俺不要他。也沒見爹爹的老師。就這樣古怪。畫出這等字兒。一清道。俺先師多讀古書。所以用這異字。以見劍術全功。不可輕洩的意思。你且好好收起。將來怕不有用。說罷。將書入囊。付與倩霞。道。你既要去。就是後日起行吧。當晚。父女又談了會子。各自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朦朧。知得倩霞要去。便一面置酒餞行。並給他準備行裝。一面給若芬寫了家信。交與他。倩霞真個的改作男裝。對鏡一照。好一個英英少年。自己倒笑得甚麼似的。只是下面這一擰擰脚兒。沒作理會處。虧得羣婢們會想法兒。便檢了雙小小靴兒。內襯絮布。給倩霞套在纖足上。趂了兩步。甚是大樣。大家正在嘻笑。一婢拍手道。姑娘耳環雖去掉。還有耳孔哩。說着。拈塊甌粉。與倩霞塗嚴。倩霞索性端坐下。道。你們人多眼多。細看看。可還有甚麼破綻。衆人笑道。沒得咧。絕好一個俊娃娃。便是招駙馬去。也使得咧。倩霞大悅。於是跼起來。放重語音。道。勞

駕勞駕。待小生謝謝諸位姊妹。說罷。一捏兩袖。便是一個萬福。這一來。招得羣婢鬪堂大笑。不想滕蒙。一腳踏進。便笑道。霞姑須切記着。道路上不可大意。露了馬脚。如今不必再換裝。先演習一日吧。再者。你的行裝。俺已檢點停當。你看看。可還少甚麼不呢。此間有的是馬。你自家挑選吧。於是合倩霞直奔前廳。倩霞方一邁步。一個小婢道。姑娘仔細走。乍穿大靴兒。須不得力。說着。一同跟去。倩霞一望許多行李。大包小裹。還未及言語。那小婢却噪道。甯這些個行李。若再加上乘花轎。姑娘就像是出閣去哩。（一語乃成吉讖。）倩霞唾道。呸。你就不會叫俺聲相公。因向滕蒙道。這些行李。俺一概不用。只隨身衣服。並襪被已足。馬更不用。沒的一路上倒累人。况且這路行程。水陸都有。俺只沿途盤短僱脚。有時節。步行一程。更爲自在哩。滕蒙強他不得。只得由他。當晚合倩霞父女。談了一回。滕蒙忽想起于益來。也便作了一封。

書札交給倩霞。一清這時也沒甚麼話囑咐的。及至夜深各自安置。倩霞歪在榻上。只是睡不去。總覺着父親還該有話說似的。便從新爬起來。趺入一清室中。只見一清尙在跌坐。見倩霞進來。便笑道。我兒還沒睡麼。明天咱們還可以談一霎兒哩。倩霞聽了。不知怎的。只覺心頭震宕。便道。爹也該安息咧。孩兒此去。不久便回。一清笑道。由你。由你。倩霞愣了會子。倒也沒甚說得。便爬上榻去。與一清展開臥具。逡巡退出。這次歪在榻上。倒一覺好睡。次晨起來。羣婢服事梳洗畢。用過早飯。一清膝蒙。又囑咐許多言語。倩霞這時結束停當。掖起袍襟。佩了南精劍。背了小小包裹。忍着笑兒。向一清膝蒙。唱個大喏。大拔步向外便走。招得左右婢僕們。無不含笑。於是一行人送出莊來。一清只道得一聲我兒珍重。只見行塵起處。倩霞脚步兒好不飛快。大家凝望一霎兒。直至倩霞身影沒入遠林。方纔趺轉。不提一清等自行回莊。且說

倩霞久困索居。悶在莊兒內。一日遠遊。真好比羈鳥出籠。望望平陽大道。天空地迥。好不小心曠神怡。不由精神百倍。一氣兒便廝趕了二十餘里。只見大道上。行客紛紛。或騎或步。此來彼往。還夾着些脚驢子。獨輪車。吆吆喝喝。吱吱扭扭。那驢夫。挽着鬚兒。一掉短鞭。聲如霹靂。車夫是晃動一張大屁股。隨那車勢。高高下下的。只管推。倩霞望得有趣。暗想道。這種車子。人呼爲一輪明月。名兒好聽。坐上去。也必舒服。沉吟之間。玆近一處村頭。熟茶棚兒。倩霞隨便坐在支脚橈上。就買茶的老媽媽子。要了一碗茶。喝着。便道。媽媽。俺要僱輛小車兒。趕前面的跔道。此間有放車的麼。老媽媽揉着眼道。客官若僱車。巧極咧。俺家便有。因拉開破鑼嗓子。道。大小子呀。有人講賣買來咧。便聽得有婦人沒好氣道。你還不快去。老厭物。又在那裏叫魂咧。聲盡處。由草屋內。跑出個悶渾渾的笨漢。一望倩霞。道。客官敢是僱車麼。是一坐。是雙坐呢。

倩霞道。只俺一個人兒。笨漢道。如此。却須多破費客官些兒。您不曉得。獨坐兒。是偏膀吃力。累的兇哩。您到前跔去。俺也不要謊價兒。甘脆。兩掛子溜干楮吧。這一楮。不打緊。竟將個絕世聰明的倩姑娘。給怔住咧。便道。此話怎講呢。笨漢道。原來客官沒出過門呀。兩掛子溜干楮。就是兩吊老錢。倩霞道。依你依你。只要你車子推快些。笨漢道。您擎好子吧。俺是有名的孝子。劉飛腿哩。說着。轉身去推車。倩霞笑道。劉大哥。我來問你。你是孝子。好極咧。這位媽媽。想是令堂。真好福氣。但是方纔喊老厭物的。是你甚麼人呢。笨漢紅着臉兒。道。見笑得緊。那就是俺家裏的。（俗謂妻也。）正說着。草屋布簾一晃。先邁出支鯨魚大脚。隨即蹺出個醜巴怪似的中年婦人。一雙鎖紅線的爛眼。先釘住了倩霞。却喝笨漢道。你這王八。天生的。是死肉。這收拾車子的當兒。就不會讓人家客人進屋來坐坐。倩霞忙道。不須咧。那婦人更不客氣。蹺近

倩霞只管端相。一面笑道。你這位客官。大閨女似的嫩面皮。單身出門。不發恐麼。俺當家的。也出遠車子。叫他送你到地頭兒。不好麼。說着。一支粗手。便來牽拉。倩霞趕忙躲開。仔細一想。不由暗笑道。這醜婦人。管保不是正經貨。正這當兒。笨漢已將車兒。推在大道旁。一面價套。拌上把。一面叫道。客官把行裝置在一邊。便請上車吧。說罷。瞅瞅日影道。今天日頭爺到不了地。咱就到前站咧。這裏倩霞開過茶錢。方纔一笑上車。那婦人却趕來。向笨漢道。你得了車價。別自己花掉了。忘了老娘。前站王回回家。煮得好黃牛肉。你帶點來。也是個人心兒。笨漢道。就是吧。說着。單膀略歪。推車便走。倩霞笑道。劉大哥真是孝子。你看你家裏的。也這般惦記老娘。笨漢含糊應一聲。便一面走。一面合倩霞搭趁閒談。俗語說得好。車船店脚牙。無罪就該殺。倩霞雖不比永不出門的大姐姐。但是行路上的經驗。是不曉得許多的。不消幾句。扳談。

早已被車夫看出是生虎兒咧。於是一路上來啓發。連鬧猴兒。不是絆斷咧。便是把扭咧。只走得六七里遠近。逢着熟食棚兒。必要停車大嚼一陣。牛皮似的單餅。蘸着大蒜鹽水。就吃了個舐嘴抹舌。倩霞暗詫他消化的兇。那知他時時的去出恭。便如直腸子狗一般。更討厭的是一上把。便犯食困。那車兒似行不行。有時竟停。回頭望望他。却合了眼子邁鴨子步兒。獨輪車兒。本是越快越穩。這麼一來。直顯得倩霞。東倒西歪。前仰後合。只捱得三四十里。業已鬧得腰胯生痛。真將倩霞嘔得火氣騰騰。恰好行經一處偏坡稜兒。倩霞不管好歹。猛然跳下車。夫不隄防。車歪絆扭。一兜後頸梗。噗哧聲。鬧了的嘴啃地。於是爬起來。噪道。客人這是頑的麼。若扭了胯骨。是一輩子殘疾。老實說。您不加大酒錢。前站俺不去咧。倩霞恨道。那個要你去。說着。由車上取了行李。笨漢只當客人要不給車價。便索性臥在車旁。大叫大鬧。正這當兒。

趲過一幫行客。問知所以。便勸倩霞。給了他車價。其中一個老客人。笑向倩霞道。客官是初次出門吧。如何僱劉孝子的車。俺是他左近村的人。狠知他底細。他有個老娘。卻不錯。就是一天價。挨半天的餓。他故意嘔煩客人。不省得他送到前站麼。倩霞一聽。這纔知行路上。竟有許多的過結兒。於是向衆一拱而別。拔步前進。這一來。好不舒暢。到得前站。不過日色方落。當晚宿在客店內。飯罷便睡。一夜價夢魂顛倒。還似在滕家莊。一般的合羣婢頑耍。朦朧中。喚道。小蘭呀。你且打盃水來。只聽牕外店夥道。客官醒了。聽臉水就得。慚愧。俺叫老黃。不叫甚麼小藍哩。倩霞睜眼一望。業已天光大亮。不由暗笑道。可見凡天下事。矯揉造作。總不近自然的。於是披衣坐起。先將靴兒收拾好了。然後結帶下榻。匆匆啓門。結束畢。開過店錢。即便登程。話休煩絮。從此倩霞。一路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或步行。或僱脚。都無話講。一入湖北地面。

便趁江船前進。只是湖北這當兒。教匪遍地。難民載塗。沿江所見。那一番流亡景象。好不傷心慘目。原來這時紅英。已根據了襄陽。聲勢越大。手下大教目。如冷田祿等。都率隊剽掠。飄忽無常。當地官軍。只拿定了送賊的老主意。名說是追擊。却是賊過去。他們去刷二岔。當時百姓。不死於匪。便死於兵。真是里落爲墟。千家野哭。倩霞一路上所見所聞。只好撫了那把南精劍。付之長嘯。幾次價聽船客們說起紅英等。種種兇淫來。真是匪夷所思。倩霞有時氣極。竟想暫不赴蜀。趁使兒設法去刺紅英。無奈又想若芬。恨不得頃刻晤面。只得忍氣兒順流而下。這當兒。民船行走。談何容易。水路上。不是官軍的遊弋船支。便是匪徒們大幫的船支。其中子女金贖。都掠載的滿滿的。民船望見影兒。先須趕緊躲避。饒是如此。江中民船。還往往被捉。因此雖遇順風。那船兒。未免時時耽擱。鬧得倩霞在船上。好不氣悶。未免有些坐起不安。在

艙內外。跑出跑入。有時拂拭南精劍。或跳到船面上。起舞一回。便有船客發話道。你這位少爺。莫怪我說。這樣荒亂年景。行路的勾當。端須安靜纔是。咱們躲匪船。還躲不迭。沒的倒去招風惹草。你拿刀動劍的。既沒本領。倒惹匪船注目。倘大家跟你吃掛誤。還了得麼。倩霞笑道。匪船若來。算他是該晦氣咧。俺教他都是死數。衆船客越法不悅。道。年輕人兒。總要聽人話。識道理。休說這等半吊子的話。倩霞聽了。付之一笑。可巧這天日平西時。有支匪船。從岔道一逕追來。嚇得船家並客人們。只是亂抖亂喊。便見匪船上四五名白衣教匪。持刀大叫道。牛子們。那裏走。說話之間。兩船相距。只有兩丈來遠。衆船客大駭之間。便見自家船上。白森森飛起一道毫光。閃電般直奔匪船。但見衆匪喊一聲。持刀亂舞。那毫光飛射遊走。不消半盞茶時。衆匪徒次第價尸橫血濺。突的毫光一斂。現出一人。仗劍大笑。衆客急望時。就是那不聽人

話的討厭少年。於是衆客大驚。忙並船一處。紛紛拜謝。倩霞道。不必如此。咱須發付這支匪船。這時匪船上水手。並被掠的難民等。早已一齊羅拜。倩霞一一問過。方知也是客船被擄。衆人便道。此間不知屬那縣該管。咱還須報官纔是。只見倩霞揚眉一笑。一手按劍。說出一席話來。正是。

屠龍未試驚人手。搏兔先駭旅客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